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

瞿益鐸署檢



#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 (二之七)

## 目次

插圖 景印染倉室印存

中國近三十年來之出版界(社會學之部) 楊 旌

批判主義之時代 楊丙辰譯

數種發現之回憶 張春霖

日本之思想文化 三枝博音著 舒之鑾譯

潘季馴河工書牘參證 韓仲文

黎明之前 島崎藤村原著 張我軍譯

圖書介紹 (四則)

日文新書偶誌 (十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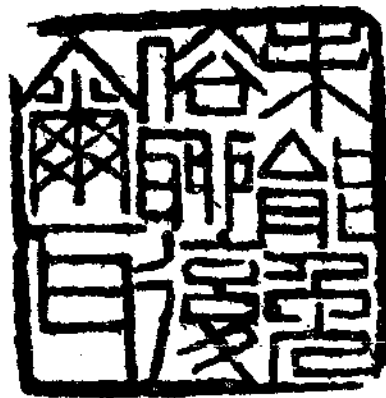
學術文化消息（六則）

館務紀要（三十一年十一月分）

雜俎（二則）

貴筑黃侍講國瑾，光緒中名列清流，學行爲世所重，其遺著久湮，從未行世。頃由朱氏存素堂覓得稿本，排印成書。本館代售，每部定價拾元，部數無多，購者請從速。

幼松君所編湯爾和先生一書，以解放之筆調作傳記，奄有史記南北史及歐西名人傳記之長，允爲近今傑作。加以湯公一生事蹟，堪爲青年模範，亟宜人手一編。本館館刊，業經鄭重介紹，茲復代爲流通，定價僅收印本（一元二角），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景印陳師會先生  
染倉室印存之一

# 中國近三十年來之出版界

(社會學之部)

楊 堃

吾國近三十年一般學術。顯有進步。雖與出版界之發達未必悉成平行綫。而從出版界之情況以窺測學術之趨向。要為至有興味之事。歲月之逝。真如長江後浪催前浪。後者甫來。前者已失其踪影。欲為此三十年算一清帳。殆非易易。近數年來。環顧域中。尤覺故物日見消損。微論琅嬛舊籍。即三十年來出版之書報。當日人手一編風行紙貴者。今或絕板而不復見。或相戒而不敢藏。更閱幾時，恐並其名不能舉矣。加國人習尚。每貴遠而賤今。各圖書館競求珍本。而於新出之書不甚留意。今欲搜求此種新書。都不全備。尤以各種專門之書。平日本少問津。歷時稍久。遂不易遇。故欲周知近三十年之各部門學術進展概況。以為他日偏勒學術史張本。動有文獻不足徵之恨。北都為全國文物中心。新舊學人。傾心愛護。亦未稍更薪木之毀。其難猶如此。則其他各地更何論矣。本館職司載筆。實為此懼。爰擬試編中國近三十年來之出版界一書。分別部居。各為敘述。略存梗概。無使終淪。他日發陳農之使車。編劉歆之流略。固當遠勝於此。然筆路藍縷。導夫先路。當亦不失土壤細流之一助。世多賢達。諒茲苦心。茲以初稿。擇為披露。出於衆手。體例不能一貫。如有匡正補苴之作。無任佇遲。

三十二年六月

益錯識

## 一 中國社會學之萌芽時期

中國係一文明古國，廣義的社會學之研究，最低限度亦應自先秦時代說起。惟嚴格的講，自先秦以至清末，我國舊有的各種著述，却僅能叫作社會思想，社會哲學或社會倫理，而不得稱之為社會學。社會學是一門自然科學。它在西洋的發展史，亦不過一百年。在中國則是一件舶來品。它的歷史，至多不過四十年。

西洋社會學之輸入中國，約在一九〇〇年左右。當時最早的翻譯家即是嚴復氏。嚴氏譯有天演論，群學肄言，原富，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諸書（參看王蘧常著，嚴幾道年譜，商務印書館，民二十五年）。嚴氏文字深奧，不易通俗，故在中國思想界並未發生重大影響。然能適合當時士大夫階級之需要，故能在中國學術界內替社會學創出一個牌子。這可稱作中國社會學之萌芽時代。

然嚴氏稱此學為群學，並未用社會學一名稱。社會學一詞之由來，則係採自日譯。惟社會兩字之連用，亦我國所舊有。如宋程伊川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內有『鄉民為社會』一語是也。

從社會學之觀點而言，在嚴氏所譯的諸書中，自以英儒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之群學肄言 (Study of Sociology, 一八七三) 最為重要。嚴氏始譯此書約在一八九七年。而其譯本之正式出版是在一九〇三年 (上海文明編譯書局出版，分訂線裝四冊，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刊印。後歸商務印書館印行)。但吾人知道，在光緒二十九年正月間，美國社會學家季亭史 (Franklin Giddings) 之社會化論 (Theory of Socialization, 一八九七) 一書，即由留日學生吳建常氏，根據日人市川源三氏之日譯本，社會學提綱，而重譯為中文。其書名仍曰社會學提綱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發行，列入教育志叢第四編) 而同年七月間，尚有上海，作新社編譯之社會學及同年八月間，上海某書局出版之社會學原理，兩書問世。其第一書之譯者及著者均不詳，僅標明作新社

編譯。第二書未見，放不知其內容。然以意推之，則第一書當係譯自日文，第二書如非譯自日文，亦應係根據日文著作而編述者。總之，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可說是中國社會學之誕生的紀念日。而中國社會學在開始輸入之時，即同時受有英、美、日三國之影響，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而日人建部遜吾氏之理論普通社會學綱領一書，乃由湯一穎氏譯成中文，改名曰社會學，在政法述義叢書中出版，共約八十頁。此項著述，在當時頗受歡迎，銷路頗暢，故對於社會學之宣傳是頗有功績的。

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因為辛亥革命，所引起的國體之改變，與社會之不安，故對於一般的社會思想與社會科學，均有一種促進的刺激。而歐陽鈞氏編譯的社會學（商務印書館）一書，即於是時出版。該書於辛亥年三月初版，至民國十六年五月而出第十一版，其銷路之廣，可想而知。

至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美國基督教會在上海所辦的滬江大學乃首先創設社會學講座。這不僅是中國各大學內添設社會學課程之濫觴，而且在以後中國社會學運動的陣營中，美國學派的勢力總是比較強大，佔着上風，這亦是很有關係的。

至民國四年（一九一五），留英學生陶履恭氏（即陶孟和先生）乃用英文發表中國鄉村與都市生活（*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一書。該書係陶氏與梁宇昇氏所合著，為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經濟政治研究叢書中社會學專刊第四種，在倫敦出版。這乃是中國社會學家第一次用英文發表研究中國社會的一本著作。而中國社會學家這樣的著述，在中文內尚未看到，即先見之於英文。這亦是很可注意的。

而同年九月，新青年雜誌的創刊號乃行問世。這對於中國社會思想之鼓動固屬重要，對於中國社會學運動之發展，亦很有間接的關係。



## 二 中國社會學之宣傳時期

中國社會學發展的第二期即是宣傳時期。這可自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算起。因為那年的五四文化運動，對於中國社會學的促進，頗多助力。而且大批的與廣泛的社會學書籍之出版，亦是從那時開始的。

至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美國教會所辦的燕京大學乃首先創辦社會學系。該系的創辦人係美國步濟時（J. S. Burgess）氏，是純以基督教的服務宗旨而辦學，意在養成一班宗教服務與社會服務的人材，故偏於實用一方面。因而乃於該系規模粗備之後，即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改名為『社會學與社會服務學系』。在中國人方面，則有許仕廉，楊開道，張鴻鈞，吳文藻，趙承信諸氏先後之參加。該系對於中國社會服務人材之培養與訓練，頗有功績。而內容充實，帶有研究性質之社會學界（年刊，自民十六至二十七年，共出十卷），即係該系所出版。自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該系主任改由吳文藻氏擔任以來，該系之精神即逐漸改變，而對於中國社會學之建設運動，益為努力。中國社會學界之有所謂『功能人類學派』與所謂『社區之研究』者，實皆以該系為發源地也。

然自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至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概論式或教科書式的社會學，頗為發達。試舉其重要者，在翻譯一方面，則以遠藤隆夫的近世社會學（原著係一九〇七年，在日本出版，中譯本係覃壽公譯，民九年五月初版，上海，泰東圖書局），愛爾烏德（C. S. Ellwood）的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趙作雄譯，商務，民九年十二月出版，十四年十二月七版）鮑格度（E. S. Bogardus）的社會學概論（瞿世英譯，商務，民十四年一月初版，十六年十月四版），米勒利爾（F. Muller-Lyer）的社會進化史（陶孟和，沈怡，梁綸才合譯，商務，民十三年八月初版，十七年七月四版）諸書，最為流行。在編著一方面，其數量之多亦頗可觀。

惟大半全是西譯東抄，雜湊而成。不僅談不到著者個人的創見，即連述說別人的學說，亦全是根據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著述，間接抄錄。故錯誤百出，而無題名之必要。然在此幼稚的時期內，却亦產生出幾本可讀之書，可謂例外。如陶孟和氏的社會與教育（民十一年七月初版，十五年五月訂正五版，商務，北大叢書）與社會問題（民十三年初版，高級中學教科書，商務）以及朱亦松氏的社會學原理（民十七年五月初版，商務）諸書是也。

在此時期內的那班作家，無論是從事於譯述，或是從事於編著，大半全不是社會學專家。有的是念地質學的，有的是念心理學的。其比較接近者，則是念社會科學如法律，政治或經濟的。而真正的社會學家，却僅有兩人，即陶孟和與余天休兩氏是也。

陶氏係倫敦學派霍布浩斯（L. Hobhouse）與魏斯特馬克（F. Westermarck）兩氏的學生，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作教授主講社會學。其主要著作，除已提到者外，尚有孟和文存（民十七年三版，上海，亞東圖書館）一書，是一論文集，亦可參考。而當時出版界較好的幾本翻譯，如上述愛爾烏德的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以及愛爾烏德的社會問題——改造的分析（趙廷爲，王造時合譯，民十一年五月初版，商務）諸書，亦全是經過陶氏的校正的。蓋陶氏在當時社會學界是居於指導者之地位。後陶氏又由北大教授而爲北平社會調查所所長，並於社會調查所併入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之後，而又爲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在中國社會學界之內，而資格最老，地位最高者，蓋即陶氏也。

余天休氏係美國克拉克大學經濟學博士。余氏學問異常淵博，而且是多方面的。他對於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甚至人類學，考古學，地理學，歷史學，與商業學及殖邊學等等，均有研究，並具有服務的精神與宣傳的特長。故社會學運動在此期內最適當的人物，即是余氏。而中國社會學會之成立（民十一年一月）

與社會學雜誌之創刊，俱是他的不朽的功績。至其在社會學一方面之著作，其主要論文，均曾載入社會學雜誌（按該誌係月刊，民十一年二月創刊，商務發行。後改由濟南齊魯大學出版部發行，至二十二年三月，出至五卷七號，後即未見。）或其他刊物內。而成本著作，則有社會學大綱（北平，文化學社，民二十年）一書。

### 三 中國社會學之學派時期

中國社會學之學派時期，亦可叫作系統的介紹時期。此可自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算起。因為中國社會學的機關報，社會學刊與中國社會學運動大師孫本文氏所主編的社會學大綱，全是在那年開始的。

此期雖仍屬於介紹時期，但與前一期之不同處，是在於多數社會學專家之出現。在上一期內所出的各種社會學著述，大半全不是出於社會學專家之手。此期則不然。例如孫氏所主編的社會學大綱（上海，世界書局），初名社會學叢書，共十四冊，係由九位專家所分編。出齊之後，始訂為兩冊，並改用社會學大綱之名。其內容如下：

#### 社會學大綱（上冊）：

- 一、社會學的領域，孫本文著，民十八年八月初版。
- 二、社會研究法，楊開道著，民十八年八月初版。
- 三、社會的地理基礎，黃國璋著，民十九年十月初版。
- 四、社會的生物基礎，吳景超著，民十九年四月初版。
- 五、社會的心理基礎，潘菽著，民十九年五月初版。

- 六、社會的文化基礎，孫本文著，民十八年八月初版。
- 七、社會組織，吳景超著，民十八年八月初版。

社會學大綱（下冊）：

- 八、人類起源，游嘉德著，民十八年十月初版。
- 九、社會變遷，孫本文著，民十八年十月初版。
- 十、社會進化，黃凌霜著，民十八年十月初版。
- 十一、社會約制，吳澤霖著，民十九年五月初版。
- 十二、農村社會學，楊開道著，民十八年八月初版。
- 十三、都市社會學，吳景超著，民十八年八月初版。
- 十四、社會學史綱，李劍華著，民十九年三月初版。

蓋此期的介紹是一種系統的與有組織的介紹。不僅擔任此項工作者全是以社會學為職業的專家，而且在此類專家之間，已隱然具有一種分工合作之趨勢。這全是以前所沒有的。

然余所以名此期為學派時期者，是因為在這些專家中，由於彼此的學術背景及興趣或治學方法之不同，又可區分為若干學派；每一學派的信從者又往往不僅一人；而且亦往往具有一種期刊，作為該派的言論機關之故也。

在此期內的主要學派，共有四個：一、美國文化學派，二、馬克斯主義派，三、法國杜爾幹學派，四、英國功能人類學派。茲再略述如次：

美國文化學派在中國的代表者，則是孫本文氏。孫氏係美國文化學派大師烏格朋（Ogburn）的弟子，美

國紐約大學社會學博士。其回國後之第一著述，即名曰：社會學上的文化論（民十六年一月初版，北平，樸社），乃是專門介紹美國文化學派的。而中國社會學社之組成，與社會學刊之出版（自民十八年七月創刊，至民二十六年四月，共出五卷，計十九冊。前四卷均由世界書局發行。第五卷一二兩期，由上海新生命書局發行。第三期由上海，大夏大學，史地社會學研究室發行），氏之功績，亦頗不小。至其個人之著作，除上述諸書外，尚有社會問題（民十六年六月初版，十九年四月三版，世界），社會學ABC（民十七，世界），人口論ABC（同上），文化與社會（民十七年九月，上海，東南書店），社會學原理（商務，大學叢書教本類，民二十四年一月初版）諸書。氏并主編社會學辭典一種，國內諸專家大半均曾參加。其規模之完備為中國出版界從來所未有。該書已於六年前脫稿，惟至今尚未出版，殊可惜也。而氏之代表著作即是社會學原理一書。該書共約四十萬字。其內容之豐富，亦中國社會學界從來所未有也。又孫氏門徒頗多，今尚不必介紹。惟烏格朋之代表著作，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 一九二二）一書，今已有中文譯本行世，係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但譯述者費孝通氏則不應列入本派者也。

馬克斯主義派在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左右，頗具有相當的勢力，且成爲一種普遍思潮，不僅以社會學爲限。其言論機關亦有多種。惟大半不能永壽，且其性質亦已超出科學的社會學之範圍，故可從略。至接受此派思想的社會學家，其主要者，則有李達及許德珩兩氏。李氏於民國十二年著有現代社會學（上海，崑崙書店）一書，曾經風行一時。至民國二十六年，又成社會學大綱一書（上海，筆耕堂書店）全書約四十六萬字。氏常自謂其學說之體系，即此書也。許氏係法國留學生，初宗杜爾幹（Emile Durkheim）學派之說，譯有社會學方法論（杜爾幹著商務，民十四年九月初版，十五年六月再版）一書，並編有社會學概論（民十七年十二月初版，商務）一書，可作此期思想之代表。後則改信馬克斯主義，譯有唯物史觀與社會學（布哈林著，許楚生譯

，北新書局，民十八年初版，十九年三版），家族進化論（沙爾，費勒克著，許楚生譯，民十九年初版，大東書局）諸書。至其代表著作，則名曰社會學講話，僅有上卷，已經出版（民二十五年，北平，好望書店）。

法國杜爾幹社會學派之代表者則為崔載陽，胡鑑民，葉法無，楊瑩及其他諸氏。崔氏著有初民心理與各種社會制度之起源（民十八，廣州，中山大學），近世六大家社會學（民十九，民智書局）諸書，並譯有道德教育論（杜爾幹著，民智書局，民十九年）一書。胡氏各論文，均散見於社會學刊及其他學術刊物內。葉氏著有倫理問題 ABC（民十七，世界）文化評價 ABC（同上）文化與文明（民十九，黎明書局，近代各國社會學思想史（民二十二，上海，大陸書局）諸書。楊氏著有社會學大綱，社會科學概論，人類學大綱，當代社會學說，家族社會學（按此數書均曾用作講義，有鉛印本，惟尚未正式出版）及社會學文存（三冊，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民二十七年）與法文中國家族之祖先崇拜（*Recherches sur le culte des ancêtres comme principe ordonnateur de la famille Chinoise*, 一九三〇）諸書，並譯有法國現代社會學（狄亞 Marcel Déat 原著，北平，建設圖書館，民二十年）一書。但與法國社會學派之介紹直接有關者，除楊氏所譯之法國現代社會學一書外，則是楊氏的幾篇論文。其主要者共有四篇：一、法國民族學之過去與現在（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民二十五年五月），二、法國民族學運動之新發展（中法大學月刊，十卷五期，民二十六年三月），三、莫斯教授的社會學說與方法論（社會學界，第十卷，民二十七年六月），四、葛蘭言研究導論（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季刊，一卷三期，四期及二卷一期，民三十一年及三十二年）。此外，尚應述及，許德珩氏所譯的社會學方法論與編譯的社會學概論，亦全是此派的重要文獻。而王力氏譯的社會分工論（杜爾幹著，商務，民二十三年四月初版），高達觀氏譯的社會學原理（布葛雷與拉夫 Boule et Palfault 兩氏編，商務，民二十五年），龍家驥氏譯的社會學與經濟學（莫尼葉 Rene Maunier 原著，中華書局，民二十一年）以及蕭瑜氏編譯的

社會學書目類編(布葛雷與狄亞爾氏編，法文原名：Le Guide de l'Étudiant en Sociologie，中譯本係北平，立達書局，民二十三年四月初版，)等等，對於法國現代社會學派之介紹，亦頗有功。另如上海，社會科學研究社所出的社會科學研究(季刊，自民二十四年三月創刊，至二十六年停)與馮執中氏所主編的社會科學月報(自民二十六年創刊)，其執筆者亦全是留法的學生，故亦有一提之必要。然若嚴格言之，則此派並無組織，似尚不能稱作一派。惟法國社會學派在中國之勢力以及其在中國社會學建設運動中所佔之地位，却全是不可忽略的。

英國功能人類學派之成立係發軔於一九二二年。而此派在中國之系統的介紹，則始於吳文藻氏之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狀一文(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吳氏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博士，學問淵博而有卓識，並具有學派領袖之態度。所著論文共約二十篇，皆散見於社會學界，社會學刊及其他刊物中，均係精心之作。而中國社會學界之有所謂功能人類學派與社區學派者皆吳氏提倡之功也。吳氏門徒頗衆，而李安宅與費孝通兩氏，則可稱爲此派的兩大柱石。李氏著有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民二十年，商務，)意義學(民二十三年，商務，)社會學論集(民二十七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甘肅藏民喇嘛教(按此書未見，已出版否待考)諸書，並譯有交感巫術的心理學(英國服瑞則 J. G. Frazer 氏原著，商務，民二十年五月初版，)巫術與語言(按此書共三章，前兩章是編譯，第三章是美國塞皮耳 E. Sapir 氏語言底綜合觀一文之全譯，民二十五，商務，)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英國馬凌諾斯基 B. Malinowski 氏原著，商務，民二十五，)兩性社會學(馬凌諾斯基，商務，民二十六)諸書，又同高君哲等編有英漢對照社會學辭彙(北平，友聯社，民二十)一書。費氏則是此派開創者馬凌諾斯基教授的入門弟子，倫敦大學博士，著有英文江村經濟(Peasant Life in China)一書，於一九三九年在倫敦出版，頗得乃師馬氏之好評。氏並著有家族社會學(此書未見，出

版否待考)一書，譯有社會變遷(烏格朋著，係費氏與王同惠女士合譯，商務，民二十五)，文化論(馬凌諾斯基著，費氏同買元美，黃迪合譯，見社會學界，第十卷)，社會人類學導論(英國 H. H. H. 氏原著，中譯本已出版否，待考)諸書。又有廣西省象縣東南鄉花籃寨社會組織一書，係廣西省政府特約研究專刊之一，於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出版。其書雖標名曰『王同惠女士遺著』，實則亦出於費氏之手也。此外，尚有林振鏞氏所譯的蠻族社會之犯罪與風俗一書(馬凌諾斯基原著，上海，華通書局，民國十九年一月發行)，似乎亦應指出，以備讀者之參考。又社會學界第九與第十兩卷，乃研究此派理論與方法之重要文獻，亦讀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在此四派之外，尚有德國的系統社會學派(看吳文藻，德國的系統社會學派，社會學界，第八卷，黃凌霜譯，美國阿柏爾氏 Theodore Abel 原著，德國系統的社會學，上海，華通書局，民二十一年)，美國的人文區位學派(看派克社會學論文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出版，民二十二年；及趙承信氏的論著)，生物學派的優生學派(看潘光旦氏的各種論著)，心理學派的精神分析學派(戴秉衡)，犯罪社會學派(嚴景耀)等等，亦均發表過精心的研究或系統的介紹。茲以篇幅關係，恕不多述。然若說句總話，凡近二十年來國際間之主要社會學派，大半在中國亦均有其代表者，或均有人介紹過。而且此期的介紹，大半全兼帶着研究的性質。概論式與課本式的通俗作品之譯述已成過去，而一變同趨於富有研究意味的專刊式之論文。一篇兩三萬字的論文，其價值往往會在一本二三十萬字的成本著述之上。這乃是此一時期的特色。而中國社會學運動的進展及其趨勢，亦可從此看出矣。

#### 四 中國社會學之建設時期



中國社會學之建設時期，約始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但自民國二十二年以至二十六年，可說是介紹與建設之並重時期。自民國二十六年以後，始幾乎完全進入於研究的時期。然而就在現在以及最近的將來，却不能說介紹時期已成過去，故沒有再為介紹之必要。惟今後的介紹是要以中國社會學建設的目標為主，而為此目標供給資料或方法就是了。

談到中國社會學的建設運動，現仍未脫宣傳時期，實是幼稚得很。然若從方法論的觀點而言，却亦不妨分作數類或數派。在此數派之內，有的並沒有建設中國社會學的自覺認識，惟從吾人之觀點而言，他們却是在這一方面，立了不少的功績。試舉其重要者，則為社會調查，社區研究，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史與古史學共六項。茲再分述如次：

社會調查本是社會學內的一種方法。然而社會調查者往往對於社會的改良，抱有一種具體的方案，而且有組織，有經費，並有其宣傳的刊物，故不妨稱之曰社會調查派。此派運動在中國的歷史，比較很長。李景漢氏的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社會學界，第一卷，）可供參考。關於社會調查之一般理論與方法，則有蔡毓驄氏的社會調查之原理及方法（民十六年七月初版，十七年一月再版，北新書局，）樊弘氏的社會調查方法（民十六年八月初版，十七年九月再版，商務，）言心哲氏的社會調查大綱（民二十二年五月，中華書局，）李景漢氏的實地社會調查方法（民二十二年二月，北平，星雲堂書店）諸書。後兩書比較完善，所舉出之參考資料如中國農村社會調查或其他關於中國之社會調查者，其書目亦比較完備。有志此道者頗可用作針南。此處恕不詳述。然而中國社會調查之標準著作，則是李景漢氏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該書共兩大冊，計八百餘頁，民二十二年二月初版，由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發行。此外，尚有陳達氏的三種著作，亦可在這舉出：一、中國勞工問題（民十九，商務，）二、人口問題（民二十三年八月初版，二十四年三月再版，商務，大學叢書），三、南洋華僑

與閩粵社會（民二十七年，商務），前兩書雖與社會調查並無直接之關係，但已成爲社會學內之名著。後一書若從文化接觸或種族接觸之觀點而言尤屬重要。在社會調查運動中，此可謂別樹一幟者也。

社區研究的運動是發源於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而吳文藻氏的社區的意義與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社會學刊，五卷一期，民二十五年一月）及中國社區研究計劃的商榷（上刊，五卷二期，民二十五年四月）兩文，可視爲此派的一個宣言。而此派的代表作家，則爲吳文藻，趙承信，李安宅，費孝通，黃迪諸氏。至此派之成績表現，則有北京西北郊前八家村一帶之專刊研究，共約二十種。惟尙未正式出版，故無詳述之必要。然此派之勢力，現已及於西南及西北諸省區。在中國社會學之建設運動中，此乃最有前途之一學派也。

民族學研究在中國的歷史，尙不及十五年。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自民國十七年成立以後，即設有民族學組（按此組後又併入歷史語言研究所之人類學組。）至民國二十四年，中國民族學會始行成立。又一年，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的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乃行問世。（按該刊第一期於民二十六年六月出版，第二期於民二十九年三月出版，商務發行。）至民國二十八年，又有雲南民族學會成立於昆明。民族學一名稱至此始漸通俗。至關於中國民族學研究之過去及其現狀，讀者可參看鄭師許氏的我國民族學發達史（申報月刊，四卷二號，民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黃文山氏的民族學與中國民族研究（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古道濟氏的近代我國民族學譯著目錄（上刊，第二期）諸文，此處恕不備述。然十餘年來中國民族學界所已出版的各種著作，是仍以凌純聲氏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共二冊，民二十三年，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最爲重要。至論到民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則有楊堃氏的民族學與社會學（社會學刊，四卷三期，民二十三年四月）一文，恕不另述。但還應補提一筆的，則是黃文山氏所主編的民族學書目一書。該書係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部叢書之一，由商務印書館發行，乃民族學研究者良好工具之一也。（按此書之出版廣告，已見於民

族學研究集刊第二期之「新書預告」中。至目下是否已經出版，尙待考查。）

在民族學與社會學之間，最近又發生一門新的科學，即文化學是也。而黃文山氏的文化學的建築線（新社會科學季刊，一卷二期，民二十三年八月）與文化學的方法論（中央大學，社會科學叢刊，一卷一期，民二十三年五月）兩文，可視作此派的宣言。另有閻煥文氏的文化學一文（新社會科學季刊，一卷三期及四期，）亦可參考。此學性質雖偏於理論一方面，然對於中國社會學之建設運動當亦有其助力也。

民俗學運動之在中國，已有了二十餘年的歷史。讀者可參看葉子匡氏的中國民俗學運動的昨夜和今晨（民間月刊，二卷五號，民二十二年二月，杭州，中國民俗學會）與鄭師許氏的我國民俗學發達史（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三卷二期，民二十四年四月）兩文，此處恕不多述。但過去之從事於此運動者，不是文學家，便是歷史學家，而很少社會學者之加入。故對於中國社會學之建設運動似無直接之關係。然而中國的民間文化乃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國社會學家如欲建設真正的中國社會學，則非與民俗學家合作不成。本文著者在這一方面，已發表過三篇論文：一、民俗學與通俗讀物（大眾知識，創刊號，民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二、民人學與民族學（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二期，）三、民俗學與社會學（民俗學季刊，創刊號，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此處恕不另述。

中國社會學家在中國社會學之建設的途徑中，如不與民族學家或民俗學家合作，去作實際的調查與研究，即須與史學家及考古學家發生密切的關係，去作中國文化史之建設的嘗試。在這一方面，已有中國社會史與中國古史學兩項，似有一述之必要。

中國社會史尙是一個比較新穎的名稱。最初用此名以著書的，大半全帶有唯物論的色彩，此處可以不談。然而最與社會學家相接近的，則是陶希聖氏所領導的食貨學派及其著述。陶氏所主編的食貨半月刊曾標名曰「

『中國社會史專攻刊物』，係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創刊，共出五卷，至一九三七年六月而停刊。陶氏並編有『中國社會史叢書』，亦係由上海新生命書局發行。至一九三七年共出五種。內有四種是關於經濟的。而陶氏本人的代表著作，『中國社會史』一書，曾經見於商務印書館的廣告，已列入大學叢書內，惟至今尚未出版。至其已出之各書，其屬諸中國社會史者，則有『中國社會史的分析』（民十八年一月初版，十九年三月四版，新生命書局），『中國封建社會史』（民十八年六月初版，上海，南強書局），及其他等等。此外，吾人還應提到吳景超氏的幾篇論文。吳氏係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在中國社會學之建設運動中亦是一位健將。除著有社會的生物基礎，社會組織，都市社會學三書，已見於孫本文氏主編的社會學大綱之外，尚著有兩漢多妻的家庭（金陵學報，一卷一期，民二十年五月），西漢的階級制度（清華學報，十卷三期，民二十四年七月）及其他諸論文。此類關於漢朝社會史的諸論文，皆係吳氏以社會學家之眼光，直讀並分析漢書之結果。此一則替中國史學家指出一種新的方法，即社會學研究法；一則為中國社會學家開闢出一個新的園地，即歷史社會學。此在中國社會學之建設運動中，乃極可稱述之一事也。

但是在建設全部的中國社會史的工作中，社會學家所最適宜的工作，則是關於上古社會史的一階段。因為在這一階段內，一切文獻皆係晚出，故歷史學家的考證法已失去其效力。而社會學家因為具有研究初民社會的素養，故能應付這樣的場合而不感困難。法國社會學家及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氏已在這一方面建立殊勳（請參看上引拙著，葛蘭言研究導論）。中國社會學家僅有在最近數年內，始開始向此方向努力。而最初的研究者還是一些唯物論派的作家。譬如郭沫若氏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民十九年三月初版，二十年九月四版，上海，現代書局），無論其價值如何，却已在中國古史學界掀起一大波浪。其次，應提到李玄伯氏的『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初稿』一書（孔德研究所叢刊之一，民三十年六月出版，北京，來薰閣書店）。該書著者雖不

是社會學專家，然其觀點却頗與吾人者相近。另如孫作雲氏關於圖騰人物之研究（看所著蚩尤考，中和月刊，二卷四期及五期；黃帝與堯之傳說及其地望，中央亞細亞，二卷一期；飛廉考，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二卷三期；及其他等等），其方法雖亦與吾人者不同，然亦不失為一種極有意義的企圖。最後，說到我自己，本文著者現正從事於五祀考之研究，其結果將由中法漢學研究所發表，想不久當可向讀者請教也。

## 五 參考書目

以上已將中國社會學之發展史及其現狀，略作一鳥瞰式之介紹。茲再開一分類的參考書目，以備初學者之參考。

一、社會學概論類 孫本文氏所主編的社會學大綱，文字淺近，極便初學。另有趙承信氏主編的社會科學概論選讀（北平，燕京大學法學院，民二十七年），亦可參考。此外，尚有用人類學或其他名稱的，如呂叔湘譯的人類學（英國馬雷特氏 R. R. Marett 原著，商務，民二十年十月初版）與初民社會（美國羅維氏 R. Lowie 原著，商務，民二十四年六月初版）；鍾兆麟譯的社會人類學概論（美國魏斯勒氏 C. S. Lester 原著，世界書局，民二十四年三月初版）；費孝通譯的社會人類學導論；林惠祥著的文化人類學（商務，大學叢書，民二十三年一月初版）等等，其實亦全與社會學概論差不多，故亦讀者所不應忽略者也。惟社會學概論一類的著述，好者太少。讀者能選修兩三種即妥，似不必將其大部的時間全用在這一方面。又社會學刊及其他刊物中，有些有關的書評，亦應留意閱覽，以廣見聞。

二、社會學方法論類 在以上已經提到的楊開這的社會研究法，言心哲的社會調查大綱，李景漢的實地社

會調查方法，許德衍譯的社會學方法論之外，尚應指出凌純聲的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吳文藻的文化表格說明（社會學界，第十卷）與余天休的社會文化研究法（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季刊，一卷一期，民三十一年春季），以及尙未見有中譯本的英國皇家人類學院的人類學指南（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第五版，一九二九年，倫敦）以作補充。此外，尚有所謂歷史研究法者亦應提到。因為純粹的歷史考證法固已超出社會學方法論的範圍，然而社會學家的歷史文化研究法，却為讀者所應知。請參閱拙著葛蘭言研究導論及民族學與史學（中法大學月刊，九卷四期，民二十五年九月）兩文，此處恕不詳述。最後，讀者還應知道，在中國社會學建設運動之現階段中，最重要的問題，即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而方法論乃是學說理論的中心。故有許多不以方法論命名的專刊論著，如社會學界第九卷與第十卷以及李安宅的社會學論集等等，亦全是與方法論有關的。

三、社會學史類 此類著述在中文內共有十餘種。但讀者不必全讀，故此處亦不全錄。讀者大部分的時間是要用在精讀各種專刊式的名著之內，方覺有益。至其可供參考者，除以上已經提到的李劍華的社會學史綱，葉法無的近代各國社會學思想史與崔載陽的近代六大家社會學之外，尚應指出魏重慶的社會學小史（商務，百科小叢書，民二十九年），吳文藻的文化人類學（載入孫寒冰主編，社會科學大綱，增訂三版，民二十一年，黎明書局），黃文山譯的當代社會學學說（俄國素羅金氏 P. Sorokin 原著，商務，民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與社會法則（美國哈爾氏 K. D. Har 原著，商務，民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以及王造時，向達等譯的社會科學史綱（美國巴納斯氏 Barnes 主編，商務，民二十九年）諸書。而尤以黃文山譯的當代社會學學說一書，最應一讀。此外，尚有些專刊式的論文，如吳文藻的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與其在學術上的貢獻（社會學界，第九卷），等等，其重要性實較一般成本的著述為更甚。此亦治社會學史者所不應忽略者也。

四、中國社會學史類 可參看蔡毓聰的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的四個時期（社會學刊，二卷三期），孫本文的中國社會學之過去現在及將來（載入中國社會學社編輯，中國人口問題，世界書局，民二十一年），楊堃的中國現代社會學之派別與趨勢（鞭策週刊，一卷三期及四期，民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及二十七日，北平，鞭策週刊社）。此外，若再能留意以下所述諸雜誌內有關此項的各種新聞或記事，則對於中國社會學運動之動態，當不難知其梗概也。

五、社會學雜誌類 在社會學刊，社會學界，新社會科學季刊，社會學雜誌與民族學研究集刊之外，尚應指出國立北京大學的社會科學季刊（自民十一年十月創刊，中間屢有停刊。最近又行復刊，由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季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兼發行，由余天休氏主編。自民三十一年春季出版者，改稱第一卷第一期，現已出至第二卷第一期），前國立武漢大學的武大社會科學季刊（自民十九年創刊），國立中山大學的社會科學論叢（自民十七年創刊，係月刊，至二十三年改爲季刊）與社會研究（自民二十四年十月創刊），國立中央大學的社會科學季刊（自民十九年十一月創刊）與社會科學叢刊（自民二十三年創刊），國立清華大學的社會科學（季刊，自民二十四年十月創刊），社會調查所的社會科學雜誌（自民十九年創刊，後歸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大夏大學的史地社會論文摘要月刊（自民二十三年十月創刊）。此外尚有許多小型的刊物，如滄光且主編的華年週刊，顧頤剛主編的禹貢半月刊，燕京大學社會研究社主編的社會研究週刊等等，亦全是不應忽略的。而且在普通的刊物中，如東方雜誌，新中華，申報月刊，中和月刊等等，亦常有關於社會學一方面的論文。另如各大學的言論機關，如清華大學的清華學報，燕京大學的燕京學報，師範大學的師大月刊，北平大學的國立北平大學學報等等，亦常載有社會學一方面的論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讀者如參看人文月刊，期刊索引，日報索引與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編的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自民二十三年起），當可知其

大略也。

六、社會學字典類，在孫本文主編的社會學辭典未出版之時，可參看高君哲李安宅等合編的英漢對照社會學辭彙，高希聖，郭真等編的社會科學大詞典（世界書局，民十八年六月初版），孫本文的社會學名詞漢譯表（見所著社會學原理，附錄一。）在英文內，可看巴南秋（Panunzio）編的社會學學生字彙（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Sociological Terms）一書，一九三七年出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部發行。另有賴白思（J. G. Leyburn）著的民族學字典（Handbook of Ethnography）一書，一九三一年出版，美國耶魯大學出版部發行，該書對於念民族學或人種學者，頗為有用。最後，則應提到美國賽利滿（Seligman）主編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一書。該書共十五冊，自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五年出版，乃最近二十十年內，國際社會科學界一部巨著。凡有志社會科學者所必備之參考工具也。聞上海及日本，皆有影印本，售價比較低廉。惟上海影印者，尚未出全，即停刊矣。總之，在中國或在國際間，能合乎吾人所理想之社會學字典，實尚未出現也。

最後，本文著者必須在此聲明，本文之編製，係採用一種舉例或選擇的方法，欲將中國近三十年來之社會學出版界作一鳥瞰式之介紹。遺漏與錯誤，均所難免。並有許多社會學專家及譯述家，此處連名字亦未提到。尚希讀者有以諒之。

本館出版新書

少年科學叢書之一 力的故事 楊長生著

本書乃就吾人日常習見最平凡之事例，用淺近之白話編成。每章可作一獨立問題觀之，但思想上仍前後連貫。又注意於趣味方面，使默板之理論，變為極生動之故事。全書共分八章，定價三元二角，特價二元五角。



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書籍一覽

書名	編譯者	價目
世界經濟常識	小島精一、王炳勳、舒貽上合譯	二元四角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	清木正志、梁盛志、齊佩瑛、趙蔭棠校譯	一元三角
中國文字學概要	齊佩瑛、趙蔭棠校著	三元八角
中國建築	王璧文著	四元
經濟地理總論	王炳勳著	四元
日本統制經濟概要	波多野鼎、舒貽上譯著	五元五角
論語集釋 上冊	程樹德著	每冊七元
人體覽勝	高田義一郎、舒貽上譯著	三元
秦漢史 第一冊	張益鏞、張樹鏞合編	二元五角
西洋上古史	吳祥麒著	五元
力的故事	楊長生	定價三元二角 特價二元五角
前荷屬東印度		七角五分
館刊 月出一冊		八角

# 批判主義之時代

節譯魯多爾夫·凱撒氏：「康德評傳」第五章。(Rudolf Kayser, Kant  
V. Kapitel: Das Zeitalter des Kritizismus)

楊丙辰

此書係關於康德(I. Kant)最近最新之作，其長處，在以淺顯易明之文筆，敘述康德一生之事跡，發揮康德艱澀難懂之哲學；茲所節譯該書第五章：「批判主義之時代」，則為該書中關於康德所倡批判主義之起源，之著作，以及對當時各其他哲學家之影響，等等方面之一篇首尾完整之敘述，而其敘述流暢，見解精確，實為治康德哲學者之一最良好參考材料，因特於譯包爾森(Paunzen)「康德哲學中數種重要名詞之解釋」一文之餘，急急譯將此章譯出，以作吾國治康德哲學者之參考。

譯者識

凡係哲學上的一種學說系統，從不會是一個人腦中陡然所起的一個思想的。這宗系統，從不會只是一個哲學家哲學方面的表現，也從不會只是他的思想傾向上和性質特點上的表現。這宗系統，從不會單獨地由一個時代底深淵裡，時代的潛伏層裡透達到了地面上的陽光裡來。我們尤其可以說，任何一個哲學系統，同時也是已往時代底遺產，和達到新穎學說地步的突破。任何哲學系統上的問題，總免不了仍為同一的一些問題，牠們的變易，只是在牠們的形式之中的，牠們自永久的時期以來，總是趨入任何一個新的時代情勢之中去的；因此哲

學全部的歷史，都要走在了任何一種答案，和任何一種哲學系統之前去。任何一位哲學家，全是立在了了一條道路底終點之上，而同時開始了一條新的道路。他雖然能有一切的知識和探索討究，但是他總免不了要很像一個小孩子一般，天真單純，無助無能，只顧照着自己的意思去下手建築他自己的思想世界，他對於哲學上那為數寥寥有限，然而却時常自我們認識底邊緣上昇了起來的基礎問題，總要會再一次經驗領略那一代一代前仆後繼所呈示的一切問題答案和一切思想的了。哲學家，既這樣能具有千百年的哲學經驗，和個人的思想吟味，他總還敢再來給哲學另開一個開始的。這樣，他在他當前時代底空間裡，就會成了一個哲學系統底建築師了，但是他在建築上所用的材料，却是他自以往的時代所承襲了下來。人類精神發生的狀況上，有一種，却極其奇怪，就是：一位哲學家底貢獻愈偉大，他愈要天真單純地把世界再重新創造一番，這個世界，不僅只經上帝，乃是也曾經過這樣多的思想家再一番的創造的。那麼在這一層的狀況之下，人們還能稱呼哲學是新穎的麼？那麼一些數目有限的典型哲學系統，在哲學史上，不是總要反復出現的麼？在哲學上，新說出於舊說；所以這上頭的問題，總要是變動經哲學史所產生出來的學說，總要是改造或完全破壞昨日的學說，往往只為的是把還要古老塵封的舊學說，再掘挖了出來。當在人類的精神這樣多次數，似是已經達到了一個末端時，牠會開始把思想底道路，重復再走上一遍的，這就是任何一種哲學上本來的、奇怪的，差不多令人覺得無意識的任務的。人們總在重復哲學上的創造史，但是人們却是由時代的情勢中，以及由個人的性質中來予以重複的。因為尚更有這一層的原因，所以任何一個哲學系統，便不能會與一個其他哲學系統完全相同的了。並且因為尚更有這一層的原因，所以任何一個唯一的哲學系統，都是不得不然的，和在這一種意義之下，也是新穎的，縱然牠裡面的思想是曾經出現過的。最後因為尚更有這一層的原因，所以哲學總要恆存恆在，而永久不熄滅，況且還總要是富有創造力的，只要人類底精神這樣長久不熄滅的話。

在這一種意義之下，即連康德底批判哲學，也不過哲學史上的一種重複現象而已。他的哲學尤其是又一次重複了十八世紀底精神，就是啓明運動（Aufklärung）底精神。這便是康德批判哲學上所負本來的歷史的使命。康德在哲學上這貢獻底偉大，即在唯獨康德一人，對於時代底矛盾，時代底內裡背反，纔能有克服的能力，即在他能把像南北兩極底正對反的理念，作成了一個絕強大的綜合，而這樣，便把時代裡所蘊藏的創造力，拯救了出來，置之於將來的時期之中。康德這一種深獲時代要領，而極其中肯緊的貢獻，竟是這樣地偉大，簡直使他這貢獻，真似可以完全脫離了他這位哲學家，而能獨自存在的了。不過這一種偉大的綜合任務之滿償，却僅只是被他這一個人之所完成了起來的。依瑪努艾爾·康德底生存與著作，是在同一的時刻裡，達到了同一的與完成的地步的，因為時代裡所蘊藏的創造精神，在康德批判哲學系統中，發洩到了至深遂的與至為圓滿的程度。康德怎樣無限量地把啓明運動上深遂的對反性，以及將當時明知其為對反，而仍不得不照樣繼續了下去的悲壯情況，在他的批判哲學中，予以化解，他也是怎樣無限量地開展他自己的思想家底人格的，因為他把一種新的精神的秩序投入了一切的界域裡頭去。使他有解決這一種歷史使命的能力，是完全由他對於概念的思維底真確所起的異常堅強的，狂熱的信念之中發生了出來的。這一種信念本來是以往的其他大思想家亦然俱皆具有的，並且顯然還是程度又有所加強的。然而唯獨康德一個人，纔能不令他的這一種信念，把他引入了迷途中去，他尤其是能識出人類論理的能力底限界，而又能決斷，在這些限界之前止住脚步，絕不再向前多走。這一種限界，是他很感到苦惱地，很遲緩地，硬由自己的心裡頭逼迫了下來。他很明白，他對於許多的，直至當時很像是本來滿償哲學上的需要的事理，都不得不默然無言，並且他也很明白，在他之後的一切哲學家，或許對於這一點也都要不得不默然無言的。康德這一種的舉動，實在是他的一種犧牲，因為他明明白白，並且忍心決斷，硬把可認知的世界底範圍，縮小了下來，而這個犧牲却也是他個性上的一個大犧牲的。這個犧牲底意思，就是要

他必須把那由他幽衷裡的隱暗夢想中所昇了起來的一切思想，都不得不一一地割捨，而不能表現於外。人們會說，康德哲學系統上的這一種非個人色彩，却是他至為個人的色彩的，那這話就是要說，康德這甘心情願的割捨，竟得要把多少個人其他的思想，在他的這哲學中隱默了過去的了。可是非如此，那偉大的歷史使命，便不能解決的了。

這一種歷史的任務，就是叫作啓明運動底完成。「啓明運動 (Aufklärung)」這一個名詞，被後世假造以及輕視得這樣利害，簡直使我們現在不得不去把牠原來真正的歷史的意義，再行掘挖了出來了。人們在啓明運動中，差不多只還以為瞧見了一個充滿了微小的，冬烘頭腦的學校教員，理性主義的，暗中活動的人物們，以及瘋狂的概念崇拜家的世界，而人們也還只是以為這宗人物們，把人類至為有價值的精神食糧給人們騙了去了。這一種錯誤的見解，所以能這樣非常巨大的緣故，是因為人們所作的這縱然有點歷史根據的責難，然而也不過僅只在啟明運動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上是對了的，而啟明運動上那至為重要的部分，人們那些責難，却絲毫都不曾觸着的。至於說這一種啟明運動底宇宙觀，是由帶有背反徵兆的運動之中發生了出來的，並且至於說這一種宇宙觀之生發性，是隱藏在牠那巨大的內裡的緊張之中的，這即在今日，也還為人們之所忽略，或者甚至遺忘了的。雖然有這一種緊張，但啟明運動却是有著一種一致的，清晰的，和堅決的決斷，以為牠的基礎的，而這個決斷，就是啟明運動要把已經同着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一齊開始的精神革命貫徹到底的。因此啟明運動所包含的，便不僅只為人類底思考，乃係人類存在底全部（見註二）。這一個精神革命底目標，是要把人類的精神，由一切獨斷主義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的，是人類思想上與構思上的一個獨立界域的。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却不僅只有一條道路：人類自由的眼光既可以向理性底邊岸上，而亦可以向感覺底邊岸上注視的。這是這個時代之所明瞭的。並且這也是康德之所明瞭的。

理性哲學(Vernunftphilosophie)與感覺哲學(Gefühlphilosophie)，這二者是啟明運動底內容，並且是要樹立人類精神自由的。康德底批判主義(Kritizismus)竟得以弄成功，把這兩個趨向底偏頗情形，完全克服，因而竟將人類自由思考底統治大權，為將來一切的時期，奠定穩固基礎。尤其是經驗主義(Empirismus)在達到批判主義的道路上，呈現了反對形上哲學的色彩，於是便把自己弄成了獨斷的理智主義(Rationalismus)底對頭了；不過這兩個趨向也竟獲得了牠們新的內裡的統一，而為這統一的，就在所謂主觀主義方面(Subjektivismus)。至於說，是否理性底世界，或者是否人類官能底世界，更為重要，或更為原始，那這一個問題，無論如何，也是要以應行來決斷這個問題的主觀之無限性為前提的。主觀主義，也是康德批判哲學本來的起點的，但是康德底批判哲學，同時却就把這主觀主義，限制到了經驗底客觀界域上頭去了。理性與經驗，概念式思考底世界，和客觀的官能界，這自康德底時期以來，都是互相從屬一起的了；這兩個世界中的每一個，沒有其他的一個，便要不可能了。這是康德所尋到的一個綜合的解決辦法；而這不僅只為一種新的，認識原理的著目點，乃亦係解救時代，脫出牠巨大的內裡危機的舉動的。批判哲學底精神，尤其是劃界分域的行動底精神。康德因他在理性界域與經驗界域之間，所劃出明確分界的一種舉動，便在哲學範圍內，不僅只創出彷彿兄弟情誼的鄰邦鄰境，乃是也創出了主觀精神底至高度勝利的，這一種主觀的精神，只是因主觀與客觀底一番劃分與結合，纔又創出了他那有至為生發力量的任務。這樣，啟明運動上這兩個大趨向，即理智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兩個大趨向，全都注入批判哲學新穎的與公共的盆地之中，而康德自己便成了他所處的哲學世紀的偉大完成者與集大成者了。即連十八世紀之文藝界上，亦係呈現着這同一的對反情形，並且夢想着這同一的解救舉動。造成德國古典世紀之偉大詩人，却是把一種綜合，用其他的方式弄了來的（在這種情形下，要說是德國的大詩人釋勒[Schiller]和德國的浪漫派詩人[Romantiker]，全都是康德派，而葛德[Goethe]乃是一個生命派[Vitalist]

，並且是一個純粹靜觀的人物的話，那這於大體毫無關係的。）康德所建立的唯心主義，德國的古典文藝和德國的浪漫派文藝，牠們全都是短短一個時期裡一種新德意志精神底滿憤與繁榮，而德國這一種新精神底豐饒與偉大，是只還有希臘的古典派，與意大利國的文藝復興極頂榮盛的時期，可以與之一比較的。康德創造了德國這巨大建樹上的理論支柱，並且確定了歐洲哲學以後繼續向前發展的道路，至於說，歐洲哲學此後馬上就走上了並非康德所假定的道路，那這也是不能搖動剛纔這話的。

為的是可以能得充分瞭解康德批判哲學所關於綜合方面的貢獻，我們必須要用簡略言詞，一提啟明運動底哲學底過程。啟明運動與牠以前染有神學色彩的形上哲學的時期相反，而將人類又置入我們思考底中心裡來，並且恰恰因了這一宗情形，便就成了繼承文藝復興運動底思想的學說了。啟明運動具有一種人類學的宇宙觀。代表這一種宇宙觀的主要國家是英國與法國；德國接受了他們這一種宇宙觀底結論，而又把這些結論，加了一番製作之功。與英國精神上至深邃的性質相適合的一點，就是英國這宗精神在同新自然科學的緊密結合中，把啟明運動上的經驗方面，予以深切發揮。英國大哲學家若望·洛克（J. Locke）已經不像法國大哲學家笛嘉爾（Descartes）一樣，由數學之原則上出發，以為其哲學之根據，乃是獨獨由外界之覺察上出發，以為其哲學之根據的；洛克覺得人類底性靈是一塊「白板（*tabula rasa*）」，人類一有所經驗，白板上方能現出了事物的。這一種感覺論的見解，經色扶斯白里（*Shaftesbury*），白爾可賚（*Berkeley*），休穆（*Hume*）等氏之所繼續發揮，竟至在他們這哲學意義之下，一種處於經驗彼一方面的知識，換言之，就是一種形上哲學，絕對不可能了。然而啟明運動上智理主義的分派，却顯然平靜得多了，顯然有更少程度的革命性質，而與舊日經院學派的哲學較為接近。和經院學派一個樣，理智主義，向世人相示，由經驗中人們決不能獲得對於思考上至高問題之答復。概念系統底界域，應當是更為高超的一個界域，只是在這個界域裏，我們纔能尋到真理。這宗理智主義同

時尙含有一種懷疑的成分，因為牠對於教會所宣講的默示神啟底信仰，也要加以搖動，不信仰的。理性底界域，是一個獨立的界域，不僅只科學，即連社會與國家，也都應當一律順從這個界域。這樣，這一派哲學，竟在至高的程度之中，也要求牠對於社會生活，對於國家生活的統治大權，這宗情形，在法國尤為加甚，在法國像皮葉·巴以耳 (Pierre Bayle)、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百科辭典派的哲學家 (die Enzyklopadisten)、富祿台爾 (Voltaire)、以及盧梭 (Rousseau) 等等啟明思想家，同時竟都成了為政治革命開闢道路的人們了。德國的啟明運動，在一開始時，却是具有一種理智主義的性質的，但是後來，却就蒙受了英國經驗派底影響。在德國啟明運動底開頭上，所站立着的偉大人物，是來佈尼慈 (Leibniz)，可是其後成了他的一個渺小的繼承者的，就是克禮斯梯安·沃爾夫氏 (Christian Wolff) 了。教會的正統學派，對於沃爾夫氏所倡的啟明派的理智主義，當然不能不視之為眼中釘；他們也竟能由普路士國王處，弄到了一紙命令，以驅逐正在德國哈來大學 (Halle) 充當教授的克禮斯梯安·沃爾夫氏，這道命令底原文甚至說：「該氏於接到此項命令後，四十八小時內即應離開哈來城市，以及普路士境內一切省市地區，如逾限仍尙逗遛普路士境內時，一經逮捕，立即處以絞刑。」這一道驅逐的命令，足夠嚴厲的了，可是當時的普路士國王菲得利大王 (Friedrich der Grosse)，他本來也是啟明運動底一個信徒的，所以既而他又把這道命令取消了。沃爾夫和他的學派，創造了一派新的理智色彩的獨斷主義，其後，數學家歐烈爾氏 (Euler)、郎伯特氏 (Lambert)，以及心理學家特登氏 (Tetens)，所倡一派帶有懷疑色彩的批判反動說，向沃氏的一派學說施以打擊。即連那一類經門德爾遜氏 (Mendelssohn)，雷興氏 (Lessing)，以菲得利大王所代表的理智主義通俗哲學，也還是由沃爾夫氏方面所發展了出來的。啟明運動上這兩方面底完成與克服，遂即成為康德批判哲學上的使命了。因為這兩個趨向底對反，在認識理論領域上最為巨大，所以康德所倡之新哲學，尤其也應當為認識理論。如果康德要去下手，作他那把理智主義與經驗主義



在高一層的一個綜合中連結了起來的巨大任務時，那他這一種工作，僅只是在克服認識領域上上述兩方面獨斷主義的極端趨向的動作的。至於說在任何一種經驗認識中也含有理智的要素，並且至於說理性認識沒有經驗對像，便要無意義，這便是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一部異常偉大著作所要闡發的新認識論之根芽了。

人們曾屢屢爭論，康德之全盤批判主義，或先驗哲學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究竟應當尤其算作認識論呢，或尤其應當算作實踐哲學呢。這一種爭論，實在是經康德自行加以決斷了的，因為在他的批判著作中，曾有「純粹實踐理性之優先地位 (Primat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rnunft)」之言詞，由這個言詞中，我們可以看出，康德底意思，偏重那方面了。按照康德底見解，純粹思索的理性所研究的問題，係在官能性世界之認識，純粹實踐理性所研究之問題，係在仁義道德之方面，而這一種仁義道德，乃是自由意志上的產物的。經驗世界怎樣從屬於原理的世界，恰切怎樣，思索的理性，從屬於實踐的理性。關於這其中的理由，康德自己曾說：「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從屬的關係，思索的理性與實踐的理性之間，必要發生矛盾，因為這兩種理性如果彼此併列一起，而為一種平等的關係時，則思索的理性，必要為牠自己把牠的界限，更緊密地封鎖了起來，而絲毫也不肯把實踐理性中的事物收入牠的範圍中來了，然而實踐理性，却就要把牠的限界擴展到了一切的事物上頭去，並且一遇到牠的需要之所脅迫時，牠也會把思索理性底限界共同拖入牠自己的限界裏來的。人們不能向純粹的實踐理性要求，把牠自己置之於思索理性底範圍之下，而將上面說的秩序顛倒了過來，因為在這一方面一切所關係的，最後也都仍要是實踐的哩，並且因為甚至思索理性上的一切關係，僅只是有限定的，不能完全的，而唯獨在實踐的用項中，纔能是完全的。」

我們可以由康德精神歷程上看得出來，康德批判主義以前的時期怎樣為康德先驗的哲學，作了準備。但是

新思想，却非機能地由於以前的時期中生長了出來。康德對於舊日理智主義的形上哲學所發生的懷疑心情，愈加巨大，英國啟明運動對於康德的影響愈加深厚，批判主義的問題，就要愈加強烈地向康德相迫而至，就是：形上哲學當作科學，如何可能？跟隨這個問題而起的急遽變化，即在康德底著作文筆方面，亦然顯著了出來。在批判主義以前的時期，康德是一位擅長優美愉快，而與社交相近的文筆語言的著作家。然而他既已決斷，要向舊日傳統告別，把過於老朽的學說推倒，而建立自己的學說的基礎，那麼他這一番的舉動，在語言文字方面，也是不能不棄舊革新，另創文體筆調的。可是人們多半都在說，這樣以來，批判哲學以前時期善寫優美散文的康德，竟一變而為笨重板滯，以構造批判哲學上的概念的哲學家了。持着這種偏見，以批評康德的人們，却把這時已完全改變了的形勢遺忘了，在這一種已改變的形勢之中，是康德現在不得不去創作的。康德這時可以說是，係由思想與名詞上一座培植整理得極其美麗整齊的花園中走了出來，而直接立在了那片未經開墾的荒原荒地之前了。在這宗情況之下，康德當然須要另尋找一種能與新的任務相適合的語言文字出來的。這一種文字須要是質實的，清醒平淡的，須要是「衆人們底語言的（*Sprache der Menschen*）」；那麼便不應當是興奮狂熱，激越高亢，像赫德爾（*Herder*）用以表現他的思想的一類文字的了，康德曾面對哈曼（*Hamann*）批評這一類文字說：「我這一位可憐的塵世之子，我却決不會被大造造成了一個能吐露觀感理性上那宗美妙高超的語言文詞的人的。人們按照着論理的規則由尋常的概念中向我所一字一字宣誦的語言文字，這，我還敢自信，是我能力可及的。」

當時許多的人們，對於哲學上的這新道路，都很有所覺，並且知道，這一條道路，非要達到革命地步不可的。即連像克魯西尤斯（*Crusius*）一位沃爾夫派的哲學家也還曾宣稱，人們現在是不得不走「精深思考上的分解道路」的了。但是在這一條道路上，却僅只有一種嚴肅的與緩慢的前進步驟，纔是可能的。這時，人們要擺

脫掉了一切教條底統治的了，人們要把理性和經驗兩個大界域上的限界確定了出來了。一種這樣果敢胆大，破壞一切傳統的哲學，只能緩慢地與漸次地纔可以為康德在這一條道路上的伴隨者的。哲學上的這一種大轉變，令人覺得似是過於新奇，和過於危險了，而在人類之間，不會有一種其他的恐懼能像那一種因須要脫去舊日信仰，而生的恐懼那樣巨大的。關於這宗情形，我們在這兒也可以引用康德自己的言詞，來加以說明的，因為康德曾說：「人們不可以期待，一種思想方式會忽然間被引上一條直至此時並非素所習熟的軌道上來的，這需要相當的時間，為的是可以先在牠的舊軌道上漸漸向牠施以攔阻，並最後再用一步一步的逐漸印像，把牠送到了牠的對反的方向中去。」

康德思想歷程上批判主義的時期，是以他用拉丁文所寫的一篇論文開始的，這篇論文原本係康德於一七七〇年就大學教授之職時所發表的。這篇論文底題名，即：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論感覺界或超官能界之形式與原則）。這一篇論文底這個題目，已經把康德哲學底目的顯示了出來，因為他是要藉這一篇文章，把官能界與智力界按照着形式與原則彼此劃分開的。可是我們不會有一個較比那一種以為康德這一篇文章，簡直是仍要返回舊日形上哲學的見解更為巨大的誤解可以能想得出的。康德對於他這一篇文章，自己曾說：這是「形上哲學概說底一種試作（Probe einer Propädeutik zur Metaphysik）」，但是他這意思之間却原係指認識問題說的，這認識問題，他在這一篇論文中，頭一次覺出其偉大，和基礎上的重要，因此他在這篇論文中，對於這個問題，就是用了像他在純理性之批判一部主要批判著作中所用的那些同一的概念，和按照着同一的着目點，來予以解決的。在康德這部「純理性之批判」一書出版的年度裏，康德還向他這一篇論文作回憶，並且說，他這一篇論文實在是他一切式樣不同，而隨同着感覺界與超官能界之概念同時開始的研究上的根苗的。康德這兩部著作之間的連繫，竟這樣明顯與這樣密切，簡直可以令人們稱呼這篇論文是

康德那部主要著作之綱目了，這篇論文分爲五章，第一章汎論世界之概念，第二章特論官能性與超官能性之區別，第三章論官能性之造形的原則，第四章論超官能界之造形的原則，最後，第五章論形上哲學對官能認識與智力認識之方法。即連康德後來在他的純理性之批判一部主要著作裏的先驗的觀感說(Transzendentaler Aesthetik)中澈底予以陳述的空間與時間的學說，在他這篇論文中，已經是很有所發揮的了。可是這時「空間」是被康德解釋成了觀感底純粹形式了，而時間也是經他拿來作成了這一種解釋的。空間鑄成我們外部覺察底形式，然而時間却是鑄成一切覺察底形式的；空間與時間，二者皆係無邊無際的容量；宇宙爲森羅萬像底總體，因此僅只能爲我們的智力認識之所得達，而並不能作官能的想像。這樣，智力與官能性之間的區別，即在我們固然能將事物底表像，就是能將「現像(Erscheinung)」從官能方面覺察了出來，但是對於事物底本體，就是事物脫離了牠們的現像的狀態，却是我們只能用我們的智力，我們的理解力，方能思想得出的了。因了這一種的區別法，理智主義與經驗主義上趨於極端的獨斷主張之不合，已經被證明了出來了。不過即連官能性的思想，也並不是單純一致的；這宗思想係由主觀的覺察材料，以及由理解力上排比排列的原則之形式(即所謂時間與空間)之所造成的。

由這一個討究官能認識之性質的問題中，再向下便發生了出來討究純理性認識之性質的問題了。這一個問題，就是康德在他的純理性之批判一部主要著作中，用關於範疇(Kategorie)和用關於純粹理解力概念之學說，作了一番答復的。論理性的理解力所負使命，係在對於事物作反省回思之舉動，係在用論理的概念，對人們底覺察，在腦中加以改製之功。只是這個樣，經驗纔能發生了出來，在純粹的覺察中，經驗實在還沒有成立。只是實質的理解力使用法，纔能會把現像底界域改變成了經驗上這一種排比整齊與澈底認識的界域。這樣一來，經驗派的認識理論，遂被克服，並且遂被證明，只是在官能覺察，與理解力概念，即與所謂範疇的，互

相贊襄協助之中，經驗纔有可能。康德還更爲確切地排列官能認識與超官能認識之階級，因爲他解釋外界的覺察爲物理學，內界的覺察爲經驗心理學，純粹觀感形式之認識——然則即係空間，數量，與時間了——爲純粹的數學。形上哲學的問題，絕對未曾被康德之所避免，但這個問題却也並來被他再從獨斷派的形上哲學方面作解釋了。因爲官能界無盡無量，所以牠的一致與總體並不能存在於牠的自體之內，乃僅存在於超官能界，即存在於形式與概念底世界之內的，而這個世界底基礎原則，則爲上帝。上帝爲超官能的，理智的宇宙大秩序中的原則，爲我人於官能方面凡在空間範圍內所能經驗，所能得知的一切事物，一切事理之原始源頭。但康德却明明白白地拒絕，對於這個形上哲學的原則，更向深邃處研究。他認爲是一種較佳之舉的，即在：「固然可以使我們離着那按照我們智力上有限量的一點能力方有可能的見地底邊岸愈近愈好，然而却是不可向那神秘思想上的大海洋裡揚帆遠颿的。」比這一句話還要再清晰地把康德素所懷抱純粹認識理論的目的，以及要擺脫舊日形上哲學的志願，說了出來，是不能會有的了。

康德關於認識的批判學說上的綱領，不僅只隱伏在他對官能界與超官能界之清晰的劃分裏，不僅只隱伏在他對於理智派與經驗派趨極端的獨斷學說之克服中，乃亦是隱伏在他對於人類官能能力與理智能力之間所劃分的界限之認識中的。至於說人類理性之性質，並非客觀物體之性質，至於說，官能認識所具有的前提，並非純粹理解力所具有之前提，至於說，人們不可以把官能的對像，錯認爲依理解力，以認識外界事物的主觀，這已經是對獨斷派形上哲學上的原則的錯誤，施以澈底之毀滅了。關於形上哲學上最末後之原則，究應如何，在康德之前，人們曾有過百年長久之爭論，但是在這個長時期裏，人們却從不曾醒悟，我們怎樣竟可以達到了這宗原則底認識上頭來的。整個中時代裡這全盤經院學派的概念爭論，多樣地萎弱，多樣地空虛，康德曾有一句批評的話說：「這一批人們，去向牡山羊擠奶，而其他一批人物却把漏孔的篩子拿來，作爲承接乳奶之器具。」

這一種無益無用，絕無生發力量的舉動，一到了康德，便要不得不永久過去了；一切獨斷派的形上哲學，以及神學，都一律經康德之所視為應行予以克服，然而那一種把我們的官能覺察，即已視之為認識，而趨重現實的經驗主義，也是經康德視之為應行一樣克服的。康德在他這一篇教授就職論文中，業已將我們經驗界內官能經驗部分，與理智經驗部分之共同作用清清楚楚認識了出來，這一點，便是康德對於他後此先驗的觀感說 (Transzendentalästhetik) 與論理學，那麼就是對於概念的與觀能的認識之研究，奠基之所了，不過這一種的認識，却應當是與純粹的感覺無關的，是由純粹的理性中來的，是具有概念 (範疇)，與先驗的觀感 (空間與時間) 的，並且還是向經驗界上去使用的。假使人們由「純理性之批判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一部著作，向康德以前之著作，作一反觀時，那麼人們就可以知道，康德所新創批判哲學之思想，已經在康德底腦中活躍到了甚麼樣的地步。那當然是一定的了，康德這些新思想底積極發揮，當然是只能實現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中的。康德自己曾承認說：「我在我那篇教授就職論文中，只求從消極一方面，把理智思想底性質表現了出來，即亦滿足，以便這些理智思想，不至於成了以對像確定性靈底定義了。」

當在康德這篇：「論官能界與超官能界之形式與原則」的教授就職論文出版時，康德已經到了四十六歲。他這時不僅只對於他所創的新哲學，業已採取決斷的步驟，乃是也將啟明運動所含於內部的矛盾予以克服的，這至少從認識的問題方面說是這樣。康德這時可以說是在至為深遠的原理原則的問題中，已經把直至當時還壓迫着任何一位同時哲學家的獨斷主義桎梏悉行擺脫掉了。可是他自已對於他貢獻底價值的思想，却非常謙虛卑下，並且深覺惶惑不安，如果他的這貢獻，經人們用偉大的言詞予以宣揚時。因此他也是極不愛聽的，當在他的朋友瑪爾苦斯·赫慈 (Marcus Herz) 把他和當時的大文學家雷興氏 (Lessing) 作比較時，並且任何讚揚他的言詞，他無不加以拒絕，他曾說：「因為實實在在，我並沒有可以堪當這種讚揚的一種功勞的，並且我總是覺得

人們要是以爲我應行有這種榮譽的話，那麼我就彷彿聽見說這話的人立在我的身邊，作着譏嘲我的言詞似的，並且還要把人們稱讚我的話作成了惡意非難我的機會了。」

康德這一篇論文發表之後，他登時就明白了過來，他的那些新思想，在他這一篇論文中，吐露得多樣殘缺不充足。因此他的意思之間，是要想再寫一篇新著作，把官能性與理性之間的界限，愈加向精確處，切實發揮一番的。這一種著作，是他想要急速寫成的，他希望在一七七一年還要把牠完成了起來。其實，他所要寫的這一部新著作，竟至整整需要了十年的時間，而在內容上，也竟至遠遠超越官能性與理性之間劃界的原來計劃，而成爲一偉大的新哲學系統了。在這十年之中，康德曾經歷了他創作心理上至爲神奇的，深深令他感到愉悅的情況，因爲他覺得，他的思想泉水一般湧溢，波浪一般起伏，自行向前奔流，因而竟彷彿由他的這些思想自己的力量之中，自行發生了一個新的世界出來，甚至連他這位思想家自己也不得不以驚奇與敬畏，立於這個世界之前的了。可是進入這個新世界的行程，却不是沿着便利的道路前進的；像隔層連綿重疊一般的困難，起於前進者每一步驟之前；但是恰恰在這一點之中，便是隱藏着精神上體驗領略底優美與偉大了。

康德這一種創作的過程，文思底湧溢飛躍，一經敘述了起來，簡直是一篇優美的敘事詩；他的這創作過程，是他在書信之中，曾寫給了瑪爾苦斯·赫慈氏的；康德精神上的經驗愈激盪飛躍，他向人報告他的思想的樂趣，以及他對於他年幼的友伴瑪爾苦斯·赫慈氏的文字友誼，就要愈加巨大了。至於說，康德創作上的頂巔時期，也就是他同赫慈氏的友誼底頂巔時期，那這並不是偶然的事體的。因爲一切人們之中，只是那在康德思想完成時底苦樂狀況中，最能了解他的一個人，現在纔能是和他最靠近和對於他的敬重最有把握的一個人的，而像這樣的一個人，却就是瑪爾苦斯·赫慈氏了。當在康德把他的上述那部巨大著作完成了起來之後，他已經五十四歲了，而赫慈氏則三十一歲。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竟這樣密切了起來，簡直使二人之間，非有一種巨

大的，共同的精神經驗，絕不能會密切到了那樣的地步的。他們二人俱皆明瞭他們這一種的接近。康德向他的年幼的朋友，除了寫他腦中現在所充塞着的思想之外，並沒有其它的事體，可以能寫給他了。他們的文字交情，竟這樣地巨大，簡直令人們覺得，那就要是不合的了，如果康德抒寫與他的思想無關的，其它的信件時，康德自己的言詞曾說：「因為要給您寫空空洞洞，而與我的思想無關的信件時，那這似乎就非您之所要求的了。」赫慈氏又是極其關心的，他生怕他的這位朋友軟弱的體質，不能忍受那巨大的工作，和精神的激盪，因此他就很操心地給康德出了不少醫藥上的主意。康德對於這種醫藥上的主意，深覺欣感，但他很認識他自己和他的身體，並且他知道，甚樣的方法，與他方能至為有所裨益，不過僅只是一位有哲學頭腦的醫士，方能了解他的身體，他曾對醫士說：「您儘管去把那大批形形色色，種類至為不同人類底性質研究一番吧！我的性質，任何一位非哲學家的醫士，都要會把牠破壞了的。」赫慈氏就是這樣的一位有哲學頭腦的醫士，他知道，他的這位朋友，不會停筆休歇的，當他不曾「把他的荆棘的，和堅硬的土地弄平，和弄得可以令一切的人們均皆可以耕種」時，他決不肯甘休的。

在一七七三年，康德已經知道，他的這一種創作上新的嘗試，簡直就是叫作整個建立先驗哲學了，而立在他這先驗哲學底發端上的，便是他的「純理性」之批判的了。社會上的一般人士，能得知道他這創作計劃底偉大麼？人們決定會談論他這計劃的，決定會有些錯誤的期待，到處流行着的，決定人們會相信，康德將要創作一部新形上哲學，而這新形上哲學，是將要完成舊日的形上哲學的。凡為人之所不懂而起的名聲，比為人之所懂而起的名聲，大半還要更為人之所喜，更為傳佈得廣遠的。以此之故，康德也是心內深感不安的，當在柏林 (Berlin) 啟明運動底領袖尼可萊氏 (Nicolai)，把康德像片發表在「普通德國書庫 (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雜誌上時。康德所抱的宗旨，是絕不要惹動社會上的注意的；他極其不喜虛偽的讚揚之詞與強造



的譽言，他只願在安靜與謙虛裏寫他的著作。可是究竟誰能是瞭解他的這著作的呢？在這一點上，康德只是希望於他的朋友們了，尤其希望於赫慈氏。關於這一點，康德曾有言曰：「但是自一個人那兒，他在一切經幸運引至我的眼前，而為我的聽講者的人們之中，是能最速，最確切地理解我的思想和理念的，我單單可以希望，他在短時期之內，即能得以達到瞭解我的學說的地步，唯獨這一種瞭解纔能使一種決斷我這學說底價值的判斷有可能。」康德底話雖然如此說，但他却不得不經歷，甚至連赫慈氏與門德爾遜氏在他所關的這新道路上，也僅只是很遲慢地追隨於他的身後的。

那並非本書底使命的，來對康德底批判哲學作系統的敘述。因此那也一樣並非本書底使命的，把康德於一七八一年所出版的「純理性之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一書中之問題與解答，拿來作逐細之發揮。康德思想過程上批判主義之時期，在我們均皆視為康德底一條人生道路與精神道路，而他的批判主義底最高峯，也是一樣地經我們視為康德人格底大成的。完全和批判主義由覺察與理解力二者間之共同作用中，以理解認識機能的情形一般，這樣我們也是來由人類的經驗與哲學的貢獻二者間之共同作用中，以理解人類人格的。我們業已將康德到最高峯的貢獻去的道路，全都看入了眼中，所以我們現在應當向這最高峯的地帶上，就是向康德給人類的精神所奪取的一帶地帶上從遠處和近處普通觀察一遍。不過在本書中，著者底目的只在陳述「純理性之批判」一書中之大綱與普通的理念，以便這樣可以將康德所倡新哲學之性質與空氣暗示了出來，因為康德這新哲學底內容，實在是業已屢經各哲學家之所陳述，況且各哲學家之陳述中，固不乏高明出色之作，故此處可以不必再多事反復重述。

康德和他的問題所牽涉的歷史上的情勢，還曾經康德在「純理性之批判」一書之第一版序言中又作有一次清晰的敘述。他這一篇序言底大意，是說形上哲學業已成為永遠不停止的爭端底戰鬥場所，以前號稱「科學之

王 (Königin der Wissenschaft) 的形上哲學，現在反而陷入「一種老朽腐敗的獨斷主義」底統治之下，並且當在他們見到他們大家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均皆枉然無效時，遂即起了漠然無關的心理，於是形上哲學竟又落入這一派漠然無關的人們 (Indifferentisten) 愈加惡劣的統治之下。但是恰切因為人們對於我們思想上最大對像的這淡漠無關的心理，所以纔愈加顯得，那是重要之舉了，把我們認識上最困難的事務，就是把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認識的事務，再從新拾了起來，繼續向深邃處加以研究。並且那也是重要之舉的，把一座法庭組織了起來，法庭一經組妥，那這法庭便可以排除那一派無底的強霸不合的言詞，和確保形上哲學上正當有理由的要求的了，而像這樣的一座法庭的，却就是康德純理性之批判的了。至於說康德在這個字樣之下之所瞭解的是甚麼，這我們可以引他自己的言詞來說明的，他說：「純理性之批判，就是對人類理性能力之批判，尤其是對於理性可以擺脫一切經驗，以謀求的那一切認識之批判，因而便可以決斷，一種形上哲學究竟有可能與否，並且也還可以把形上哲學底源頭，範圍，以及限界確定了出來了；但是一切的均須由原理原則之中，確定了出來的。」康德這話，已經把他這部主要著作題旨底輪廓清晰描畫了出來，就是他是要對於非由經驗中來的認識，即所謂「先驗的認識 (Erkenntnisse a priori)」，作一番批判的研究的了。縱然康德這一種任務，仍還名之為形上哲學，但他這一種任務其實是一種「認識之批評 (Erkenntniskritik)」，或者也可以說是對形上哲學究竟是否有可能之問題作研究的。至於說一種這樣的批判在牠末後的功效中，以及在牠對歷來哲學上的傳統，勢必不能不達到了徹底改革的地步，那這還是康德自己的見解的，因為哲學所負的責任，在康德是視之為「應行將由誤解哲學所生出的眩惑學說予以剷除的，縱然在這宗剷除的工作上，還能有這樣多素為人們之所稱讚，之所喜愛的虛妄狀況，不得不被毀滅沈沒。」在「純理性之批判」第二版底序言中，康德曾特向我們指示那些偉大自然科學家之模範行動，因為它們澈底明白，人類之理性所能見得到的事物，僅為理性自己所創造的事物

，並且可以能逼迫大自然對於它們的問題給予答復。由這同一的態度之中，「純理性之批判」提出問題來，討論認識之性質。可是為解答這個問題，所需要的方法，却是與在獨斷派的陣營中，然而也在神秘學家，以及哈曼氏 (Hamann) 一派的情感哲學家底陣營中所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的。歐洲舊日哲學上的澈底精神，是還沒有死亡的，並且還不會為「一派喧嚷須要適合天才的自由之時與樣的呼聲」之所毀滅了的。非常澈底的，和像大建築師建築房屋的一般，康德展開他的認識底批判，這批判，既可以說是整個啟明運動上種種趨向底大綜合，然而亦可以說是康德自己哲學精神上的綜合了。

由上面所說各方面的情況上看，我們簡直可以說：「純理性之批判」，實在是一種哲學上的裁判了。

本館代售南京國立編譯館出版書籍一覽表

書名	原著者	編譯者	冊數	原價	折合聯幣價
日本通史	古田良一	張欽亮	一	十四元	二元五角
日本明治維新簡史	張水淇	補欽亮	一	八元	一元五角
日本綜合二千六百年史	栗田元次	張欽亮	一	八元	一元五角
日本文化史	辻善之助	俞義範	一	四元五角	一元八角
中日文化之交流	華錫爵		一	二元	一元八角
有機化學	田逸君	任紹琪	一	二元	一元八角
學徒制度與技術教育			一	四元	一元八角
國文法詳說	陳子達		一	四元五角	一元八角
法學通論	高維藩		一	十元	一元八角

# 數種發現之回憶

張春霖

光陰荏苒。迅逾不惑之年。頭童齒豁。難免無聞之謂。溯自研究動物分類學以來。自國立東南大學生物系。而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而法國巴黎大學。而巴黎博物館。而倫敦博物館。而靜生生物調查所。易地四五。為時念年。碌碌終日。成績何在。每念及此。不寒而慄。惟數年內。亦不無少數發現。今擇其記憶所能及者。綴述數條。聊當回憶與自勉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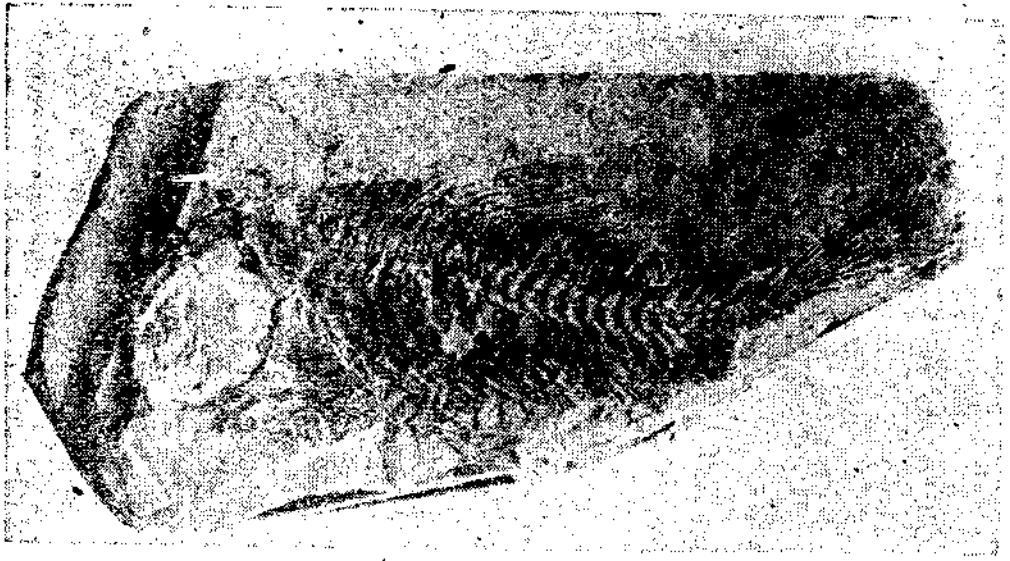
## 盲鰻

盲鰻之學名為 *Photichthys argenteus*。屬脊椎動物圓口類盲鰻科。在此屬內。全世界只有五種。一種產於日本海。鰓孔八對。舌根在第二對或第三對鰓間。牙齒上顎左右各十一個。下顎左右各十二個。一種產於日本海岸。鰓孔六對。舌根在第二對鰓間。牙齒上下顎左右各為九個。一種產於美國加利佛尼亞海濱。具十二對鰓孔。舌根在第五對鰓及第六對鰓之間，牙齒上下顎左右均為十個。一種產於南美智利海岸。鰓孔十對。舌根在第七第八對鰓間。牙齒上顎左右各十一個。下顎左右各七個。一種產於南非洲及新錫蘭海濱。鰓孔六對。舌根在第一對鰓間。牙齒上下顎左右各為十個。此次發現於中國者。即與第二種同。其形體極似鱈鰻等魚。目不發達，故名盲鰻。全體無鱗。鼻孔一個。在頭之極前端。口在鼻孔之後下方。鼻孔及口旁各有兩對小鬚。上脰有齒

一。舌部有齒二行。前行中間之三齒。基部相連。後行中間二齒。基部亦相連。舌根在第二對鰓間。鰓孔六對。距頭頗遠。腹鰭發達。背鰭只尾部有之。體淡棕紫色。背之中間有一白條。由頭達尾。自福建福州探得。此魚喜棲居海濱淺水中。此次發現於福州。想係偶逆江水而上游之故。在海濱時。時常浮游水面。或潛伏岩石縫隙中。喜追逐軟骨魚類。以口吸着其體上而行寄生生活。一着魚體。生長極速。能於數點鐘內。增加體長五六吋。因其有害魚類。故漁人均惡之。圓口類為脊椎動物六綱之一。其他五綱。如魚類。雙棲類。爬蟲類。鳥類。哺乳類。中國所產種類繁多。惟圓口類在分類上佔重要位置。尙無人探得。前北大解剖教授雍克昌先生。曾託為採尋中國圓口類標本。愧無以應。今發現此種。不特脊椎動物類分學上一重要缺陷。得以補足。且對於雍先生之囑託。亦可以塞責矣。

### 鯽魚化石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屬鯽科。生活標本為中國最普通之食用魚類。分佈亦廣。幾到處可見。推其化石。非特在中國尙未探得。即全世界亦未發現。十數年前。山西銘賢學校 Wilson 氏。在太谷東南數里一小村中。買得一化石。適美國加利佛尼亞大學教授及華盛頓 Carnegie Institution 研究員植物化石學家 Chaney 博士在晉調查。Wilson 氏轉送於彼。Chaney 博士帶至北京交於地質調查所。由該所轉交霖代為定名研究。經鑒定結果。知為鯽魚化石。此化石頗為完整。惟頭之前部破裂。自眼以後完整。眼下骨片甚大。前鰓片小於鰓片。鰓片長方形。上有放射形紋間。鰓片三角形。有二十九脊椎。及一尾椎。肋骨發達。為十四對。背鰭長。有二硬刺。後者堅強。後緣具許多鋸齒。更有十七個分歧之刺。背鰭第一刺。距前鰓片之後緣。轉尾基為近。胸鰭低。幾達腹鰭。腹鰭不達臀鰭。臀鰭破裂。尾之下葉破裂不存。上葉有九長刺。六短刺。背鰭下刺發達。臀鰭



石 化 魚 鯽 圖 一 第

上刺有五個。側線明析完全。鱗片大。側線上有三十鱗片。側線背鱗之間。有鱗片五行。側線與腹鱗間。亦有五行鱗片。鰓片高四十五耗 (mm)。長三十一耗。體高 (在背鱗前) 九十八耗。體長 (自前鰓片後緣至尾基) 二百三十三耗，頭高七十四耗。背鱗基部之長九十耗。自山西太谷上新統採得，距現時約為八十萬至一百萬年。此標本較現在北方所產鯽魚約大二至三倍。在長江以南所產最大最希少之鯽魚或有與之大小相等者。

### 花魚

花魚 *Paralepido Cephalus yui* 產於雲南石屏。花魚石屏土名也。此魚不但為一新種。且為一新屬。外觀頗似花鰱。但背鱗居腹鱗之後。且尾不為圓形而為切形。是其不同之點。又近於 *Lepido Cephalus*。但頭及全體無鱗片。是其不同之點。故定為一新屬。而名之為花魚屬 *Paralepido Cephalus*。至種名則以已故蝦學專家喻兆琦氏之名名之。屬之特點。為體長而稍側扁。眼小。眼下有一兩尖刺。口向下。六小鬚。四在口上。二在口之兩旁。頭及身上均無鱗。背鱗居腹鱗後。背鱗短。在背鱗後。尾切形。其種之特點。為體長而微側扁。尾基長而細。頭小而尖。眼間距狹。眼小。眼下有一兩尖刺。六小鬚。

四在吻上。二在口旁。吻尖。體及頭均無鱗。無側線。背鰭與鰓孔之距離。等於與尾基之距離。但在腹鰭之後。腹鰭地位與吻及尾基等距。臀鰭地位與腹鰭及尾基等距。胸鰭不達腹鰭。尾切形。體長七十耗。為體高之七倍半。為頭長之五倍半。頭長為吻長之二倍半。為眼之七倍。背鰭七刺。臀鰭六刺。腹鰭七刺。體側有大黑點二行。其上有小點一行。背部有十黑斑。五在背鰭前。四在其後。一居其下。尾基有一黑點。背鰭及尾各有四行黑點。

### 卜氏魚

卜氏魚 *Gobiobotia bouleengeri* 屬鯉科。乃由四川探得。用以紀念英博物館卜朗日 Boulenger 氏者也。卜氏在英倫博物館任職數十年。曾發表研究論文九百餘篇。專著如雙棲類彙誌。爬虫類彙誌等。劍橋大學所出版自然史中硬骨魚部。亦由卜氏担任編輯。以上均全世馳名不朽之作。卜氏係比國人。時由英返比而到巴黎探友。與巴黎博物館路爾 Roule 貝雷格蘭 Pellégrin 諸教授尤親善。霖在巴黎。時得領教。此種魚之鑒定。亦由卜氏及貝雷格蘭氏之指示為多。故以此新種之名名之。卜氏後退休願養於比京故園。時來函託寄中國薔薇植物。藉研究以消遣。霖著中國鯉科誌出版時。猶來函獎勉。自歐陸不靖。而音訊遂斷。巴黎舊日諸先生。亦不知何往。因寫卜氏魚而聯想及之。此類魚以前只在中國天津發現一種。名 *Gobiobotia papouheimi*。卜氏魚與之不同之點。為眼較小。體較高。胸腹鰭均較短。尾之上葉較長。故知係另一種。今述其情況如下。體長而後部側扁。腹部扁平。排泄腔對腹鰭基部與臀鰭等距。頭大。口在頭之腹面。作彎弓形。鼻孔較眼為大。近於眼而遠於吻端。眼小。居頭之側上部。近於吻端而遠於鰓孔。眼間距稍凸。吻圓純。有八條小鬚。前面外側一對在口角旁。前面中間一對。位置較外側者稍在前。後面外側一對在眼之下方。後面中間一對。在鼻孔之下方。背鰭

無硬刺。其第一刺較第一腹鰭刺稍在前。距吻端及尾基相等。胸鰭不達腹鰭。腹鰭不達臀鰭。臀鰭短。尾叉形。上葉略大。鱗片圓形。體側下部及腹部無鱗。側線完全。居體中部。鰾小。包於骨殼內。喉齒二行。酒精浸製標本淡黃色。背上有黑點一行。約六七個。體側有黑點一行。約為九個。

### 乾條魴

體長而微扁。梭形。背鰭之前部為體之最高處。頭長。其前端尖。目在頭之側面。中等大。鼻孔近於目。口斜而大。居頭之前端。上下顎等長。下顎之中間有一硬突起。而上顎與之相當之位置處有一凹。無小鬚。側線完全。鰾大。分二部。喉齒尖。其端作勾形。二行。鱗小。在側線上有鱗九十。側線與背鰭間有十五行半。側線與腹鰭間有七行。腹鰭基部有一較大之鱗。背鰭無硬刺。其基部距尾基較距吻端為近。腹鰭與背鰭相對。胸鰭不達腹鰭。臀鰭短。尾深叉狀。體上部灰色。下部淡黃。沿側線有黑斑一條。此種與中國其他魴屬各種不同之點。為側線上有較多之鱗。及口之形狀不同。採自雲南石屏異龍湖。屬鯉科。學名為 *Barbus normani*。所以紀念英博物館魚學專家 Norman 氏也。

### 花魴

花魴之學名為 *Barbus reami*。屬鯉科。其名所以紀念英博物館魚學大家 Ream 氏也。體長而微扁。尾柄長而扁。吻長而尖。口頭之尖端微向上傾。下顎較上顎略長。小鬚兩對。目大。在頭之側面。喉齒尖而上端勾形。三行。側線完全。鱗中庸。五十五個沿側線上。八行半在背鰭與側線間。五行半居側線與腹鰭間。腹鰭基部都有一大鱗片。鰾大。分二部。背鰭有硬刺。其第一刺距尾基之距離較近於距吻端之距離。胸鰭不達腹鰭。腹



鰭不達臀鰭。尾叉形。體淡黃色。上半部之鱗片上有黑點。此點排列成行。下半部無之。此種與前種相近。惟背鰭有硬刺。側線上有鱗片較少。有小鬚。及體上半部有黑點成行爲不同耳。採自雲南江川異仙湖。

### 任氏魚

任氏魚之學名爲 *Coreius Neni*。亦屬鯉科。體高約爲體長五分之一。頭長約與體高相當。體長。背部凸起。頭平扁。眼小於鼻孔。約爲眼間距六分之一。頭長十三分之一。吻爲頭長五分之二而等於眼門距。口大。在頭之腹面。微彎。口角各有一小鬚。小鬚稍短於頭。後及胸鰭基部。排泄腔居腹鰭及臀鰭之間。側線頗直。背鰭第一刺。距吻端較距尾基爲近。無硬刺。胸鰭長。達於腹鰭。胸鰭基部有一大鱗片。腹鰭短。不達排泄腔。其基部亦具一大鱗片。尾叉形。顏色淡黃。背鰭有不分歧刺三個。分歧刺八個。臀鰭有不分歧刺三個。分歧刺七個。側線上有鱗片五十七個，體長三百五十耗。此種與 *Coreius snyderi* 之區別。爲口特大。胸鰭及小鬚特長。產於四川。

### 墨鯉

鯉爲中國淡水食用魚最普通之種。分佈最廣。產量亦多。幾於婦孺皆識之。似無新奇之種可發現矣。乃於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四川所採標本中。發現一種。其構造特性。甚近於鯉魚。可爲同屬無疑。惟頭較小。背鰭與側線間有較多行之鱗片。顏色較黑。故知爲另一種。而以巴黎大學理科動物教授 H. Rabaud 氏之名名之。以作紀念。其學名爲 *Cyprinus rabaudi*。亦屬鯉科。體高爲體長三分之一而不計尾。頭長爲同上體長四分之一。體長而扁。口在吻端。眼之直徑爲頭長四分之一。爲眼間距之三分之一。吻爲頭長三分之一。小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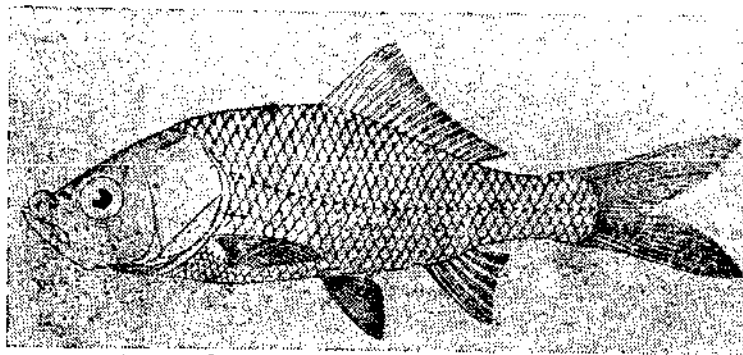
兩對。其長為頭長七分之二。排泄腔在臀鰭前。鰾分兩部。喉齒三行。其數目為三、二、二。鱗片中庸。在背鰭與側線間有鱗片七行。是其與普通鯉魚之異點。側線與腹鰭間有鱗片五片。背鰭第一刺距吻端較距尾基為近。其第三硬刺並具有鋸齒形之小刺。胸鰭長等於頭長。腹鰭短於胸鰭。臀鰭短。其第三硬刺具有鋸齒形物在後方。尾叉形。體灰色。鱗淡黑。背鰾有三硬刺。二十分枝之刺。臀鰾有三硬刺。六個分枝之刺。側線上有鱗片四十五個。一標本採自嘉定。一標本採自鄞都。

### 貝氏鯉

前述與普通鯉魚相近新發現之墨鯉。已略誌其梗概矣。於雲南所採標本中。又一與鯉魚相近之種。亦為一新種。余名之為貝氏鯉 *Cyprinus Pellegrini* 所以紀念法國巴黎博物館魚類研究所教授 Pellegrin 博士者也。教授初習醫。卒業於巴黎大學醫科。後又入理科。最喜研究魚類。在博物館研究三十餘年。余在法研究。均由教授指導。朝夕過從。獲益匪淺。故以此種名名之。藉作紀念。此種與普通鯉魚相異之點。為頭較大。眼間距較闊。無小鬚。口向上翹。側線與背鰾間有鱗片六行。有三標本。均採自雲南通海。

### 雲南鯉

雲南鯉 *Cyprinus Yunnanensis*。與前種最相似。亦採自雲南通海。其與前種不同之點。為眼間距較狹。吻較長。及有小鬚一對。只一標本。今說明之如下。體長



第 二 圖 貝 氏 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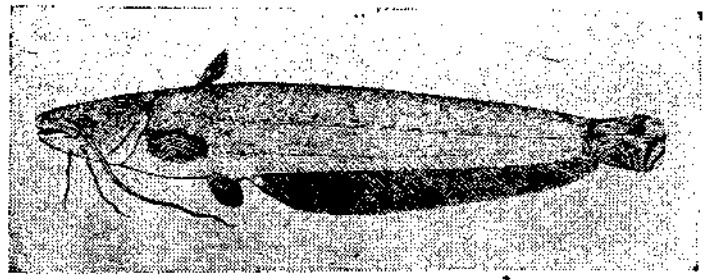
而扁。腹部丹。排泄腔在臀鰭前。頭大而長。眼間距狹。眼在側面。其直徑小於吻。口大而斜。向上翹。有小鬚一對。背鰭長。有四不分歧刺。最後者堅強而後緣有齒。分歧之刺十九個。第一背鰭刺與腹鰭相對。距尾基較近於吻端。胸鰭幾達腹鰭。腹鰭不達臀鰭。臀鰭具三不分歧刺。最後者堅強後緣具齒。分歧之刺五個。尾叉形。鱗片大。側線完全。喉齒三行。其數目爲三、一、一。

### 滑魮

滑魮 *Liobarnus Kingi* 採自雲南晉寧縣。屬魮科與 *Liobarnus nigricauda* 相近。但身體特短。顏色亦異。故知爲一新種。體長九十五耗。爲體高之五倍。頭長之三倍。頭長爲眼直徑之十三倍。吻之三倍餘。眼間距之三倍半。背鰭六刺。臀鰭十二刺。體長。尾基扁形。頭寬大而平扁。眼小。口大。下顎稍長於上顎。上顎上之齒帶。其長爲寬之四倍。四對小鬚。眼間距寬而平。鰓孔大。體光滑無鱗片。無側線。第一背鰭具一硬刺。第二爲柔鰭。低而長。胸鰭亦具一硬刺。腹鰭小。臀鰭中等長。尾圓形。全體灰色而滿佈黑色細紋。背鰭中部黑色。其基部及尖端淡黃。胸鰭之色與背鰭同。腹鰭與臀鰭均淡黃而具甚多黑點。尾黑色。其上下邊緣及尖端則淡黃色。

### 扁魮

扁魮 *Glyptosternum yunnanensis* 屬魮科。採自雲南。體長形。前部平扁。而尾基側扁。頭扁平。鰓孔甚小。其孔不達於腹面。眼甚小。鼻孔每側之兩個距離甚近。中間有一小鬚。即鼻鬚也。顎鬆粗而短。口下有四小鬚。唇摺寬而連接。齒大能動。成漿狀。上端寬而扁。上下顎各有二堆。體光滑無鱗。側線直。背鰭七刺。第



第 三 圖 亞 洲 六 鬚 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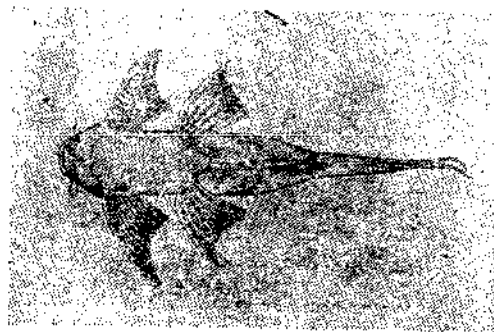
一刺距鰓孔與距腹鰭之第一刺約相等。有一較弱硬刺。柔鰭長而低。其基部長於第一背鰭及臀鰭基部之和。胸鰭達於腹鰭。有十八刺。有一較弱硬刺。此刺之下面有紋。腹鰭不達排泄腔。有七刺。尾半切形。酒浸之標本體淺棕色。腹部黃色。此種與 *Clypeosomum vinciguerrae* 相近。唯身體較長。分歧之胸鰭刺數目較多。故知為一新種

### 亞洲六鬚鯰

亞洲六鬚鯰 *Silurus Wynaadensis* 屬鯰科。其與普通鯰魚不同之點。為有六小鬚。普通鯰魚只有四小鬚。Day 氏初發現於印度 Wynaad 地方。在中國尚未發現。數年前於廣西標本中發現此種。在分佈上添一新紀錄。此標本採自廣西龍州。體裸無鱗。長而扁。頭寬而平。眼小。上顎鬚約為頭長二倍。下顎鬚二對。在頭腹面。內中一對較在前。均達胸鰭。口闊。上顎長於下顎。鼻孔分離。前對較後對為大。上下顎均有細齒。背鰭小。內硬刺。位置稍前於腹鰭。胸鰭不達腹鰭。具一硬刺。腹鰭達臀鰭。臀鰭長。尾近切形。側線直。

### 摺鯰

摺鯰 *Pseudocheneis sulcatus* 屬鯰科。亦為一稀奇魚。今述之如下。體長而裸出。背鰭以前平扁。頭亦平扁。眼小。鼻孔二孔隣近而中間有一小鬚。上顎小鬚短。不達



第 四 圖 摺 鯰

鰓孔。下顎小鬚二對。外面一對較內面一對為長。口小。唇厚。唇上有突起。齒細小。兩顎均有之。胸部有二  
十一條橫摺。背鰭有一弱刺。在腹鰭之前。柔鰭與臀鰭相對。胸鰭有甚寬之刺達於腹鰭。腹鰭幾達臀鰭。尾圓  
形。下葉較長。採自雲南。

本館收稿章程 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修正

- 第一條 凡屬討論正當學術之書籍除由本館自行編譯者外如有未經刊布之書稿本館認為合於需要時亦得酌予買受
- 第二條 著作人得將所編譯書籍之全部稿件或將編譯計畫(包括編譯方法字數內容全書目錄成書日期等)連同一部樣稿提交本館審查如係譯述時原書應一併送審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 第三條 著作人將稿件或計畫送請審查時應開列真實姓名年齡籍貫簡明履歷通信地址等并須留存印鑑
- 第四條 稿件或計畫在提交審查期間來函催詢者概不答覆審查期間以兩個月為準必要時得酌予延長
- 第五條 稿件或計畫經審查後由本館通知是否採用或試行編譯但不採用者除原稿外概不退回
- 第六條 稿件如經採用本館得酌量編譯情形及內容付給稿費惟最高額每千字不得逾十五元如係表格圖像等得比照酌付稿費
- 第七條 稿費應於全稿審訂完畢簽訂契約時領取但經交稿在全書一半以上者得照已交字數按每千字四元預支俟簽訂契約時再行清算試編或試譯之稿件不得預支稿費
- 第八條 計算稿費應以本館最後簽訂之字數為準
- 第九條 成書日期及字數經商定後著作人應於期前將稿件交齊如於特別情形必須延期或對減字數者應先得本館之同意
- 第十條 計畫經本館審查合格通知採用或試編試譯者如有左列情形之一時原審查應即失效并由本館另行覓人編譯該書(一)自通知採用或試編試譯日起逾六個月迄未交稿者(二)一部稿件交到後逾三個月迄未繼續交稿者(三)已屆約定成書日期所交稿件尚未及一半者
- 第十一條 稿件在未全部完成前本館認為有中止編譯之必要時得隨時通知原著人中止編譯其已送館稿件得按照最後審訂字數酌給稿費
- 第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本館修訂之

# 日本之思想文化

(續)

## 第五章 日本佛教與其思想

### 一、佛教之私知性格

#### (甲) 佛教在知識上之訓練

涉獵佛教書物愈進，則愈能了解，佛教乃最關心於知識上之訓練者矣，如讀佛教中比較優良之書物，則此種感想必加深切。然今日佛教中人，恐未必視佛教為如此，吾人雖欲不懷若是之疑念，殆不可得。夫戒，定，慧，云者，容或為佛教之三學，亦未可知。然映入我輩腦中之佛教，則其戒若定，似仍未與知識上之訓練分離者也。

試考三學意義在歷史上之發展一事，竊思甚有意味。抑即關心佛教之人所應考究之大課題也。不佞今茲所指佛教在知識上之特質，竊思佛教雖經移植於日本，依舊未嘗因而失去。不佞以為佛教對此後人間生活所供給者，未有比知識上之訓練一事更大者焉。佛教若與現代之社會思想相逢，則似乎已臨危機，然就佛教遺產中之

三枝博音著  
舒之鑒譯

「有生氣者」而論，試問應作如何之感想乎？

(乙) 佛教觀念論未克發展

最近有所謂「觀念論之危機」一書，出而問世矣。著者乃阿爾徒爾（名）黎伊伯爾特（姓），蓋哲學家也。雖屬用德文選述之書，然未由德國國內出版。此人似乎近始發起哲學上之運動，願其運動，無論如何，亦非發生於德國國內歟。

究竟如何，姑不具論，總之，即觀念論亦經呼作危機，此點似可注意也。數年前，假設既出如此題目之書（若不知著者為何人時），必認其著述目的，端在意謂觀念論為無力，但今日卻非如此，蓋因強力政治之故，觀念論地位可危之呼號，必隨之而起故也。

黎伊伯爾特哲學家，則嘗意謂觀念論與人道主義，二者不可分離，任缺一，則兩者皆不能成立者也。然在今日之德國，則其人道主義，蓋有掃地以盡之勢焉。是即觀念論危機之呼聲所以發生之原因也。然於佛教，豈非亦復與其同樣，而竟認識危機之到來也耶？

至於佛教，若謂為人道主義，則微有不相稱處，而竟以「人間」作為問題也矣。佛教方面應與人道主義同時提倡之佛教觀念論，究竟既經促令發展至何程度乎？考黎伊伯爾特所稱觀念論，乃在德國康德以來之哲學思想傳統下所云然者，是故與其譯作觀念論，毋寧譯為理想主義，似較洽當。理想主義 (Idealism) 並非昔嘗認為樸素之觀念論。此理想主義必如何理解而後可乎？凡此問題，不佞皆從歷史上有所叙述矣。（拙著『日本哲學上之觀念論發達史』一書可資參考）。理想主義（或觀念論）之貢獻，則在極力提倡知識於人間生活內應佔優越地位一端。

此理想主義所盡之職分，竊思即在佛教，本來亦可同樣有所成就，第因日本之思想史上，亦復具有特質，

是以佛教未克使其固有之知識特徵，作有體系之發展。

(丙) 私知性格

佛教既於其中具有知識上之遺產頗為豐富，而至近世，竟未使其特別發展，果何故耶？人或答謂此乃由於佛教為宗教之故，亦未可知。然縱為宗教，亦又何害。如其中之知識遺產，果為優秀之物，則促其發展之人物，自應出現於佛教之內外。其所以未出現者，蓋由於近世日本（江戶時代）之思想家大都無力之故。然則非獨佛教家之罪也明矣。

不佞至是，乃不得不聲言日本過去儒佛道等觀念論，皆過於偏重私知者矣。此中以佛教之私知性格為特甚也。苟不充分認識此項事理，則佛教遺產之現代發展，匪夷所思矣。

最初倡言知中有公知與私知之別者，厥為山片蟠桃（延享至文政間之人，）蓋嘗對於佛教，加以深刻之批判，非他人所能及也。

蟠桃又稱私知為虛知，稱公知為實知焉。依斯人之見解，凡不能通於全部之事理，偏於一方而固執之事理，皆距離真理最遠者也。

即佛教內所云之迷妄是已。真破迷妄一事，試屬佛教方面之極致。然不知運命何以如此多乖，佛教卻因私知豐富而公知稀薄之故，而竟育成不見公知之迷妄，至於現代更形顯著矣。凡於宗旨之中，故事鋪張之知，多屬私知。一步踏入現實社會之後，則其知有如蟠桃所謂『中風病』或『如血液之不通』，不能通於全部，蓋屬於私之方面者也。凡不能臻於通行之地步者，即屬於私。彼嘗謂『己之身內亦如他人』，若是者私知之特徵也。

(丁) 知識上遺產之近代化



悟焉者安心或無心之謂，凡此皆屬於私知者也。非謂宜將若是之私知化為公知，首先卻非發起對私知之批判不可。蓋宜喚起踴躍私知中之佛教固有知識上之訓練，以促其發展故也。

以空海而論，如所著『十住心論』，具有如彼程度之構想之思想書，則在日本似屬罕有，然真言宗之學者，未將彼於各住心內巧為區別之淺略與深秘二處理方法，視為問題，而又未將深秘解釋內之屬於知者，使之明徹，果何故乎？

此乃屬於知之作業，非不可能者，屬於知之作業，卻與杜塞信仰之道有別，惟必有根氣，殊費手數焉耳。空海既謂為深秘而竟半途而廢未及暢所欲言，然促令空海在自然哲學上之長處更行發展者，竟無其人，抑又何故？就天台宗而論，最澄雖具優秀之理論性，然不知何故，竟未出有更使發展之人。道元在哲學上之思索力，雖屬無與比倫，然亦不過止於惠奘所能理解之地步，其故安在？即以親鸞之自然法爾而論，亦何莫不然，假使為歐洲之中世神學家，則早已造成偉大之哲學亦未可知。設有謂其不成哲學為得計之人，則不見親鸞反覆斟酌以事研求之態度可也。日蓮從歷史方面以下批判之眼光，則在日本若干宗祖之中，亦屬罕有。然從形而上學方面，詮索本尊（佛）之意義，尙且未及完成，至若日蓮從歷史上以下批判之見識，則不過原樣供諸祖廟之中而已。

佛教徒豈非亟宜自覺其私知之性格，使其知識上之遺產發揮光大，為人間生活之改善與發展盡力也哉？

## 二、佛教之遺產與佛教遺產之論理化

### (甲) 二種態度

佛教究竟對於文化之形成，有何貢獻乎？此類問題，在佛教及一般宗教關係之雜誌或新聞紙上，似乎迭有所論述。竊思今後此項疑問，容或尙須盛行提出，加以討論歟？果爾，則首先成為問題者，厥為提出討論問題

之人物。此等人物，大別之可得二種：（一）在其研討之根柢上，持有『唯願神佛宏佈』之根本態度者，（二）念及人類之福祉，每當意欲首先各自從距離本身最近之生活範圍，求其實現時，輒擬活用佛教遺產之人，由此兩樣人物提出問題，在本質上，大有差別。

若由前者提出，則唯有佛教方成問題也。至於後者，則人類之社會，即佛教歷來嘗發展於其中者，方成問題也。此等態度孰善孰惡，姑不具論，總之，以佛教遺產及佛教遺產之容納，作為問題時，根本上之態度有此區別，是即首先必須得知者也。否則再行認識佛教遺產一事。自始即已難成正當問題故也。所謂囿於佛教反不能了解佛教一事，與所謂拘於佛性反不能把握佛性一事（古時佛教之難題），絕非另一問題。

前述二種根本態度之中，後者方面，即（請易言以明之）不以所謂佛教之一宗教，或其中之一宗派，作其立場，而其所處之立場端在希求過去文化多由佛教形成之國民，今後更由佛教形成優秀之文化，若是之立場，固屬理所應有，惟直接與佛教有關係之人士，卻難於理解，而又難表同情者也。若在今日，則縱無理解，或不關心，容或尚能敷衍，然始終如此，卻為勢所不許。何則，佛教既經發展於社會之中，今後社會不得不令吾人探其根本態度，藉以重行認識佛教之遺產，且發明所以容納佛教遺產之方法故也。

不佞今出如此言論，佛教中人容或不假思索，立即推斷不佞乃認若輩缺乏對此問題認真考究之資格，亦未可知。良以從來之宗教徒既有如此推斷之癖，且一部分之批評亦復有此習慣之故。吾人固深知佛教本身，向由直接以佛教一宗教為生活之人士，憑藉實踐方法，有所支持。即於江戶時代，雖有多少差異，然憑客觀態度（即前述二種態度之後者），為佛教下讚美之批判者，在佛教之局外，亦嘗大有人在。然佛教之得以實踐保持者，初非由於此等旁觀者批判之所致也。總之，佛教無論善惡，其得以追隨歷史傳至今者，蓋一味希望佛教弘佈之人衆，或始終專為希求宗勢強盛而活動之人衆，有以使之然耳。

時至今日，亦復如是，蓋佛教文化，仍多由佛教徒（惟今昔情況決不相同）所支持故也。唯其如此，故從此等佛教徒之中，必須產生能對佛教遺產另行觀察，而又研討今後知識大眾應如何容納佛教遺產之人物，而後可。

曰僧侶不可徒爲宗派之爭，曰宗派之中不可爭奪勢力。曰不可甘爲人作葬儀，佛事，此乃佛教家輩之自肅運動，在明治時代，誠可謂最有意義之舉動也矣。雖曰如此，然非謂今則無須有此，且若是之問題，在今日却已成爲社會上之問題，若爲佛教本身計，甚至已達深刻之程度。不佞所欲言者，初非此種所謂『佛教改革』方面之問題。良以所謂佛教改革，已成老生常談，不佞但欲就其背後所藏之佛教教理或佛教思想，檢討其內容焉耳。

(乙) 「悟」之妄執化

竊思對於以上所述之意見，持反對論者，容或大有人在。——雖以佛教作爲問題，然一則曰社會，再則曰歷史上之發展，殊不知在佛教方面，則唯此『自身』方成爲問題者也。放棄『自身』之問題，又有何佛教之思想內容可論乎？——竊思如是云云之非難，容或將由佛教之所謂大家輩發出，亦未可料。即在具有此種思想之佛教家輩之間，豈非亦覺在今日而欲處理『自身』或『自己』之問題，已不若昔之高僧處理之容易乎？

佛教固已首先嚴格教示，簡人務須打破自作而又自迷之觀念——『我』——而後可。至於若是之方面，則在日本，亦復嘗有優越之佛教僧於思想與行爲多加訓練者矣。即於今日，容或亦有既經相當程度訓練之人。然在現代，卻有使『自身』離開社會及歷史而孤立之另一迷妄興焉。對於此一迷妄，則佛教至是罕有所教示者也。容或有人力言佛教方面未嘗說及如此迷妄，亦未可知，（不佞以爲並非絕未說及，必以何種方式有所論述無疑），縱令經論之內，未嘗明示，但現代人衆，卻不知何時，竟將如此一種新妄執，結於自身之心中矣。此『

自身」之生死一大事，蓋由自身想作。所謂不可迷於「自身」，即打破迷妄一事，在主觀方面，固優予爲之，易言之（藉禪宗之語言之），即能「見性」，顧此終乃集中於各個人之「悟」，要不外乎「私」耳。（茲所謂「私」，非必意指箇人而言，無非與公相對之意。）

然則其爲宗教上之智慧而又與現實的歷史社會相隔絕可想而知矣。至若離開歷史社會，有所思惟，或有所訓練，其爲一抽象態也明甚。不顧歷史社會，而任意於宗教之世界中所作成之「悟」，已屬妄執。曰迷妄，曰妄執，與其議論紛紛，稱爲惡而可惜之下等態度，毋甯謂爲缺乏真實之態度。

總之，凡不顧歷史社會，但在宗教內部作成之「悟」終不外乎「私」耳。不佞稱若是之「悟」曰私知。此種稱謂雖由不佞所創，顧「私知」一語，卻爲福澤諭吉所慣用者矣。

（丙）私知之「悟」

所謂歷史社會云云之思想，誠屬於近代者也。曰時代精神，曰歷史功用，曰社會機構，凡此思想皆至近代始成有意義之概念者也。迨入近代以後，乃漸次造成若是之現實。至於法華經之中，固嘗言及「治生產業」云云之事，然無論如何牽強，使其與今日之所謂社會統制或生產發展相結合，終覺格格不入。至於佛教，則自古亦嘗言及意指細工及技藝之「藝術」，顧其藝術無論如何，終不能與今日之「技術」概念，相提併論。洎夫近世，因市民社會漸次成爲現實，致令人間生活之構造本體，因而漸起變化，逐漸呈現至今所未有之相貌。

時至今日，若離開所謂技術，生產，統制等類社會歷史上之概念，則人間生活本體，即末由理解。是以縱令力求不陷於迷妄以思人間生活，亦不可得矣。設若頑固反對而勉強行之，勢必墮入抽象，非至成一妄執不止。曰技術，曰生產，曰統制，則絕未具有屬於私秘密痕跡，蓋屬於公，屬於社會者也。若憑歷來宗教概念中所造成之私知上之「悟」，則無論如何，亦不能規定之也。

此論一出，容或有人議論，以為佛教之「悟」蓋有所謂「血脈」或「相承」之事理，存乎其間，決不能謂「悟」為偏私之物，或屬於個人之物。倘所言果確，則吾人甚盼能以所謂「血脈」或「相承」之「悟」中所含歷史性為介，將佛教思想，引向人間生活之歷史發展方面。易言之，如有若是之遺產，則甚盼其論理化也。既云如此，然則凡曾經以無心態度誦讀法華經一經典之人，豈非竟能強其以人間所具論理思想，視為與生成之歷史事實對立也哉？

容或又有構論如次之人，亦未可知。依其見解，佛教初非始終僅以主觀上之「悟」為念者也。所謂意圖使人無階級，無區別，舉一切而「成佛」者之「大理想」，即佛教是已。曰「世法」，曰「俗諦」，若在佛教，卻非所忽視者，蓋一方面之重要事也。

至若以上之意見，則吾人所不絕於耳者也。佛教當然嘗在過去之各該時代，充分具有應各該時代之方法指導人間之機能，是故佛教對於人間之日常生活，亦嘗具有權威，亦未可料。然所謂「俗諦從真諦而起」與夫所謂「既得佛法，則亦能得世法」一類之事理，若在今日，豈非竟成佛教徒一時之安慰也哉？既得佛法於身之士，其於世法，進而指導始終埋頭於世法中之人衆，已達如何之程度乎？由「悟」而成「波羅蜜」，且由是而成社會上活動之源泉者，亦由於佛教固有之力否乎？總之，欲求由佛法而趨向世法之聯絡，若在佛教教理之中，未有既經論理化而又足以指導人間社會生活之思想時，其可得乎？

(丁) 佛教之遺產

佛教欲出其遺產中所具純屬心境者，純屬情緒者，純屬情感者，以作大眾感情訓練之資等類企圖——如在廣播電台諷經及普及盆踊（即中元節之舞蹈）其一例也——恐非佛教遺產之足以誇示者也。基督教所未具有之物，神道所未具有之物，而為佛教所特別擁有之遺產，究為何物，可得聞乎？恐未嘗有人提作現實問題，亦未

嘗有人考究者也。

佛教擁有在知識上優秀之物於其中，此則夙經內外識者有所論述之事實也。然此物之現代化，究竟曾經企圖實現至何程度乎？高楠順次郎博士決計從知識一方面把握佛教，夫若是之企圖，豈非一般佛教徒所更當注意者哉？世人有疑佛教為知識冷淡之物，為灰色之物，蓋不知佛教實為真知識而奮鬥，更不知佛教有由是而為吾人積蓄之遺產故也。以言佛教知識為冷徹之物，為抽象之物，為流於形式而易固定之物，誠屬明瞭之事，絕無可疑者也。唯其如此，方能將此知識，作為本來之知識而運用之，因是而作成之經典及論釋，誠不知多至何等地步矣。

然則曾經創立合乎典型之認識論及論理學否乎？至於佛教，卻非如此，蓋嘗教人應從萬緣各自運用人間之睿智者也。故未成立相當之論理學焉。至若因明，則不過所謂爭論之論理學中一小部分而已。不必斷言佛教之遺產獨在知識，試想假使知識上之訓練既經付之闕如，則佛教又將如何，只須明乎此理足矣。邇來天台宗之人士，似已發動一種傾向，意欲從其天台之教學中，取出足資現代教養之物，以向大眾公開，此誠可喜之現象也。

（戊） 佛教書譬如肌肉少而骨斗過於堅厚之事實

以言江戸時代僧侶為佛教而盡力之事業，厥為千方百計，以謀佛教文獻之保存一事。今之佛教徒之事業，可與江戸時代僧侶比擬者，即佛教教理之新解釋是已。易言之，即改變佛教教理之編成也。非僅在形式上改變，蓋從佛教教理中取出具有永續性者，更力求適應時代之需要也。若是之事業，外國人士或已先行着手，亦未可料。

實際此項事業之進行狀況，卻非不佞今茲所擬考究之問題。不佞所不能不更加論述者，厥為所謂論理化一事。不佞今茲所謂論理化者，乃姑且使用之名辭，似乎易於引起誤解，是故決非適當之用語。既非指論理學教

科書上所授『形式上之整備』等而言。更非主張遇事言理。凡與此類事理，皆相去頗遠者也。所謂論理化也者，蓋具有一優良之物云爾。質言之，即指始終保存問題中屬於本質之物而言。蓋謂思想之提出者，憑藉限於其時其地之物，保守所欲言之中樞思想焉耳。此自現代人言之，尤為必要。佛教（或一般東洋思想）卻於其中具有衍示之表現及誇張之形容，蓋已超過需要者矣。

一般之佛教書譬如芻斗過於堅厚之果實，非深入其中，不能嘗得甘美而又苦澁之微量果肉。無論如何；自現代人之趣向言之，滿紙盡屬不相適應之敘述焉耳。既經種種時代所附加之物，譬言之，有如水垢者頗多。今則此等水垢，亦非洗滌不可。

此外尚有較此更為必要者，即鑑定佛教之中，是否具有人間思想生活上所需世界觀之形成以及訓練各箇人性格時所不可避之物是也。假使具有，則作為過去人類所具遺產而尊重之，斯可已。此項事件在論理化之事業中，誠屬困難而又具有光輝者也。此類事業，嘗由江戶中期後之儒者，就中國先秦之學問，略有所為。為使讀者徹底了解不佞所言之論理化，自不得不更加懇切之說明，惟今茲卻無如此餘裕。然憑以上之敘述，竊思已能明悉其大意。

(己) 論理化

以言論理化，則為佛教計，大有成為問題者在也。問題維何？即先是不佞已略言及之私知是已。佛教之所說，則關乎私知者居多。容或有謂『此乃因佛教為宗教之故，莫可如何』者之人，亦未可料。論及宗教時，若在今日，（與昔之宗教時代不同），則人皆認為僅具甚狹之意義。夫若是，單憑今日所謂宗教之概念觀之，試問可謂佛教未有越出此概念以外之物否乎？不佞則意謂佛教思想或佛教文化，乃較此更加廣大者也。

雖曰如此，但因佛教之育成，既非作為政治學，亦非作為經濟學，又非作為指導社會之理論，故佛教於私

知一項特爲豐富一事，竊思蓋爲理所當然，不足怪也。

總之，苟欲使佛教今後得以活躍，則佛教中之私知要素與公知要素二者，非截然有所區別不可。此則澤庵於彼所著『安心法門』之中，已有所述者，昔後醍醐天皇，嘗與大燈國師，問答如次焉。後醍醐天皇問曰：「朕即位，天下騷亂而絕許多人命，歸罪於朕否？」大燈對曰：「崖崩而魚死。其崖則爲無心而不得罪。君若得無心之法，則日殺千人，亦可無纖毫之罪」云云。此等言論，驟視之，則佛教固嘗出至人間生活之公知方面者也。

聖明之後醍醐天皇，自能領悟，然就一般而論，則大燈之所答，豈易理解者哉？按大燈之答語中，對於自然現象與人間生活之意志現象二者之區別，似乎十分清晰，但未能思考及於二者之統一焉耳。考察自然之不徹底，乃佛教之通病。其他姑不具論，惟禪宗所謂無心之法，果爲何法乎？吾人卻於多數語錄之中，與其叙述相接，顧其所述，則以屬於私知者爲主。苟欲使之公知化者，非對佛教有深切理解，不爲功也。

藉令佛教多含私知一類之物，然若一經論理化。則必能獲得屬於公知之物無疑。不佞以上所述，皆屬邇來有所考察之事理，惟言之過簡，容或難於了解。亦未可知，但望讀者汲取不佞意之所在，則幸甚矣。

### 三、最澄論

#### (甲) 鬪爭之理論家

日本之思想史中，竊思合乎科學而又醇正之思想家，如最澄其人者，未可多得。偶爾談及最澄，立即令人憶及桓武天皇延曆年間之政治。夫奈良朝之佛教，既經形式化，固定化，故其所鬱積之舊文化，則已弊害百出，惟延曆之政治，則已脫出此等弊害，蓋從新振作人心而後實現之新政也。政治上既經如此改革，於是，意識形態之革新運動隨之而起，嘗爲此種運動盡力之鬪爭理論家，即最澄是已。延曆二十一年（西曆八〇二年）七月，年甫三十六歲之最澄，願其學殖與德望，已足使彼高出奈良之高僧輩一籌，而竟成爲高雄山寺所開一大講



筵之中心人物焉。至於該講筵則所謂『天台三大部』，即由最澄所講者矣。最澄蓋嘗把握中國佛教之最大哲學上產物，而出人頭地者也。天台之三大部云者，指中國隋朝天台大師智顛所作『法華文句』『法華玄義』『摩訶止觀』三大著述而言，所以解釋並發展佛教經典中著名文獻『法華經』者，蓋名著也。桓武天皇及菅居文教之府之和氣家，最澄等，所具科學精神，誠屬公正，竟得召集恒相敵視之諸宗學僧，詣此講筵。至若此一講筵竟成最澄入唐之動機一事，非偶然也。

(乙) 嚴密之學問

講筵告終，二月以後，即九月十二日時，最澄既經呈准以『入唐請益天台法華宗還學生』名義，渡海入唐。其時最澄所奉之表，原文如次。

『余幸逢盛世，既能使心遊於法筵矣。然在我國，可惜法華之深旨，未經詳細解釋。余幸求得天台之妙記，披閱已歷數載，但或因字謬，或因行脫，故未解其細趣。苟非實際師事，而得所傳法，即不能確信。用特具呈。懇請准予派遣留學生，還學生各一人，俾學彼圓宗，師師相承，傳燈不絕。今於本國所傳三論與法相二家，僅以印度及中國之解釋書（論）為宗，未嘗直以經典為宗焉。此二家者，譬如以註為本之宗耳。惟獨吾儕之天台，則排斥以論若註為本之宗（即論宗），而立本乎經典之宗（即經宗）。夫論則為末，經則本也。論宗乃以背朝上而向下，蓋捨本而求末者也。竊願於我聖皇之盛世，得由唐制，學取圓宗之妙義。惟願法華圓宗與日月同輝，天台妙記與乾坤共永，百代之下，歌詠無窮，千載之外，瞻仰不絕，不勝希望之至。』由是觀之，對於奈良朝之佛教表率，三論及法相兩宗，最澄嘗加苛刻之批判也明矣。僅以此表中之辭句，已足激怒固定達於極點之奈良學僧而有餘矣。

桓武天皇對於最澄所請，已立予批准，不僅此也，即最澄所稱之『區區』希望，亦邀允准。彼之『區區』希

望云者，即准其携一通譯者同行一事是也。最澄爲『求法譯語』所上表文，誠足以表現最澄好學之熱誠焉。其文曰：『最澄未嘗學習漢音。亦關於譯語。藉使與異國同學之僧相會，亦不能傳音緒。輒致困難。若夫普通事宜，固有時可與遣唐使同道，一旦分別涉及專門事理，輒感不便。適少壯僧侶中，有義真其人者。彼則嘗學漢音，又略通唐語。彼至爲聰悟而又嘗涉經論。倘蒙天恩，准其以彼義真爲譯語者同行，兼令學得義理，則感激無涯矣。』（大意如此）此項『求法譯語』之表文，亦復立邀允准。最澄一行，乃於延曆二十三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七月首途。

最澄未能久在中國逗留，留學八月之後，即於延曆二十四年七月歸國。在此短期之間，因與道邃，行滿及其他當時中國佛教界之名人相會，故克成就傳法，滿載彼多年所景仰而又難得之文獻而歸。彼返國後，於延曆二十四年八月，奏報留學情形之表文中，有云：『所獲之經與疏以及記等，凡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不僅此也，凡對於後世日本發展，堪爲後代日本佛教各宗發端之一切思想，與夫當代中國之新知識，網羅殆盡，而後歸國者矣。其時，延曆天皇乃命和氣弘世，曰：『欲將最澄所將來之天台法文，流布天下，俾釋衆學習。』且爲七大寺，命抄寫七份。並賜『禁中之上紙』，令由圖書寮寫之。所抄寫之法文，則令於京西野寺之天台院陳列，以供衆覽。召開法會多次，皆以最澄爲中心。勅令凡法會之所需，不論多少，皆從闍梨（最澄）之言，悉予支付。諸寺之大德（即高僧）亦皆參集。夫如是，甫經歸國之最澄，既經推作中心，而新興之天台學，乃有鬱然支配佛教界之觀矣。

（丙）公正之理論

唯其如此，故保守從來形式佛教殘骸之三論及法相兩宗僧侶，對於目指嚴密學問而邁進之最澄，所抱反感之深淺，可想而知矣。延曆四年桓武天皇之勅令中有云：『今見衆僧，多乖法旨，或私定擅越而出入闕卷，或

誣稱佛驗以誑誤愚民。(中略)倘不加嚴禁，將何以整緝徒。』即由此觀之，亦可想見當時僧侶拘於宗教形骸，紊亂紀綱之程度爲如何矣。桓武天皇深知最澄乃專以嚴密學問與公正理論爲其指標而立教宗之人，故嘗切望彼能兼以文教革新上之指導者爲己任焉。然以其時之風氣而論，則既成佛敎教團之舊勢力，動輒企圖傾覆此新興之科學精神。足見桓武天皇用此革新之理論家最澄一事，似非容易之業。延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內侍之宣告中，露出桓武天皇之意旨，略謂倘與頑迷之舊教團僧衆，始終確執，則苦心求謀之佛法興隆與文教革新，兩皆受其危害，是以桓武天皇特面諭最澄，令其隱忍，善以實力，出任學界之中樞云。

宣告文中，見有『固執猶深，而尊師之志不厚』等語，此則對南都僧侶之批判也。內侍宣告之主旨，端在傳達桓武天皇之聖旨，蓋謂此次最澄既經歸國，彼卻懷抱傳法之志。惟是石川與櫻生二禪師久經相結，守護朕躬。恒思由此二賢，昌明佛法。其互相輔助，守護國家，以謀民福，有厚望焉。文曰：『方今，最澄鬪梨，遠涉溟波，受無畏之貽訓，近畏無常，冀此法之有傳，然石川，櫻生，二禪師者，宿結法緣，守護朕躬，憑此二賢，欲昌佛法，宜相代朕躬，屈尊捐躬，率弟子等，尋檢經教，受傳此法，以守護國家，利樂衆生，可不憚世間之誹謗也，自餘諸衆，唯取其進，勿遮其退者，乞照察此趣，簡定進退二衆曆名，各令加其署。』蓋由桓武天皇躬自調停，期使行將頽廢之教壇者所具嫉視迷頑等性情，與新興佛敎家所具純粹理想，兩相結合，藉以促成合乎平安朝新政之佛敎革新運動焉耳。

(丁) 『誓願文』

最澄之理想，則彼於叡山確立道場時，所作誓願文中，可見一斑。其文之結末處，有云：『遍入六道，淨佛國土，成就衆生，迄盡未來際，恒作佛事，是所願也。』若用吾人常用辭句言之，蓋謂自願深入人間生活之醜惡中，且於該處建設理想之社會，俾大衆全其生活，誓永久實行此等事宜，以期成就佛事云爾。惟從今日之

眼光觀之，最澄之宗教運動，似乎與當時日本全國大衆，尤其農人漁夫之生活，未嘗直接有何關係。然在桓武天皇遂行政治之革新直前，即寶龜十一年所頒勅令之中，早經言及『邇來無知之百姓構合巫覡，妄崇淫祀，芻狗之設，符書之類，百方爲恠。填溢街路，托事求福，還涉厭魅。唯非不畏朝憲。誠亦長養妖雲，』足見就當時而論，宗教果否正當發揮其未來機能之疑問，其於大衆之生活，早已具有意料以外之影響力也必矣。由是觀之，蓋一方面倡道科學精神所貫注之天台學說，他方面憑藉所謂鎮護國家之觀念形態實踐力而興者，未幾，更仰仗政治之力，而竟影響及於農人漁夫之生活，彰彰明甚。不寧唯是，彼嘗巡行各地，植茶扶桑，設驛傳，整水利，樹立旅宿之計劃，以謀所謂國利民福，由是得知最澄之宗教運動，於其時代觀之，蓋具有重大意義者矣。以言最澄對上述國利民福之實踐，則今日尙有史實，隨時可考，至若彼於學說上發揮至極醇正公明之理論一事，則有彼歿後尙留偉大影響之著述流傳至今者，可爲明證。日本之佛教僧中，能使科學精神徹底如最澄之甚者，則未可多得。至若某一宗旨之開祖，則迎合日本人之性癖，強行創立厭世與靜觀之宗旨，又有某一開祖，則使人踴躍宗教上之思量於家庭日常瑣事（不過有時瑣事亦屬事之重要者）之中。至若嘗以鬱勃之學問精神，注入日本國民者，舍最澄而外，欲再發見一人，卻至難也。最澄之理論鬭爭誠屬日本哲學史中之偉觀。自現代之日本言之，則如最澄一類之思想家，洵非稱頌不可。

最澄可稱日本思想史上罕見之科學人，至今決未獲得國人之正當理解者也。文部省所編『尋常小學國史』，自昭和九年四月以後，始將『弘法大師』一項，改作『最澄與空海』，獨此一端，可作上項事實之左證已耳。弘法大師原爲日本俗間信仰對象之主腦，使最澄與弘法大師對立時，最足以明白表現最澄爲科學思想家也。空海則單爲高野山佛教所限定，然最澄則爲後世鎌倉時代所興佛教——淨土宗，眞宗，日蓮宗，禪宗——教學之淵源。總之，最澄既爲實質上之佛教移植者，而又爲科學方面之人物，宜其能使吾人特別關心也。

(戊) 理論鬭爭

最澄著有『依憑天台集』一書，但爲短篇之論文耳。其序文固亦爲短篇，但日本宗教史上貴重之文獻也。彼卻將政治經濟方面，讓諸儒教，限佛教於出世之道焉。此則爲日本之佛教計，誠屬重要之南針，所以指定其方向者也。以爲『日本天下圓機已熟』，因而首說此乃我天台思想正可普及之時代，次述印度及中國之佛教發展狀況，進而概論當時日本佛教之大勢焉。其文雖短，然時代啟蒙家之明朗意志，固於其中，歷然其所表現。所謂考察已往而洞見未來（例如荻生徂徠，及福澤諭吉）一類之理論家，在日本原屬罕有，是以最澄之於日本，蓋可注目之思想家也。至於最澄創立理論之方式，恆於歷史上之敘述以後，繼之以嚴密之批判。即此一端，對於與彼齊名之弘法大師，顯有決然之特色焉。

(己) 與得一之辯論

夙以最澄之二大著作爲世所知者，厥爲『守護國界章』與『顯戒論』二書。此二者一概全由理論鬭爭而成者也。且此二書同爲對於奈良佛教之批判。『守護國界章』乃對於法相宗教學之駁論，良以法相宗之教學，嘗爲奈良佛教中最固定化之單純思辨故也。以言辯論之對手，厥爲得一。考得一一名得溢，斯人雖亦曾經見稱於世，但不若最澄空海之著名。然最澄所竭力駁擊之對手，實屬得一。不僅在『守護國界章』一書之中，即於『法華秀句』『法華去惑』之相當大著，又於『照權實鏡』『決權實論』之小著，最澄亦嘗批判得一其人焉。最澄則常稱彼爲麤食者。考其用意，蓋謂最澄在日本首創之天台教學，而彼（得一）不過麤雜有所領會而已。最澄又嘗稱彼爲溢公焉。空海則稱彼爲溺派子云。總之，最澄，空海，得一之學問，相輔而行，始克構成平安朝初期之哲學體系，似非過言。夫最澄對得一之批判，誠非特別著名之史實，不佞今茲所以特爲提出者，蓋現代之哲學思想中，與得一之學問思想一其軌者殊多故也。單只思索考究純粹論理學思想及認識論一部分之哲學，

則可謂與得一之教學，具有同一傾向故也。得一既能與最澄及空海辯論到底，不肯相讓，誠屬腦力優秀之論理家，顧彼所專心研究者，限於當時與大衆之宗教全然隔絕之法相宗唯識思想，故曰得一之爲人，終不過法相唯識思想之純粹學究已耳。通最澄之駁論觀之，則得一誠屬純乎思辨之徒，嘗爲學究所害者焉。至若彼所依據之唯識論，直一惑於平面分析之固定觀念論也。故其學說，乃隨處皆爲形式論理所硬化之立論，終非可當時代啟蒙之衝者也。此種情形在根本上則由於佛教唯識思想之地位所致，但在歷史上，則日本之法相宗尙未得以成熟至於浸潤普及國民生活之實際方面故耳。得一本來出身貴冑，不知何故，竟消磨半生以上之光陰於關東（筑波），就地理上而論，則當與學界之中心隔絕者焉。然得一之學，既屬奈良朝觀念論之一反映，而竟具有反社會，反歷史之性格，因而又具反辯證法之性格，唯其如此，故由最澄方面，當然不能不鳴鼓而攻之矣。新時代啟蒙家最澄批判之對手，卻非獨關東僻遠之濫公一人。最澄卽於南都亦復嘗有論敵。惟彼與遠在關東之得一所交論戰，厥爲比較純粹屬於理論方面之問題。如佛性問題（卽主張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之思想，世人知者頗多，）循至人之心性問題，則其辯論之中心問題耳。最澄與此置身遠隔地方之觀念論者（得一）辯論時，完全行諸理論範圍之內，當其與接近首都之南都學僧辯論時，則用實踐上之鬭爭，其理一也。

（庚）與南都學僧之辯論

糜爛之奈良文化，原以學僧輩爲其中心，當最澄立於歷史之遠觀上，揚起所謂『利令利後，歷劫無窮』（山家學生式之文）之新佛教旗幟時，若輩學僧羣起而出以嫉視抗爭之態度，自不待言。當時嘗有僧統數人，有如今日之宗教行政監督者，向爲奈良之學僧輩所把持，亦無足怪。考其時之僧侶，苟欲取得獨立僧侶之資格者，非赴奈良諸寺所行戒壇，參加受戒之式不可。最澄既於叡山創立天台法華宗後，爲求名實相副計，卻不得不於叡山亦設戒壇，開傳大乘戒。最澄因此嘗作『山家學生式』以爲學則或宗則，奉諸朝廷。然朝廷批准之手續

，卻非一度經由奈良僧統之手不可。僧統奉答勅問時，勢必認定最澄之奏請爲無理，一致對於叡山之佛教，表示反對。對此僧統輩之暴舉，加以駁擊者，即前述『顯戒論』之大著是已。最澄決非好辯者。『顯戒論』始則曰：『方今僧統六人，正在仗勢抑制佛戒。羣釋純藉口辯，恣意橫行，無時不以對駁爲能事。雖欲緘口，其可得乎？姑秉筆直書以代口舌，藉以陳其萬一。』繼而又曰：『在俗之君子，尙且不恃己長。况爲沙門者，若論人之短，則殊不可。然若欲守玄而默，則戒有將亡之勢。若順世發言，則是非無定。於是作顯戒論，進呈於弘仁之君。』（大意如此）竊以爲最澄爭論之態度，於此當可窺見一斑歟？

（辛） 民衆主義之傾向（其一）

『守護國界章』及『顯戒論』中爭論之內容，茲爲篇幅所限，未能紀述，故思舉其一斑。最澄既爲改革觀念論之思想家，則其思想態度之屬於辯證法，原無足怪，蓋東西歷史上共通之事實也。今吾人若從此點得知最澄辯論之一端，竊思比較合乎自然之趨勢。考最澄所移植之天台教學，即在佛教中，亦屬辯證法思想之顯著方面。

最澄之弟子有光定其人者，乃助成最澄偉業之一人，彼嘗爲文評論乃師最澄，其中有云：『心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心有也而滯凡夫，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智通無礙莫測，大之則無外，小之則無內，積之於無，成之於有，』願此決非徒然稱頌最澄之博學善辯。蓋能道出最澄思想中所具之辯證法性格者矣。不佞擬從批判得之『守護國界章』內所能窺見者，試行考察。

最澄稱爲『守護國界章』之意義，則由此著述之末段所云『願於今後，國中不聞謗法之聲，萬民不減其數，家家讀誦經典，而退散七難。守護國界云者，其此之謂歟？』（大意如此）等語，似可察知，蓋所以願此國土之人民福利之精神也。此一著述之開宗明義，即謂『五時三時，隨機而雷震。三車四車，比輪而運載。權實

同韻，守護國界。』竊思最澄之意，大致如次：蓋謂佛教當其使人把握真理之際，固須驅使種種方法，固此之故，自有三種或五種之時期及教導之別，然此等因巧得機會，而激發有如雷霆，進行不已。又爲人間進而試煉性格計，固有種種之器，且其數不止三四，然此種種之器，即相依相輔而運載人間世界全體以行者也。世間雖有權且之物與真實之物，願二者乃常異而同韻，長此進行守護國界之實踐者也。詎料此文之後，突然載有『與州會津縣，有溢和尙（指得一）其人者』一語。由是觀之，足見最澄具有一種思想意若曰：本人今後所欲駁倒之一，雖屬小器，然亦未使不可實行守護國界，如此精神，誠屬佛教方面之天台思想。此誠最澄佛教之特徵也。由是而竟流爲哲學上之觀念論者，往往有之，徵諸現代思想尤爲顯著，惟最澄卻有駁倒得一而又拯救得一之特徵，故最澄之辯證法思想態度，於此已可窺見一斑。最澄既處於若是之立場，然則對於得一所處法相教學之立場，自應加以批判。

至於佛教，尤其法華經，蓋言人當努力精進不已時，以『內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而慇懃精進者』爲初步，謂之聲聞乘，更進不止於聲聞乘，且求自然智慧，以樂『善寂』，而竟能認識此現實世界之關聯者，曰辟支佛乘，不止於辟支佛乘，凡百智見亦皆進展以至裨益衆生者，謂之菩薩乘焉。以言天台之教受，蓋如此分爲三乘，然又決非固定者也。藉令截然區別，終則以爲一耳。是以所謂『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者，早經膾炙人口，蓋天台法華經之確信也。然在法相宗，則徹底嚴守三乘之區別，不取一乘說。無非固執三乘真實，一乘方便，以爲宗義焉耳。唯其如此強立區別，故依法相之解釋，必於人間之實生活，設差別性，循至必於人間，強立階級上之區別，故得優予成立以階級社會生活刺激人心之學說。不佞猶憶大正十年前後，曾經天台學專家島地大等氏，對此思想，有所叱責。詎料今日竟有一部分人士，稱爲佛教復興，試將今昔氣運，加以比較，誠有隔世之感。



今茲因限於篇幅，未能列舉最澄對得一之駁論，殊覺不無遺憾，但取其任何一項辯論觀之，得一無非依據形式論理，堅持人生有差別相之主張，而最澄則從辯證法上之見地，加以批判焉耳。考得一所著之書，今則殆已失傳，故不外乎根據最澄之著述，但就最澄嘗精研經典一端而論，得一對於最澄，可謂已輸一籌。得一亦嘗致力於文獻學上之研究，以求語學上之精密，即此一端，對於從來之佛教學，固嘗自負極大，惟最澄則涉獵佛典之範圍，既較得一為廣，且嘗精確閱讀佛典及註釋，而又曾經竭力以求從解釋上達到理論與實踐之統一，唯其具此三大特點，故嘗顯示堪為優秀理論家之資格。

雙方之辯論，蓋彼此各佈堂堂之陣，其勢洶洶，非徹底抉出對方之誤謬不止。得一自謂己之主張非僅通行於法相唯識之一宗一派，即諸論師亦皆有所證明者也。得一嘗反駁最澄，略謂「云何汝偏嫌唯識論師，」最澄又豈肯相讓，因而反駁之曰：「我山家之佛教，卻不立「本師」，不取「礙然」。」（按最澄恒稱己方之佛教為「山中出家」，以與奈良都會佛教之「宮中出家」區別，故自稱山家佛教。）人皆得知，每當理論時，必「通透某某事理」，「就某某事物」，洞察事物之真理，取之以下論斷者，乃辯證法慣用方法之一種。不寧唯是，即排斥礙然及固定一事，亦屬於辯證法之所為也，彰彰明矣。最澄嘗謂「麤食者所固執之礙然真如，蓋造作偏真者也。」唯其如此，故本人「今也廢偏真之理，除如幻之智，破固執所謂三乘者。因而傳真實之教，以期顯示中真之理者也。」彼之立場，蓋由是既經闡明而靡遺焉。

（壬） 民衆主義之傾向（其二）

最澄之興得一辯論，則如前所述，純粹屬於理論者矣。然最澄與奈良學僧之議論，甚至屬於政治方面，蓋實踐上之辯論也。夫最澄之生涯，以五十六歲而告終者，但至五十歲時，新興之天台宗，尙未成為獨立之一宗。其時即創造該「山家學生式」之時期。蓋嵯峨天皇弘仁九年事也。至翌年弘仁十年，則如前所述，企圖建立

大乘戒之戒壇，奏請朝廷核准之時期也。必俟此大乘戒壇既經確立之後，天台宗，始克築成鞏固之基礎。奈良之僧衆，蓋嘗對於最澄之此舉，猛然加以非難，而又極力妨害最澄之企圖者矣。最澄爲備僧徒等之攻擊，兼爲闡明本人之理想，所作之『顯戒論』一書，自始至終，由鬪爭而成，良有以也。最澄嘗直接上表於朝廷，以期實現彼之理想，詎料彼之敵手，竟藉此大肆攻擊，略謂『僧尼令中不云乎？凡僧尼有事則須論。倘不經所司而上表啟，或擾亂官司，妄相囑請，則應處五十日苦役。再犯則應處百日苦役。直接上表一事豈非已違法令乎？』（大意如此）最澄方面，則又振振有詞，答謂『所司之官衙以內，雖別無屈滯，然年年公務多忙。今余乃依令條而直接上表奏請者，毫不違反法令也。』總之，最澄與奈良僧統輩之爭訟，蓋如此屬於實踐上者，然其辯論中有關學說之問題，則仍從奈良法相宗之根本宗義而來焉。凡理論方面固定區別之設立，與夫生活之階級思想，即其所根據者也。至若奈良之僧統輩，則本乎既得之社會地位與其既經固定化之思想，而堅決主張應於理論之上爲固定之分類。佛教雖教人嚴守戒律，然在大乘方面，卻有非僧侶者亦同受之戒。此則普通所謂大乘戒者，願最澄之新興天台，既使人受大乘戒，然則不論僧俗，均有前來受戒者矣。奈良之僧統輩，卻始終堅守階級之別，故特藉此一點，上奏朝廷，以圖妨害最澄之事業。該奏摺中有云，『大乘戒者出家在家，乃至奴婢畜生，通受之戒也。若謂受此戒即爲優秀之僧，則奴婢畜生亦可謂爲僧矣。』其所以非難最澄者，誠屬苛刻也矣。最澄則對此愚論答稱：『自奴婢以上，若在僧侶，卻有等級。至畜生以下，卻不能講究着衣之事。若決定所謂受戒之事，爲固定共通領受者，則畜生亦應身着法衣也。然畜生卻未嘗着衣。蓋事理所必無也。（中略）如經中有云，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奴婢，凡先受戒者，則在前坐，後受者，則應逐次第而坐也。』（大意如此）最澄蓋藉以闡明彼之佛教所處立場焉耳。上項議論，乃不佞特取其易解者，爲之說明，然固執階級差別之唯識僧衆，始終堅持形式論理思想之頑固態度，蓋由是明白表現而顯遺矣。

(癸) 思慕真理與濟民之志

論述至此，關乎科學思想家之最澄，竊思可謂略有所言矣。如前所述，最澄因與空海並稱之故，而竟判然見知於世者也。最澄比空海年長七歲，但無論何事，苟與學問或修行上之實踐有關，必厚禮請教，始終不渝焉。為學問上之真理而被瀝謙虛誠實一點，蓋傳記作者所欽佩不置者也。空海留學中國，較最澄為久，而且擅長唐語漢音，因此為介紹真言宗於日本之第一人。最澄為求得悉此真言之思想計，亦嘗竭誠盡禮，再四懇請空海傳授。無如空海一意企圖獨自創立教學，終未肯為最澄之「同我後哲」。不寧唯是，最澄雖一再懇請，然空海即書冊亦未肯借與，關乎真言之秘密佛藏，最澄亦曾請教，終至斷然拒絕而後已焉。甚至最澄所愛之弟子，竟為空海所奪。此事直接固非空海之責任，但在最澄心中之孤寂，可想而知矣。不佞於最澄之心中，見有對於科學真理之思慕與夫利生濟民之熱誠，固無論已，同時不得不念及者，即此理論鬭爭家孤立無援之境況是也。總之，最澄在科學上之努力，誠屬日本宗教史上之異彩。即駁擊其他宗派最露鋒銜之日蓮，在其著述，顯然隨處襲用最澄之學風，蓋遙致景仰之忱者，似為國人所共知也。即如親鸞，固嘗一味提倡靜觀思索之佛教，亦不得不倡言「山家之傳教大師，則憐憫國土人民。」在其學統之中，如念佛門之源信，固不待言，而法然及榮西等，所負於最澄者，誠非淺鮮。

當今之世，正值宗教復興，佛教再起之聲，甚囂塵上之時，我輩卻以為傳教之科學態度，似非極力提倡不可。當天災凶作併起之時，試問宗教家之中，有如最澄以利生濟民之實際為志願者乎？得有如最澄敢為科學上之精進者乎？此則個人之怠惰懦弱固屬原因之一，但時代亦有不信賴宗教家之處，未可知也。吾人卻一致期望今之科學思想家，對於往昔宗教家之傳教人物，加以考察者也。最後尚有一事亦須聲明者，即不佞所參考之書籍，以言最澄之傳記，則根據專家仁忠撰之「叡山大師傳」，至其教說則依據「傳教大師全集」之處居多。至

若概論最澄之書，則島地大等氏之著作而外，尙有三浦周行博士之「佛教大師」，亦名著也。

#### 四、佛教之日本化與源信

##### (甲) 佛教日本化之問題(其一)

國人咸認佛教今也可望復興，以爲現代思想之一方面。佛教果作現代人之思想而活動時，無論如何，必然具有社會上之根據，所以使之然者在焉。行將促令復興之所謂日本佛教，在歷史上既經形成何種觀念形態乎？我輩對於此項問題，亦復極爲關切。然佛教思想發展至今，已歷千數百年之久，欲用科學方法，以期認識佛教思想在觀念形態上之成立經過，決非容易之業。不佞今茲卻擬提出最重要問題之一，藉以促進對於日本佛教之認識。問題維何？即考察源信之思想是已。考源信乃佛教僧中之一人，於促成佛教在實質上之日本化一事，可謂厥功最偉者矣。

爲力求表示忌避現實(厭離穢土)與思慕超現實世界(欣求淨土)而描寫地獄及淨土所作之「往生要集」，現已成爲通俗之書，(此書乃迭經比擬但特之「神曲」者)著者即源信是已。源信既屬日本天台學一方之權威，而又曾經親鸞仰慕，認爲淨土真宗法派七祖之一人。源信所遺繪畫及彫刻，雖有真僞不明之問題，然既經指定爲國寶者，爲數殊多。因此種種關係，致令源信，在通俗方面，夙爲一般所知，就其哲學思想而論，誠屬佛教日本化之重要人物。

源信之爲惠心僧都，知者頗衆。若論日本佛教之形成，則國人動輒列舉聖德太子，最澄，空海，及鎌倉時代新興佛教之開宗者輩，法然，親鸞，日蓮，道元等人。至若首推聖德太子爲移入佛教之第一有功人物，卻無問題。最澄與空海均於佛典及論釋之文獻移植與夫教團之創立，有所成就，此亦不至引起異議。甚至鎌倉新興佛教各派，均係確立所謂日本佛教之實際精神之人，此說容或亦復不至成爲問題。凡此事實乃吾人自日本佛教

史家所聞之一般說明，日本初中等國史，亦得有所傳述。惟吾人認爲可成問題者，即在如何時代，以如何方法，佛教始在思想上成就所謂日本化一事是已。

(乙) 佛教日本化之問題(其二)

通佛教之移入及發展，計分三大階段。即推古時代(聖德太子)與平安初期(最澄及空海)及鎌倉時代之三大時期是已。此中，以言移入，則在推古時代與奈良時代之交，至實質上之移植，則在平安之初期，惟其實際成就，則正值鎌倉時代，始以如此區別，作爲豫備說明可也。至若佛教常用何種方法，始克進而形成所謂日本佛教之問題，則首宜明悉平安初期與鎌倉時代之間，佛教思想如何發展之情況，然後方能解決者也。佛教發展在歷史上之情形，蓋有如此者矣。至其所以至此之原因，不佞非首先闡明不可。

最澄及空海，則皆具有實際移植佛教之偉大功績。最澄所爲佛教思想之介紹之解釋，及其運動上之態度，莫不合乎科學，唯其如此，故在日本佛教史上，最澄厥爲傑出之思想家。殆無有出乎其右者矣。入唐僧最澄，則在經典及論經疏之介紹及解釋上，蓋嘗力求學問上之嚴密。既作叡山之傳燈法師以後，最澄則於佛教研究上之師事及辯論，始終探求真理，表示學問上之誠實。由是觀之，最澄在佛教移植者中，蓋行動始終合乎科學者矣。彼之辯論對手得一，原屬罕有之學究，似乎亦非論及不可。不寧唯是，即在俗間信仰佔有地盤之空海。若論其努力於文獻及語學方面之功績(亦即移植佛教之功績)，則其所表現之精神，固可謂爲科學上之精神者矣。夫如是，平安初期之佛教，蓋有壓倒一切之氣勢，蓬蓬勃勃，以開佛教發展之端者也。於是乃能發揮新穎活潑之理論，爲後代所不及見者焉。若是之平安初期佛教，及至鎌倉時代，則分別成爲厭世派法然之淨土宗，靜觀思索派親鸞之一向宗，思量箇人實際生活之道元所立禪宗，狹隘偏黨之日蓮所創日蓮宗等派之佛教，而表現於世矣。如此自平安初期直至鎌倉時代之偉大發展歷程中，所謂佛教日本化之實質變化，既經見諸實行。此實質

變化之中心勢力，即存於源信的佛教中也。

十七憲法內所示聖德太子之佛教觀，容或即為佛教日本化之基本。嘗於叡山揭舉鎮護國家旗幟，樹立天台教學之最澄，所為佛教解釋，容或亦於佛教日本化方向之指定，有所成就。然若止此，則猶不能謂佛教之日本化，在思想上哲學上，既經積極見諸實行。良以此教理上之思想變化，乃以源信為中心，並由其先後之佛教僧，所成就者也。考平安初期佛教向鎌倉佛教發展之期間以內，源信思想影響雖鉅，然其影響仍有未能達到之處，故不得謂該期間之發展悉由源信思想所左右。例如日蓮，即反對經由源信以受取佛教最力者，曾經非難攻擊達於極點。（惟日蓮卻專以源信之先行者圓仁及圓珍為攻擊之對象焉耳。）雖有若是之例外，然法然，親鸞，及榮西，道元（試觀道元之法華轉法華思想）等既經受有源信思想之直接影響，然則就日本佛教發達之主脈而論，源信之教理，蓋為日本佛教所不得不經由之思想也矣。

源信之思想，蓋本乎平安朝中期至末期間歷史上社會上之情形，易言之，即以其間之經濟政治方面情形，作其根據者也。考日本歷史上，每當形成日本固有物時，向例恒由平安朝之文化與以規定。吾人對於平安朝之認識，能合乎科學者，甚不完全。即如源信之研究，既未闡明平安朝人間生活之物質上諸條件，故未成為合乎科學之研究。藉使有此缺陷，但不佞以為闡明源信之思想一事，在佛教思想流行之現代，依然具有某種意義者也。

至平安朝中期以後，則貴族，僧侶，國司，土豪等所把持之莊園經濟，影響所及，範圍殊廣，因而大多數大眾之生活，竟為特殊階級之彼輩文化人，犧牲淨盡，蓋為若是之時代已耳。

（丙）法華經思想

最澄創於叡山之佛教，厥為天台法華宗。自平安朝以後，可謂無一宗門，不立於最澄所移植之此宗佛教傳

統下者。天台之教學及思想，在經由印度，中國而來之佛教思想體系中，蓋嘗佔有中心地位，至若是之程度者矣。天台法華宗云者，蓋在經典中特以法華經爲本，而又依據龍樹之大智度論，涅槃經，小品般若經等之佛教思想，至該宗之組織人，則中國隋代之智顛（天台大師）是已。智顛之思惟力原屬強大，由其所著『法華文句』，『法華主義』，『摩訶止觀』三大著述，已足證明。此等著作，固屬法華經之解釋及其發展，顧其構想之雄偉，分析之細緻，則非中國宋以後學問思想之比。成長於大陸之天台思想，卻由最澄移至日本。最澄（就哲學上之思索一點而論，終不及智顛，）乃適應日本當時社會情勢，創設日本之天台法華宗。其爲啟蒙思想家之態度，則合乎科學，可謂日本佛教史中稀有者矣。大哲學體系雖未由彼創立，然作爲天台學正當移植者之功績，必歸於彼焉。考日本之法華思想，卻在最澄之佛教傳統歷程中，業經引起變化頗甚。至於源信（西歷九五——一〇一七年）與最澄（西歷七六一——八二二年）二人所生時代之間，則僅就叡山座主之累代而論，亦嘗近乎二十代。在此座主之中，如圓仁（慈覺大師），圓珍（智證大師），安然，良源等，則嘗促進叡山之天台思想發展之代表人物也。嘗直接師事最澄之圓仁，及最澄死後學於叡山之圓珍，斯二人者，蓋嘗使最澄之天台思想改變頗著者矣。觀此改變有乖天台法華之宗意，甚至邪說化，因而論難駁擊，決未稍緩痛擊之論調者，即日蓮是也。日蓮有言曰：『傳教大師（最澄）之高足慈覺大師（圓仁），代表此宗，而竟推倒叡山之天台，俾成一向真言宗矣。（註一）』如日蓮之所主張，圓仁，圓珍等，蓋不免一面標榜叡山之天台佛教，一面又將真言之教理混入，致令天台思想混濁云云之非難者矣。然圓仁之改變最澄天台思想，卻不止化天台法華宗爲真言宗一方面而已。若據一般人士之見解，則日本之淨土念佛思想，蓋於圓仁發其端云。於是不佞深覺分析圓仁一事，殊屬必要，願本篇卻限於篇幅，未遑作此研究。日本佛教史家，關乎圓仁之研究，竊思未嘗十分成就。試於『元亨釋書（註二）』之內，繙閱圓仁傳記，內容雖比其他之高僧傳記，敘述較爲詳細，顧其全傳所載盡屬捕風捉影之談。假使僅

憑此中所述，則圓仁直一奇特怪誕之學僧已耳。然『金剛頂大教王經疏』『蘇悉地羯羅經略疏』一類有關真言密教之研究書以及『顯揚大戒論』等大著，既出自圓仁之手筆，可見決非架空之人物。其為博學多能且具有精力之學僧也必矣。總之，思想家最澄之天台醇正思想，因有如此圓仁之故，致其內容益加豐富，斯固然矣。同時最澄天台思想之純粹性，全為圓仁剝奪淨盡一事，亦屬確實。在鎌倉之佛教僧中，獨能於歷史上之敘述而外，兼行批判他宗者，厥為日蓮，彼將致令天台思想從日本消失之罪，專歸之於弘法及圓仁、圓珍者，決非僅由於彼之排外性及偏黨傾向。在彼之批判中，蓋有某種之正當性存焉。至彼所稱『日本國如慈覺（圓仁），智證（圓珍），弘法之流，無一人不成謗法，』（見『報思鈔』）云云，雖言之過甚，然又具有一種之正確性者也。當最澄移植天台思想之事業尙未確立期內，即傳至弟子圓仁，（至於最澄門下，雖有如義真，圓澄，光定，最宜於令其發展最澄學問之弟子，然此等學徒方面卻不甚發展，）因而未克正當發展，但佛教中種種系統之思想早經統一，而竟成立小規模矣。傳記作者則嘗稱述叡山座主之圓仁，有時竟口稱真言，而又瞑目以念（淨土教）阿彌陀之號云。總之，傳至圓仁，若真言，若念佛，早經合成於天台法華宗之宗意中也，可斷言矣。

起於中國智顛，經由最澄而被傳入日本之法華思想（不過中國法雲之法華思想，嘗為聖德太子之『法華經義疏』所根據者，亦復相同，）蓋起原於法華經者焉。法華經，吾人讀之，覺其前半有一統一之思想內容。此在法華經研究家之間，早已有所爭論者也。由其前半即至『如來壽量品』為止之內容觀之，法華經卻非關乎宗教救濟有何積極宣示之經典。惟使人發生所謂『行佛道』之『樸直』堅強意向一事，似乎即其本旨。不論依據光宅系統之解釋，抑或根據智顛系統之解釋，但在吾人心目中，終覺法華經之究極精神，似即『動執生疑』，實言之，即人間動其偏見，而為佛教所言之正當見解所覺醒云爾。若直截言之，則所極力提倡者，唯限於『行佛道』方法之純粹形式方面而已。把握此純粹形式一事，在法華經則具有最重大之意義者也。至若以此形式適



合各箇人間生活之種種具體形態，而促令實現一事，則似非法華經所與聞者，可作如是觀也。由最澄資至日本之佛教，恰以此法華經思想為中心者焉。然在其移植尚未確立以前，小規模之統一化渾融化運動早於日本國內着手實行矣。若其先鞭者即為圓仁，而使其成熟而又為平安文化所容納，且嘗實行綜合化俾其成為平安文化之思想原理者，即源信是已。

(註一) 『撰時抄』上卷。日蓮對圓仁、圓珍之批判，不僅在『撰時抄』，『報恩鈔』等書；到處皆可發見。

(註二) 『元亨釋書』所載，亦與『本朝高僧傳』相同。

#### (丁) 法華思想與念佛思想

源信所以決定其方向之代表著作，厥為『一乘要訣』一書，彼於此一著作之卷頭有云：『經論之文義，賢哲之章疏，或令人尋求，或自行思擇，全捨自宗他宗之偏黨，專探權智實智之深奧。』(原書為古文，大意如此(註三))。每逢思想向日本移入時，即可得見之混成化，統一化，早經企圖實行矣。

茲請再行返觀最澄移植佛教時之科學精神。考延曆二十五年對最澄等所下勅令中有云：『今欲興隆佛教，利樂羣生，凡此諸業，廢一亦不可也。宜分業勸催，使共同競學。』(註四)『對於朝廷所見如此指導佛教之精神，最澄之理論與實踐，均能求其實現，甚至可謂已達實現朝廷意旨之目的。然如前述，傳至圓仁，則競學精神早經改變為混合調和之運動。惟在圓仁(西歷七九四—八六四年)之後，所出現之叡山碩學良源(西歷九一二—九八二年)卻又極力保持最澄之學風。博學而又議論通達，詞鋒甚為銳利，不論在『元亨釋書』或『本朝高僧傳』內，均有所傳。島地大等氏則謂『良源似乎嘗以議論視為宗教行為之最高最善者。』(註五)『良源之學風，唯止於本身焉耳。良源固為源信之師，或因時代與性格相異之故，亦未可知，源信所發展之學問傾向，則與乃師良源全相反對者也。自叡山以後，最澄，良源等之學風竟歸消滅，但由圓仁及惠心之宗風支配甚久。然在良

源本人，亦嘗輸入淨土念佛思想於其天台法華宗之中，是以叡山之天台學，如最澄時，諸業之一亦不偏廢，而使互相競學之學問精神，蓋凋落而靡遺矣。

然則吾人之問題，端在天台法華思想與淨土念佛思想，究竟曾經使用何種方法，使之相混融和一事，可斷言矣。吾人擬就源信之教理，以求解此問題，固已，但事先必須考察者，即平安中期至末期之間，究竟用何方法，竟將法華與念佛二者併作佛門歸依看待之實際問題是已。此則已有多數之小說及隨筆等可徵。不佞卻擬根據『源氏物語』，『梁塵秘抄』，『方丈論』，『徒然草』，『枕草子』等類文獻，藉以推測此等事實者也。

就『源氏物語』觀之，在貴族生活之中，真言自不待言，即法華與念佛，亦皆有所浸入。試舉一例言之，夕顏之法事雖在叡山之法華寺舉行，但又認定死者必為阿彌陀佛所助。至若諷誦法華經之事，則已數見不鮮。源氏之君因葬之上死亡而哀愁不已時，常召聲音清亮之僧侍立左右，令其念佛。不論法華或念佛，莫不各有加持（釋家之祈禱），祈禱及迷信，交雜於其中也明矣。後白河法皇御撰之『梁塵秘抄』，似乎嘗為多數人士所愛讀，其中即有法華思想與念佛思想混雜之情形。在其卷二中有云：『生死之大海無邊，佛性真如岸遠，妙法蓮花則為船筏可渡來世之衆生。』又曰：『捐棄有漏之此身，務成無漏之身，既有阿彌陀佛之誓，其將接近彌陀也歟（註六）！』方疑是書之所稱頌，或在此而不在彼，詎料同一卷內又嘗稱頌『天台宗之威嚴，為般若及華嚴摩訶止觀，玄義及釋籤俱舍頌疏，法華經三卷或其論義（註七）』焉。至於『梁塵秘抄口傳集』卷十之內，則又載稱『且則讀懺法，以懺悔六根，夕則念阿彌陀經，以祈西方之九品往生，勤祈五十日矣。一年之間，讀畢千部法華經，次年二月十九日，即已奉告，厥後每讀法華經一部以後，即覺經中竟有欣然可歌者……（註八）』焉。至其卷十一之內，則叙天台思想之發展，其中有云：『諸天台大師，究妙法之極意，定立繙閱法華經八卷而一念三千之法門，圓頓十宗之悟。傳教大師（最澄）荐戒壇於和國，「破」南都六宗，使歸依一條（一乘？）之天』

教宗。成爲妙法一遍之和國，良可畏也。方今真言之行獨繁，可懼之事誠多（註九）。『由是觀之，當時之佛教趣味蓋由真言、法華、念佛三者相混而成，可想而知矣。至其中最見流行，且并支配世人之生活者，即真言秘密教是也。斯教非唯慣於施行加持祈禱，且爲符呪等迷信之淵藪。上項『口傳集』中所云『真言之行獨繁，可慮之事誠多』一語，則又與日蓮所云『日本國中有神社數十萬，皆真言宗也（註十）』一語，不謀而合，考其意之所指，蓋謂一切宗教行爲全然沒卻理論思想，而竟溺惑於迷信狂信云爾。『方丈記』乃將簡樸之方丈室移至各處，對於災害頻仍之浮世，敘述遁世之靜寂生活者，其中載稱：『隔紙窗而安置阿彌陀之繪像，旁懸普賢，前置法華經焉（註十二）。』此亦毫未思想法華佛教與念佛佛教如何關聯，如何區別之問題，至於佛法則既經聽其風流韻事化矣。佛教則完全化爲單純趣味，佛事則任其踴躍於感覺，神情，情調之世界焉耳。此在『徒然草』著者之人生觀內，則所表現尤爲顯著。曰：『願佛道云者，無他，即成爲有暇之身，以不關心世事爲第一要諦（註十二）。』彼嘗摘錄斯言，視爲座右之銘焉。『方丈記』『徒然草』等書，既屬西歷一千二百年代之物，故與十世紀至十一世紀間，源信活動之時代，雖相隔絕，然平安朝佛教泛濫一般文化之狀態，卻能從此等文獻之中得知。至於『枕草子』一書之中，特於可好之物一覽項下，以『經』爲題，而列舉『法華經，千手經，普賢十願……』至於『可貴之物』一題目之下，則列有『念佛之回向』。總之，法華經與念佛，到處視爲可感激之物，同時爲人所受領者也。

佛教藉令既經闢入當時之文化中，要不外乎麻醉手段，爲無思想無理論無實踐之現實逃避計耳。在此形骸既經暴露之佛教中，法華思想與念佛思想二者，（至於不知有理論思想之人衆，容或單只覺其爲『可感激』之二物，亦未可知，）在學僧輩方面，究竟作何解釋信仰之問題，最宜於源信之佛教教理，研討之也。

（註三）『惠心僧都全集』第二卷一頁。

(註四) 『傳教大師全集』第一卷八頁。

(註五) 島地大等氏著『天台教學史』三五六頁。

(註六) 『岩波文庫』九三五之四五頁。與親鸞所述『生死之苦海無邊，唯有彌陀弘誓之船，必渡我等』云云之『和讚』，究竟關係如何

？吾人尙未得開該方面專家之說明。

(註七) 『岩波文庫』九三五之四五頁。

(註八) 同上，一〇六頁。

(註九) 同上，一三四頁。

(註十) 『本尊問答鈔』日蓮宗聖典二三三五頁。

(註十一) 『岩波文庫』四一七之六〇頁。

(註十二) 有朋堂文庫『枕草子·方丈記·徒然草』三七二頁。

### (戊) 源信之教學

苟欲叙述源信之教學，闡明其佛教日本化之問題，非先明悉源信前後之天台學史，不爲功也。此則在短篇論文，殊屬企及。關乎源信之先輩及源信之學徒所具學問思想，容於另一機會論述，今則僅就源信之教理，力求闡明吾人之問題而已。然即此亦非簡單叙述所能了結，自不待言。是故吾人擬經由源信教理之端，但求多少解決吾人之問題焉耳。

以言源信之著述，竟達數十種之多。先是不佞所舉出之『往生要集』『一乘要訣』，厥爲主要著述中之最主要者，孰亦洋洋大著也。『一乘要訣』之根本問題，則根據法華一乘之主旨，涉及奈良佛教來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之懸案者；而天台學史家則認爲根本疑問已由此一著述有所解決者也。此書成立年次之考證，固非不佞所

知，但據「本朝高僧傳」所載，則謂宋朝請求源信述作時所成者焉。確否姑不具論，總之，「一乘要訣」，必源信爲少壯學者時之著述。此書卻始終關乎法華思想，作理論之論爭。只須求得真理雖夕死亦無遺憾，蓋有如此氣慨之著作也。然「往生要集」，則反是而遠在「一乘要訣」以後之著述，由此可知彼之宗教立場既經完全變化（註十三）。曰佛教之教法誠非單簡。事理之業目亦復其行甚多。利智而能精進之人則可，頑魯如本人者，終難企及。——此其自序中之所述，通其全卷，蓋淨土念佛立場之著述已耳。

自成立年代言之，屬於「一乘要訣」與「往生要集」二者之間，或與「往生要集」相先後之諸種著述中，得見由法華思想轉向念佛思想之推移痕跡者甚多。惟源信自何種著述以後，始漸次轉向念佛思想之問題，今姑不加以推測。然「往生要集」，「觀心往生論」，「阿彌陀觀心集」，「本尊觀」，「空觀」，「枕雙紙」等，似乎確係彼後半生所作成之著述，則顯然以念佛思想爲其立場。至若「觀心往生論」，則所舉第十八願之文章，即淨土真宗根本經典「大無量壽經」中他力念佛思想之最後論證是已。曰：「彌陀之願有云，以至心・信樂・欲生而於我國（缺字）云云，道理既確，實語有何可疑。雖作惡業，然憑懺悔而往生，雖具感染然依願力而得度。唯信與不信，願與不願耳。」又曰：「未必以六度萬行爲多，豈可以一稱一念爲少哉。故具縛之凡夫不生於極樂者，不信學教之所執也。」（註十四）如此等見解，非他力念佛思想以外所得而有者。殊如排斥不信學者所執之意向，避免困難之思索，省去新鮮之理論，源信之立場，似已傾向淺近之「信」。不唯在此書中，即在其他任何一著作中，亦不能理解源信由法華思想轉向念佛思想之過渡情形。考其宗教行爲，本來且說空寂，且欲依憑彌陀一佛，早已全然越出學問範圍，脫出理論正軌。佛教用語之形容詞句，因與中國唐、宋時代之詩文接合，益加豐富，致令思想在本質上之關聯，雜亂達於極點。甚至研究天台學之佛教專家，竟指摘惠心（源信）爲「唯心論」派焉。源信雖主張「空觀」，然終不可比諸智顛所著「摩訶止觀」對演習訓練之理論研討。試舉一

例。在「空觀」一書中，源信嘗謂「罪障山高，以力不能截。煩惱海深，以手不可除。宜以空觀傾罪障山，更依佛教，可竭苦患海（註十六）。」談義之偏於觀念論，可謂達於極點。不寧唯是，又於此「空觀」一文之中，有云：「必須夕思無常之道理，存空寂之觀念，厭娑婆之穢土，欣極樂淨土，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觀世音菩薩（註十七）。」此非念佛與法華之混成而何。日蓮之宗教立場始不具論，但彼所下評語，謂爲「飯內混糞」之類，卻非不當。

（註十三） 確定源信著述年次，似乎殊難。不佞關乎此項考證尙無所知。表示源信著作之目錄者誠多，不佞則依據謙順所撰『諸宗草疏錄』中所記源信著述年次，加以大致推測，然後依次讀之而已。即『往生要集』之著作年代似亦不明。島地大等氏所著『天台教學史』中，則稱其爲晚年之作，或有錯誤亦未可知。若據傳中所述，甚至有謂爲三十餘歲時所作者。

（註十四） 『惠心僧都全集』第三卷五七二頁。

（註十五） 『天台教學史』第四篇第十三章。

（註十六） 『惠心僧都全集』第三卷五八九頁。

（註十七） 同上，五九一頁。

### （己） 結論

時至今日，乘宗教復興之某種氣運，力求流布佛教思想之人士，方以源信之立場，提倡佛教，向大眾說法不已。所謂佛教（在過去嘗爲指導原理或嘗爲科學）之思想體系，無論何時，亦不可僅以源信之解釋作其評價之標準，況於吾人之時代而欲提倡佛教，更不待言矣。然而現在之佛教者，滔滔然皆屬於源信派也。此中卻有現今佛教復興運動之社會根據存在，同時不唯日本現今之佛教，即日本之佛教思想，莫不有其所以規定之歷史根據在焉。

佛教之識者輩，皆好談所謂『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之事理，而擇取思想之安易。而又慣於強令無知之大衆，採其態度者也。至若極力倡言『煩惱即菩提之事』，『業即解脫之事』，『讀時即斷惑之事』，『生死即涅槃之事』等說者，即源信之『枕雙紙』是也。且其敘述之方式，蓋用中國之詩文技術，以封理論者焉。意欲隨喜所謂佛教辯證法之徒，固可就而觀之，有所感歎，就其對於『即』之解釋而論，容或具有辯證法之性質，顧此乃以藤原時代之社會思想作爲背景，由遁世僧侶，採取天台學思惟之一端，意欲作平易解決法時之思慮，藉令得以稱其辯法近似辯證法，亦不過既經枯竭之一種觀念論思想已耳。意圖復興佛教之人士，卻未努力從事實際之研究，徒用佛語，以弄枝節之文辭焉耳。至於過去之優秀佛教僧智巧爲論辯會通之情形，若輩多未有所認識。然若可稱拍拉圖及亞里士多德具有辯證法思想，歐洲中世神學者具有辯證法思想，則日本意圖復興佛教之人士，未始不可同樣謂爲具有辯證法之思想。惟日本佛教學家卻未進步至於作此推論之地步。至若從歷史上認識佛教之發展，以及闡明佛教作爲意識形態所發揮之效果問題，更非彼等推想所及者矣。然則焉得復興過去佛教思想，使其活用於現代。恐不過爲寓言式之佛教，徒費日本人之讀書力及思想力，表現另一方面之社會功用而已。

潮聲 第二卷五期已出版

此爲推行浙江文化之綜合性定期刊物，中有不少難得之史料。每冊儲幣二元，杭州孝子坊二十九號潮聲月刊社出版。

# 潘季馴河工書牘參證

韓仲文

留餘堂尺牘六卷。明潘季馴著。其中多關於河工之作。嚮承東友橋川時雄先生假閱。明萬歷刊本。紙墨精滿。快目娛心。且是書鮮著錄者。雖鄭元慶湖錄經籍考亦未收入。蓋湮佚久矣。乃欲錄副以存。惜未竟其事。僅擇要編入拙著潘季馴年譜中。然未收入者。就所錄存。尙有數則。今恐其零散。爰爲參證。輯爲此篇。至其中之雖收入年譜而仍有詮釋發明之必要者。亦爲補充。與同好研討之。

三十二年癸未穀雨後

仲文識

## 東李漸翁

恭聞榮陟河臺。台鉉在望。禹功敷奏。圭錫非遙。馴夙承此乏。竊爲地方慶之矣。未緣申賀。忽拜先施。感慙。再讀芝函。汗流浹背。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言勇。馴敗於河者。何敢更置一喙。然門下虛懷無我之度。則感且服矣。馴追思曩時得罪之故。亦只是堅執復故道一說。遂致見擠於忌者。愚意蓋謂天下之事。皆有



撥亂反正之道。而治河則有救偏補弊之術。稍稍穿鑿。便非治法。而不自知其迂拙之見。重拂奇特之人。乃竟淪於敗耳。馴無他言。只有二人相薦。一爲劉思臺。一爲馮小山。皆是高手。劉已列藩伯。恐難借銜。若馮則門下一右臂也。尙可致之否。頃聞承乏鳩司。倘能力疾就道。必當圖謁。以慰生平大願。先此附謝。

按李漸翁爲李世達。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涇陽人。嘉靖中進士。萬曆間累官刑部尙書。改左都御史。卒諡敏肅。先是萬曆五年。河臣傅希摯與總漕吳桂芳意不諧。時河決崔鎮。淮決高堰。希摯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槽。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之道。廷議以二人不能合作。乃改以世達代希摯。意者世達以公兩治河淮。茂功昭著。遂書以請益耶。觀書中所云。猶執復故一說。而救偏補敝之言。侃侃而談。不稍移易。河漕奏疏四任申明修守事宜疏云。治河有定議。而防河無止工。工之不可止者。乃所以成其議之一定而不可撓也。何則。治河之道。惟有救偏補敝之法。必無一勞永逸之事。其說數見於河防一覽諸書。不勝條述。靳文襄輔深服其說。而奉爲治河圭臬者。潘駿文至以爲閱歷之言。可勒諸於治河者之座右（見紫江朱氏藏潘彬卿批校本總理河漕奏疏）蓋公於治河最不欲穿鑿。守舊因仍。安成勿敗。則已無過不有功。董其昌亦嘗論之。（神廟留中奏疏彙要工部）萬曆以後。河臣每開一河。以致倖功。而河事不可問。帑費亦不貲。則公之言亦不無理致矣。公所云重拂奇特之人。乃竟淪於敗。則似指維遵之劾。猶慊慊於隆慶五年事也。（其詳已見年譜）所薦二人。馮小山卽馮敏功。劉思臺卽劉東星。皆嘗佐公治河。小山於公四任總河時卒於工所。思臺則後且爲治河臣。治漕河垂成而卒。俱蜚聲一時者。書末云頃聞承乏鳩司。卽指公自江撫調擢刑部侍郎事。則是書作於萬曆五年。公猶未離豫章時也。

## 與王麟洲

僕去江右以來。頗無掛欠事件。獨與二三知己則卷舖中不忘也。昨得龍灣兄左轄之報。喜而不寐。茲拜手教。知公政通人和。津路相信。慰矣慰矣。多儀之錫。無論諸珍綺種種皆出意致。即松雲先生墨妙暨公手書詩箋。便能令寒暑中夜發光怪。鄙人何以承此。感佩感佩。兩河治策僕原無他長。不能爲新奇特異之事。淮以南復平江公之故業。淮以北還兩河之故道。如此而已。業以祇承溫旨。事有緒矣。而一二屬寮。偶以批答之間稍稍拂之。遂爲異同之說。陰沮其事。所幸廟堂之上堅不爲動。而薄德者尤不能無三至之慮也。奈何哉。長公起家消息。計當久達。僕嘗言長公五臺與不肖同事一朝。或有可觀。今信矣。第僕歸心如矢。人怨如蝟。河工告竣。便須先作歸計耳。因使附謝。併布耿耿。

按此書作於三任總河。麟洲即王世懋。龍灣即徐中行。均先與公同官江右者。迨公三督河漕。遂與諸子判袂。公既超擢。中行亦遷藩之左伯。故書中云云也。至書末云長公即王世貞。五臺即陸光祖。又與公交稱莫逆者。公四次治河。皆以復故因仍爲職志。亦即補偏救敝之意。此書云淮以南復平江公之故業。淮以北還兩河之故道。特爲顯明之目標耳。至其施治之層序。則不外塞決口。築隄防。復開壩諸事而已。其詳已見年譜。工部均覆如其議。故此云業以祇承溫旨事有緒矣。然其時異議紛紜。至形諸章牘。（張太岳集三十與潘印川書）即河上司道亦不免時有懷疑。而爲雜說所搖惑。公則條舉事理。陳之廟堂。（奏疏三任議息浮言疏）或質之屬僚。其若有不可言者。（引議息浮言疏中語）是書云一二屬僚偶以批答之間稍稍拂之遂爲異同之說陰沮其事。即謂此也。按河漕奏疏三任卷二。有備陳議河始末疏。於此事原委述之極詳。先是公與漕運侍郎江一麟劾徐州道副使林紹治河無狀。旣而紹揭公。謂決口不當塞。遙隄不當築。天妃閘不當閉。公遂上疏辨之。以爲決不塞水不歸正。必有奪河之患。隄不築水無所束。必有復決之虞。而天妃閘易淤塞。開朱家口通濟閘。去葦河遠。而所納皆清水。則甚便也。據公疏言之。此事全爲林紹捏詞中傷。蓋於錢糧勒之旣嚴。而

工程復督之勿渝之故耳。

### 東陳巡漕

不肖謬肩重役。仰仗教庇。庶幾有緒。而嚴寒太速。冰雪連旬。妨工無論矣。淮徐之間。桂薪珠米。人情皇皇。不肖目擊其變。莫爲之處也。日坐愁苦中。不轉眉宇。頃拜大疏。讀未竟而喜如狂焉。即趨晤新源公。而新源公之喜猶不肖也。即以告之屬寮。令渠傳之衆庶。而屬寮衆庶之喜。猶吾兩人也。自是夫徒競勸。赴工如家。意氣倍增。成功不日。且當衆論分更之餘。而屹然定於首端數言之內。則吾兩人者。微惠於門下。又豈在啼饑赤子之後哉。而以河工之銀補償借留之數。在上爲不費之惠。在下沐再生之恩。轉移之間。兩全無害。昔汲長孺矯詔發倉。意與門下先後一揆。然祇見其徑情矣。謹叩使者以謝。躬俟法駕臨淮九頓其首耳。

此書與巡漕御史陳世寶者。世寶於萬曆七年河工垂成之時。上條陳河工補益疏。其開端即云去歲又憫淮揚之水患。運渠之敝壞。特命大臣。以往治之。今自去年九月十五日興工以計之。除中間凍阻。其修理實期。纔三四月耳。乃所修諸工。十完七八。黃河順軌。深闊倍常。及登岸四顧。凡前日之洪濤巨浸。沮洳渰沒之處。遂多爲野。而稱可耕可獲之田。但垂成之會。而曰隄曰堰。尤宜爲事制曲防之策。曰官曰民。尙當用招徠激勸之恩。臣緣是不自揣量。列爲六款。敬爲我皇上陳之（河防一覽卷十三）其言在當時不失由衷之論。故公以爲當衆論分更之餘。而屹然定於首端數言之內也。其六款。一移建管河官衙舍。二添設新隄堰夫役。三添設管隄官部夫。四增築宿遷縣遙隄。五暫寬歸移之錢糧。六乞廣賞勞之大恩。其中第二第六兩款。即公書中所云爲朝廷不費之惠者。世寶以爲隄堰夫役。旣用其身。當飽其食。所有新增夫餉。宜分派於漕糧之

內。及糧運北來。令其輕齎銀二併解淮按日開支。又以爲河上官夫。日夜力作。勞苦萬端。而未完工程。猶有賴於修築。宜動支河工羨銀。量行犒賞。是真不費之惠。（俱見河防一覽十三）是疏除第五項外。部均覆如其議。則無怪乎公之喜也。此所云新源公。疑即總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江一麟。時與公同事河上。然苦無旁証。亦未敢定言也。

### 與河南管河道

沁河石工。昨據該府申文。請裁于公矣。虛沙必不可恃。整石亦甚不難。該府縣從來未經石工。故張皇耳。即如駕車牛夫銀。輒居工價之半。甚屬無謂。夫所謂太平車者。上無遮蓋。去地甚近。只須人扯。何必用牛。今每車用牛四隻。夫十二名。即如喂牛。乃歇息之時。擡稍架轅等役。不可兼之乎。長途客車用羸馬十餘隻者。將用若干人乎。何每車不過二三人也。且每牛一隻。每日用料銀六分。乃自古及今所無之事。而夫銀每日五夫。又何其過侈也。該府縣原有成心。故爲此不根之談。慮始之難如此。僕意此工艱在運石。水涸則用車。水長則用柁。年半運石。年半整砌。三年即成。百年永賴之功矣。幸公查照批詳內事理。移文南河。備查昔年所築高堰與見在所興邵伯之工。當自豁然矣。留神。

按沁乃濁水。沙多善淤。故萬曆以前。雖屬議引沁入衛。而因利害相關匪細。終未得行。萬曆十五年總督漕運都御史楊一魁奏請引沁水濟運。謂將武陟木欒店決口免其築塞。因而通衛助運。下諸臣勸議。乃由河南管河道懷慶衛輝二府汲縣新鄉輝縣獲嘉淇縣河內武陟七縣先後踏勘。并訪諸耆老。均以爲引沁入衛。固足以殺入黃之流。濟運道之便。但恐沁水大合流之後。勢必爲害更大。遂請仍照舊修築各隄工。使沁入黃河。時

部給事中常居敬奉旨查河。遂據以上聞。奉旨停引沁之工。而專事修築。然猶補苴舊工。而未大事整築也。十六年公既爲總河。條議河南歲修事宜。乃議改石工。其言曰。查得沁河發源於沁河綿山。穿太行。達濟源。至武陟縣。而與黃河合。其湍急之勢。不下黃河。兩河交併。其勢益甚。而武陟之蓮花池金圪塔最其衝射要害處也。去歲沁從此決。新鄉獲嘉一帶。俱爲魚鼈。今幸堵塞。築有埽壩矣。但係浮沙。恐難久恃。且壩內爲商民輳集之處。煙爨不下千餘。以隄爲命。關係不小。查得最險之處。僅四百三十五丈。甃之以石。方爲可久。况每歲修守。費亦不貲。積之數年。與石無異。何憚而不爲耶。已行該道查估。隨守隨築。遲以三年之久。必可竣事。此隄一成。百年永賴矣。（河漕奏院四任卷疏）是議既足以省引沁入衛之煩。又保衛懷二屬之民。最爲精治。原疏未言已否准行。然以此書觀之。則已見諸施行矣。公治河於補偏救敝之中。兼求堅久可恃。高堰石工。至有清猶恃爲南河屏藩。功績最偉。沁工雖微。而於明代以潞府藩封之故。所關亦大。衛懷之民。則猶其細事。故亦得謂爲公之殊勛也。時管河道。據常居敬查理衛沁疏。（河防一覽）知爲余希周。書中云該府。卽指衛懷二府而言也。公首言虛沙不可恃。與疏中所言允合。至其辨程工役。審數料物。斤斤於銖鎰。其事似細而要。非久歷河干深悉河務不可。萬恭有言。胸有全河。而後可治河。（治水筌蹄）然縱有全河。而料值工程。終非素諳。則仍不免受欺蒙。而誤於工事也。其運石之法。整築之計。均條別示知。復舉高堰邵伯舊例。以爲參證。諄諄之意。溢於楮墨。公每語遇河上工員。率真而寬厚。故人樂爲效命。觀於此蓋不虛矣。

上三閣下

謹啓。河防關係甚重。實無異於防邊。防邊年例動以百萬計。而防河之費僅僅三四萬金耳。且淮揚徐邳地方。既無河南河夫銀。又無山東磚灰椿草銀。每遇缺乏。輒至坐斃。季馴初至地方。郡邑之告匱。工徒之啼餓者。雲屯蠅集。隨查淮安府庫貯銀兩。不惟原額無存。而那用未償。應給未補者。復幾一萬八千。空拳搏虎。無米炊粥。莫知所措。萬不得已。故有河工二升米銀之請。計部痛癢關身。未必慨然見允。但查本項錢糧。原爲河工而設。計部借以餉邊。今日河道之請。乃復也。非借也。且數止二萬七千餘金。亦邊餉中稊米耳。似未足爲輕重也。假令河道失守。如十年以前故事。運艘飄流損失。大患小患。所去寧止此哉。奉旨工程與今冬歲修之工。皆束手以待。伏望台臺特賜主持。恭承俞旨。某不勝幸慰。伏楮無任惶悚懇祈之至。

考明初過淮漕糧三六二六輕齋銀內例復二升河工米折銀一分。後以通惠河成。改解太倉濟邊。著爲定例。雖其後九邊款貢。餉邊年例頗減於舊。而格於成例。莫之易也。嘉靖以後。河事大壞。東破西敗。隄防蕩然。而漕挽之政則益嚴。舉區區之帑項。供數千里之修費。其破敗之速固宜。故河工例多額外解款。然亦無數救於歲修也。萬曆十六年。公四任總河。工事踵興。帑費浩大。乃上借留輕齋米銀疏。請將輕齋扣米二升歸還河工。以作歲修支用。蓋是時河工支絀情形。公言之甚詳。曰。今歲工程。倍於往昔。其所估者。過其數於原額之外。其所收者。減其數於原額之中。挪借者無從查補。見在者何憑支給。各工皇皇。誠猶捧漏卮沃焦釜。莫知其所措者。(河漕奏疏四任)則當時情況可知。公猶恐不足以動聽於廟堂也。乃又進而言之。曰。運道之設專爲歲漕。歲漕之遲速。係運道之通阻。其休戚常相關也。若徒求速于歲漕。而不先求通於運道。徒求通于運道。而不先求務乎歲修。徒求務乎歲修。而不先求裕於工費。皆非知務者矣(同上書)蓋國家以河漕爲大計。而其設施之費。遠不逮九邊。至求稊米而不可得。斯則無怪公之慨乎而言之矣。公疏既上。戶部議覆。允將淮庫別項銀兩先借支二萬餘金興工。俟新運銀到。不必拘定年限。照數補還。餘銀仍行解部濟

邊。故借留之請。迄未裁可。迨萬曆十九年。漕運理刑主事陳良棟條議漕政。復請留借修河二升米銀。良棟曰。漕河一帶。南自儀真。北至夏鎮。至上年來河道安流。運艘無滯。但水勢變更不常。淤決靡定。濬築培守之力。勢不容已。今要害所在。雖設有隄夫。而人數有限。一遇挑濬。必取之近河居民。領銀雇覓。查得沿河歲修銀兩。甚不足用。萬曆十六年。該河臣題請扣留漕運濟邊二升米銀備用。而連年減運。無徒扣留。今年稍可及額。又那解太倉腳價。及抵戶部修船之數。實止歲修銀二萬五千有零。夫以千餘里之河工。復有不可測之衝決。而僅僅以此有限之銀。何以供無窮之用也。臣駐淮三年。目見山陽一帶。挑濬二次。每次用夫數千名。雖有官銀給散。里甲增雇。每次賠費不下千金。北至清河以上。但有挑濬。其賠苦俱可知矣。且沿河額設隄夫。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工繁人苦。里甲賠貼。更有之矣。當此河工歲修無已。窮民日累無休。乞勅戶工二部。查將原額修河二升米銀。盡聽河工支用。不得別解。其挑濬人夫。於該州縣條編銀內。每兩加派一分。聽候濬河雇募。衆擎易舉。不致偏累。其隄夫工食繁苦處所。量行加增。如此則窮民受惠。有司免累。河臣亦可展布。（河漕奏疏四任卷六）工部咨公覆議。公以陳疏所言。適爲日夜焦慮百思而不可得者。乃上議留二升米銀疏。重申前請。請自萬曆十九年始。以後每年動給題准募夫工食銀九千六百兩。補足歲修銀餘剩之數。聽解濟邊。戶部揆諸河漕情勢。乃允其請。是書作於萬曆十六年。在借留輕齋疏之外。別裁小簡。以抵申時行王錫爵許國三人者。亦所以期其贊成之意也。

## 與工部

謹啟。總理河道衙門所轄地方。北自惠通河。歷北直隸河間廣大三府山東河南至瓜儀止矣。後於萬曆元年間。

前任總理河道萬恭奏將蘇松常鎮與浙江一體兼攝。運道稱全。但濟寧去江南地方千有餘里。巡歷則苦於力之不逮。遙制則苦於令之不行。且應天浙江巡撫衙門去水次咫尺。而運渠與黃河不同。止有旱涸挑濬一事。顯指氣使。咄嗟而辦。乃不以屬之。而責成千里之外。計亦左矣。合無將江南一帶運道仍歸各巡撫管理。而總理河道比照祖宗舊例。照前管轄。庶爲得也。伏惟裁奪施行。

按明會典載萬曆元年題准。蘇松常鎮三府運河。責之蘇松兵備副使。浙西運河責之浙江水利僉事。照所轄地方。時加疏濬。如有疏濬不早。致悞糧運者。俱聽總理河道侍郎并價連御史參究。即河臣萬恭所奏請者也。實際總河衙門設濟寧。指揮數千餘里之河。其調度經營。視前代已難。抑又益之以江浙諸府水利。亦聽總河提衡。則其勢亦不可也。公於河漕奏疏四任。三有查明職掌疏。即稍論此事。而無覆議。不知已否允行。明代漕河兵三事。恒相混淆。每致貽誤。而兼衙遙領之事。尤爲懸空不典。公別有查併提督軍務以崇實政疏。即條議裁汰河道之兼管軍務。其言最透闢。與此書所建議者。同爲明代職官上一可紀之事也。

## 上吳門相公

賈本人歸。祇拜魏牘手書之賜。盟誦感慰。奔走彌月。南北二千里間。河堤閘壩。種種在目。興廢舉墜。俱有條理。或亦可藉此以報知己之恩矣。惟河南地方。去濟甚遠。文移往返。動經一月。新築未幾。即遇伏秋。而該道又適當更置之日。心切慮之。萬不得已。具疏干請。伏望臺下主持。特降明綸。訓得奉以申飭。不勝大願。又茶城口淤阻一節。原無大害。亦無濬治之法。惟黃水暴漲。閉閘以待。黃水消落。啟閘通行。往歲管河官不諳水性。黃漲則開閘以縱其入。黃退始聚夫以濬其淤。費既不貲。期復就延。何怪乎人之議其後也。但往來



船隻。稍有氣力者。過爲噴責。南京鮮貢船隻。強梁尤甚。分司官力不能制。每爲強啟。若非比照淮安三閘事例。奉有嚴旨。實有難於支持者。故敢具疏干請。併望留神。

按此書爲致大學士申時行者。揆其語氣。則新履總河之任。視查方歸之時也。關於河南治遠一事。河漕奏疏四任卷一有恭陳遠地修守當嚴疏。可與此互觀。蓋河南去濟千有餘里。文移往返。動經數旬。而河南地當上游積沙之區。且汴沁會合。其防守之責亟重。巡撫以無管河之責。雖稍有將事。而事權不專。終嫌齟齬。則公之請良有以矣。至書中云該道又適當更置之日。則指河南管河道余希周之卒。易以彰德知府陳九仞一事而言也。茶城口淤阻一節。公亦別有疏言之。乞嚴開禁疏略曰。我國家建鼎燕京。歲漕四百餘萬。自徐以北。則資汶泗諸泉。自徐以南。則資黃河之水。汶泗清而弱。黃河濁而強。而二水交會之處。則茶城是也。每遇伏秋之時。黃流盛發。則必倒灌入漕。沙停而淤。勢所必致。然黃水消落。漕水隨之而出。沙隨水刷。不待濬而自通。亦勢所必致也。縱有淺阻。不過旬日。萬曆十年中河郎中陳瑛翔建古洪內華二閘。每遇黃水暴發。即下板以遏濁流之橫。而閘內無壅阻之苦。黃水消落。則啟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外有洗滌之功。數年以來。頗稱利涉。不意去年伏水盛發。啟閘不常。任其所之。淤墊頗遠。而治者不知引水攻沙。鳩工疏濬。以致廢時失事。當事之臣稍加更置。而人心庶幾知警矣。(河漕奏疏四任卷一)然啟閘不常。亦不可專責管河工員也。其時勢豪船隻。小拂其意。輒加噴責。而鮮貢之船尤肆無忌憚。公故有此疏也。至淮安三閘事例。爲萬曆八年所擬定。奉旨垂爲定例者。公乞嚴開禁疏。即請仿照淮安例。將古洪內華等閘匙鑰送赴漕撫衙門收貯。每日請發。如有阻撓。即拏究問罪。并枷號三個月。意者此書當與遠地修守當嚴及乞嚴開禁二疏同時上於內閣者。而公亟亟求於治事亦可知矣。

## 東常開府

向恐溷瀆尊嚴。久稽奉訊。想念私悰。中夜不寐。頃拜教札。具劾注存念河者。乃所以念不肖也。向來不得彼中消息。頃接所寄惺字公手札。乃知近來議論終不出王太初一疏。而營家營調停之意。亦藉此慰矣。此河一開。腰舖以南。必至淤淺。卻欲運艘從草灣遡流而上。夫乃不可乎。且河不兩行。自古記之。以四十丈之河。欲奪二百丈之河。其勢必不能勝。尋當從舊淤新。則三十七萬金何處取償耶。老公祖與不肖姑俟之耳。人前不必多露也。□□□□□甚足駭人。選將一節。似須預爲料理。四川有郭成者。昔其廣東。甚有偉績。見任雲南參將鄧子龍。真戰將也。亦甚知口情。兩人中倘得一人。或可恃以無恐。幸翁圖之。何如。原任遊擊俞尙志乃不佞門下士也。往歲治河淮上。甚得其力。尤武弁中所最難得者。茲聞效勞門下。謹以奉告。

按營家營一役。爲科臣之言。先是王士性欲復老黃河之道。常居敬則以爲營家營適對淮口。別開新河以赴草灣。東會於大河。最爲便捷。其後居敬復以營家營經黑墩湖羅家口恐有散漫之虞。亦未敢爲必然之畫。迨廷議下二臣議。公以爲不可。乃上停寢營家營疏。（疏見年譜萬曆十六年條）疏既上。工部旋即覆准如議。停止營家營支河之工。據此。則是書猶作於工部議准之先也。王太初一疏。不知何所議。然有調停之意。似仍是開支河耳。故公之書云然。又據停寢營家營疏云。其工費於五十餘萬。而此書云三十七萬金。是後來有所縮減矣。常開府即常居敬。時已陞任浙江巡撫。而所謂具劾注存者。則猶以營家營一事爲念。惺字不知爲何人。郭成在廣東曾佐公治匪。鄧子龍則在江西剿平李大鸞之亂。立不次之功者。俞尙志於公三任總河時宣勞獨多。亦公之輔弼也。留餘堂尺牘一有與俞游擊書曰。久別甚念。向謂執事志在泉石。罔意世程矣。頃承來諭。乃知雄心固在也。甚慰甚慰。撫台雄才大略。海內寡儔。容爲執事布此生平耳。其事蓋即謂介尙志於居

敬也。

## 與海防道

捧諭。知公奔走之苦。舂築之勞。甚念甚念。如此鞅掌中。猶復以敝署瑣事爲念。種種見復。知公不遺潦倒甚矣。石工將完。幸公一面查造錢糧文冊。一完即報爲望。昨聞羅正郎訃音。悲悼不能成寐。此公三年之間。曾無暇豫之頃。千里之內。曾無不遍之足。大功將成。竟以身殉。豈天之不佑善人。抑無意于此河耶。心痛心痛。此缺不可久虛。頃擬就近會請。分司之事。暫煩左右經手錢糧文卷。幸公留神。

按此云羅正郎即羅用敬。卒於萬曆十七年。而是時海防兵備道副使則爲周夢陽也。夢陽屢膺繁劇。舂鍤之功最多。用敬南昌人。由進士累陞刑部主事漕運理刑。萬曆十四年。爲工部都水司郎中。管理南河各工時。范家口之隄未固。天妃閘壩之決未築。慘澹經營。數歷三年。河湖鹽漕俱無偏廢。其功績至巨。公所倚爲左右手者。一旦驟失。公所以悲悼心痛不能成寐也。南河居河湖之間。漕輓之衝。故所任綦重。其缺不容久懸。據河漕奏疏云。繼之以黃曰謹。今觀此書所言。則夢陽嘗爲之過渡代理也。至所云石工。不知何所指。疑即謂邵伯耶。

## 與夏鎮司

僕與公相見。每多逆耳之言。不惟公有不堪。即僕亦自覺可厭。但逆公者正所以成公也。古人所謂切切懇懇。

本是朋友之道。而數則疎。又僕所深懼耳。今公所轄隄防。業已極敝大壞。幸公抖擻精神。專心致志。一應事體悉照僕所行。速速了辦。毋中僕所逆耳者。他日當以荆諍。橋完之後。即將所轄夫盡調李家口捲掃斷流。則山東夫可計日而就。明歲五月前即可通舟矣。急難助勦。公之能事。圖之圖之。餘具公移不盡。

是書亦作於第四任。時萬曆十九年。夏鎮司主事爲余繼善也。是時山東隄防大壞。濁流四溢。幾不可收拾。繼善以兩月之工。諸事克成。公許之爲通敏（河濟奏疏四任甄別司道疏）此書詳詳規切。具見待人之誠。惟公所云之公移。今不得見。無從詳考。然大體可備見於條議河防疏。（奏疏四任卷六）按山東汶泗之水。一至留城。卽非漕渠。左有尹家赤山微山呂孟張莊諸湖。右有昭陽湖。汶泗以湖爲壑。然諸湖窪若釜底。以涓涓之泉。分布萬頃之湖。一時豈能盈滿。乃又引爲餘水。以出鎮口而濟運。則其勢之緩而弱。易爲黃水灌淤必矣。先是。公同諸司道議別開一河。以輸清水。而斟酌地勢。莫李家口若。口在夏鎮南滿家閘北。與閘村丁家集俱稱平坦之地。據條議河防疏云。其工事自夏鎮閘迤南起。經李家口閘村屯豆腐店丁家集計七十餘里。與諸湖稍遠。如得挑開一河。上從滿家閘西築攔河一壩。俾水歸新河。下至梁山出口。李家口仍設減水閘一座。以洩沛縣之水。入資漕河。則內水日見充足。且諸湖日久漸涸。徐沛久浸之地。必皆變爲耕種之場。蓋治漕兼拯徐沛之民。卽公所謂置諸湖於度外。而時得其濟。汶泗於軌中。而毫無所分者也。至橋工一事。則指溜溝至姜家橋隄工而言。公以溜溝至姜家橋一帶。爲運艘往來之路。繹道所經。風衝浪激。隄工屢廢。乃條議創石隄。嗣因旣議別開新河。則移石隄於東隄之外。旣約束諸湖。復捍衛河防。惟以上二事。未盡見實行也。據條議河防疏工部議覆稱。開新河及改石隄二事。工費浩大。不可輕動。應由總督漕運都御史及巡按御史等會勘。又據此書云。在李家口捲掃斷流。則終未開新河。而僅事補苴矣。故是書必作於條議河防疏之後無疑。

## 與高御史

祖陵形勝。全在長淮環遶。東與黃河合襟。風氣完固。爲億萬年根本之地耳。若從中段開洩。則旺氣必衰。而入懷反跳。又爲形家大忌。臺下淵衷洞徹。尋當自知。不肖何敢喋喋。

據河漕奏疏四任卷六議遷泗州疏。高御史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舉。按明代治河。不徒兼顧漕運。而泗州祖陵猶有牽率形勝之言。固未可深信。而恒足動人。此則非僅帝王爲然也。惟是明代治黃。在於蓄清激濁。以淮攻黃。淮蓄自然湖溢。而泗靈一帶。終不免沉淪之禍。故公力主寧遷泗城。而不可開隄洩水。以漏王氣。其語似迂。蓋亦於深意存乎其間。公旣主張以水治水。而東清刷黃。則洪澤隄堰之開。究非所宜。雖舌敝唇焦。亦難阻止時人之營利自私。（據議遷泗州疏云。主開隄者。或利於運輸之便。或則以隣爲壑也。）故不得不藉祖陵之說以動人聽聞。亦未可知也。公有祖陵當護疏。見河防一覽。而大略仍不脫此旨云。

## 與南河司

頃接來諭。謂僕不信公病。令人愧悔不已。初謂公久勞之後。偶爲風寒所侵。故不敢致寒暄之語。嗣聞面貌發虛。則念之不已矣。然河務執掌。日望勿藥。即出每爲籲天私祝。而公不知也。數年以來。吾兩人者頗稱相信。豈以舟中數言相犯。遂相疑耶。古人云。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僕以公事頗急。故其言亦急。次日得公之冊。即渙然冰釋矣。如有藏蓄非夫也。幸公亮之。聞山東官夫工將及半。而思歸甚急。隄南椿色工大不如法。石工亦未有緒。倘數日間道體稍愈，幸暫遷淮安公署。即使臥治。亦勝於遙制多矣。千萬珍重。

按公四任總河。南河郎中抱病者。惟羅用敬及黃曰謹二人而已。羅終以喉疾卒於任所。時爲萬曆十七年三月。公以十六年復官河上。則與用敬不得謂數年以來頗稱相信矣。考用敬既卒。公舉清江浦管閘員外郎黃曰謹繼之。蓋自十七年。直迄廿三年公去任止。始終爲南河司。又據河漕奏疏四任卷六議遷泗州開周家橋疏云。臣於十月廿六日（按指萬曆廿年）會同漕運巡撫左侍郎陳于陞巡按直隸監督察御史高舉于清口。時南河郎中黃曰謹病不能赴。疑此書即與曰謹者。是作於萬曆廿年。可斷言也。隄南椿筓工及石工。或指南河。而山東工意即濬李家口裏河之工耶。

### 與陸五臺

頃接十月十四日教札。知翁以泗城積水爲慮。但淮之高于泗。即黃之高于徐。此自古迄今皆然。而祖陵禁地。難於開洩。則異於徐耳。今欲卑淮以就城。勢必不可。徒傷祖陵壞運道耳。泗人三議。執之已久。勘之甚明。兩臺悞爲新聞。有此舉。日下會勘。或有定議矣。

按五臺爲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五臺其別署也。嘉靖中進士。萬曆中官至吏部尙書。公與五臺鳳洲交最篤厚。三人嘗以同仕搢柱國事相勗。萬曆廿年。泗城積水。輿論不諒。公雖百口難解。觀此書則雖公之至友亦不免有所疑惑也。公論泗城積水事。有議遷泗州疏議處泗州積水疏。而河防一覽引證前人議論尤夥。俱足參徵。而年譜中亦稍有論列。至此書泗人三議一語。意其必指前後三次議勘而言。考萬曆八年公三總河道。兩河工成。旋夏雨澇。直薄泗城。水及祖陵堦石。御史陳用賓給事中王道成相繼奏請治之。公乃上淮水暴漲大工無虞疏。謂闢清口以達其流。乃治泗之法。而別無他術。卒聽之。（見明紀一及河漕奏疏三任卷四）。

是年十月又有泗州鄉官常三省聯名揭公治河不當。亦引泗城積水爲口實。（見奏疏三任卷五請勘高堰疏）卒亦聽公言。而罷三省爲民。先一事正爲河工垂成之時。後一事則爲公遷官南兵之際。要爲後來議泗州水災之張本也。至萬曆廿年泗城積水久不消。異議復起。所謂三議者。殆即並此而言耶。

本館出版新書之一

論語集釋 程樹德著

全書三冊定價二十一元 預約十六元 第一冊現已出版單售七元

本書爲國縣程樹德氏所輯，全書共百餘萬言，由本館印行，訂爲三冊。

本書內容，計分十類。一據阮元論語校勘記翟灝四書考異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葉德輝天文本論語校勘記等書，而考經文之異同。二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武億經讀考異，而明其句讀，及字音讀法。三據大戴禮說苑新序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中論論衡以及四書釋地鄉黨圖考等書，以考證其名物制度。四集解。五唐以前舊注。六集注。七別解。八擇清初漢學家言論無門戶偏見者，爲餘論。九擇宋人詁經之語，可資修齊準繩者，爲發明。十凡集解集注別解諸說不同者，明其是非，別爲按語。以上十類，雖非每章皆備，要不出此範圍。漢宋兼采，而家法仍鞏然不紊。論語爲羣經之鍵，而是書則尤爲治論語之集大成者。誠必傳之作，亦人人必備之書也。

現第一冊已出版，第二冊預定七月一日第三冊九月一日出版。併發售全書預約，購訂從速，以免向隅。

## 黎 明 之 前 (續)

鳥崎藤村作  
張我軍譯

## 第 四 章

中津川的商人萬屋安兵衛、夥計盛吉、同鎮的大和屋孝助；這一幫人著眼於生絲的推銷，聞着聞港去久的橫濱，由美濃動身而來了；這是安政六年十月初後的事。在中津川行營，算是半歲時節那宮川寬齋，也加入這一行人來到了。聞說寬齋不只是爲遊歷橫濱，仍然是異地謀生的一個——算是當萬屋安兵衛的賬房先生。

同行四人，由中津川越過馬籠嶺，取道木曾路朝濱江戶而去，先到兩國十一屋住下，聽講那十一屋客棧的處，再從那裏東出橫濱。木曾生人而又好管閒事的十一屋那個老頭子，他遇事總想替這帶和老家關係密切的英人，問問那方的方向。這個老頭子談起上次馬籠行營的半藏在這裏住過，現在又接了寬齋，這樣在江戶迎接那第二人，大約也是什麼一種緣分。末了說道：

「諸位得打算住神奈川去，不然橫濱恐怕還沒有客店哪。神奈川有家叫牡丹屋，那是老字號。要是牡丹屋，可就最能放心了。」

聽了老頭子這一席話之後不久，同行四人便取東海道奔向橫濱了。

橫濱也夠蕭條了。按地勢說，橫濱的海岸較比神奈川水深，海岸也已經築上碼頭了；不過無論怎麼說，也還是剛剛開闢的港埠。偶爾有外國的商船開到，那些船員也都是返回船上睡覺，不然就來到神奈川過夜。搬出下田後到神奈川的英、美、法、荷各國領事，比起蕭條的橫濱，自然愛



好熱鬧的東海道，不想從一度撥充臨時寓所的本覺寺和其餘廟宇動彈一下。看取了這種情形的寬齋們，仍然一依十一屋老頭子的指點，決計在神奈川那家牡丹屋歇下了。

這次的異地謀生，在來自美濃的四個人，也可以認為自着相當的危險的。自中津川而至神奈川，藉馬背搬運生絲的材料行經近乎百里的路程，光是這件事已就不容易了。何況對方又是莫明其妙的異國人呢。

當時關於異國的事，著實留下不少的笑話。有一個異國人，先前來到日本的時候，遇見了一個女子愛上了。那異國人說要娶那個女子，但被拒絕了。他說「那要把女子的頭髮給我三根吧！」，於是不得已給了三根。後來那個女子，彷彿是中了異國人的法術，終於到外國去了。第二次來到的異國人又說要三根女子的頭髮，這回卻由篩子上拔了三根毛給他。你說可怕不可怕？聽說那篩子居然上了天，飛到異國去了！看見的人都嚇一跳，說那一定是切支丹<sup>註一</sup>，全部戰戰兢兢；也有這樣的笑話。

對異國是怎樣地不開眼，就在由黑船流到海岸的空酒瓶也留下笑話。這是美利堅那貝利來航當時的事，從那載着許多船員的軍艦，往海中擲掉了空酒瓶。那些空瓶子，當海上沒風的時候，瓶屁股重，只剩個瓶口露在海面；因為海水漲進去，所以隨波逐浪的自然就飄流到海岸了。檢拾了的人不作聲拿回家去，就挨罰了。所以遇見這樣的東西飄流到海岸，都得據實早報官人。那時候官人曉諭居民說：這一定是對方放毒的東西；倘若這裏面真有毒，可了不得！不然的話，放出這些東西幹什麼呢？那一定是裝着毒藥想叫日本人遭殃的一種軍略吧；因此，特設一個地方以備放置，萬一有明知故犯不據實早報者，當立捕不貸！於是那個村子交到五支，這個村子交出三支，陸續早報上來了。官人們天天接收着空瓶子，借用了一所空房子，備置其中，嚴密封鎖起來。居然不曉得那是裝過日常飲用的酒的空瓶子；相傳如是。

諸事類皆如此。藤椅子叫風颳到海岸了。大家就納悶。睡椅飄流過來了，大家也是納悶。貝利出帆的翌日，美政府所呈贈幕府的物事，裏面有瓶裝的，有罐頭，還有裝箱的，還有贈送浦賀奉行的物事；那些東西，呈准江戶之後，就在浦賀的碼頭都燒掉了。自然是因為怕它後日作祟的。著實的，寬齋隨着中津川的商人來到神奈川時，還是沒有脫盡那種黑船的恐怖的時代。

時恰在安政大獄<sup>註二</sup>之後。彥根城主井伊直弼就任大老<sup>幕府最高官職</sup>的時候，正不知起了多麼大的明爭暗鬥哩。彥根和水戶，肥州和一艘

註，幕府內部的官員彼此之間。結果，便以簽訂神奈川條約的是非和德川世子的繼嗣問題為中心而出現了。而且那些，不過還是重大抗爭的序幕吧了。井伊大老所希冀，也許是在統一那已達沸騰點的國論，然而他竟成了一個不世去的鬥士現身於政治的舞台上。所謂反對派的首魁水戶的老王爺（烈公）以次，凡是參加或贊成這一派的諸侯和官員，一律被命謹慎或蟄居；不但如此，強烈的壓迫，並且及於以京都為中心蓬勃而起的新興勢力的苗床了。在京都的鷹司、近衛、三條以上均係姓氏三公，被迫落髮為僧，其餘的公卿們，凡有反對關東四註嫌疑的，全被命謹慎了。也有貴人的侍女頭，被捕押到江戶去的。在野的志士、浪人、農民、商民之類，接二連三地或者被捕或被處嚴刑了。——一個處自刃、一個斬首示衆、五個處死刑、七個送遠島流刑、十一個放逐、九個監禁、四個驅逐出境、三個帶手扣、七個付看管、三個痛斥一番。被目為勤王攘夷的急先鋒的若狹人梅田雲濱似的病死獄中者，還有六個之多。水戶人安島帶刀、越前人橋本左內、京都人賴鴨崖、長州人吉田松陰這一批人，都是欲恨而致死的。

四周的空氣如此，那中津川的商人們卻奔到任何人都還輕易不肯相信的外國人圈裏來了。神奈川條約已然正式簽字，外國貿易成了公開的事實了。在打算推銷些生絲的商人，大可以毫無顧忌的。寬永十年以來的厲禁——造五百石以上的大船——也解除；海，事實早已開放了。遠古那航海者的夢，在二百幾十年這歷長久的鎖國之後，又有如蘇醒般朝向新的機運而來了。

寬齋此次異地來謀生，已是年近花甲了。他是鄉下醫，舉凡他的漢藥所能治的病，那是無所不治的了，但是尤以眼科為拿手。他行醫，與其說在中津川鎮上，無寧說是以靠嶺各村為主，裏是有病家來請，他也越過山嶺到馬籠出診，三留野他也去，自蘭村、廣瀨以至清內路的頂裏頭他也去；只要有餘暇，他就讀書課徒。歷來人們都說他是位飽學的怪人——這麼一個寬齋，居然說是醫生的招牌在中津川掛不下去了，所以打算隱退到信州飯田的鄉間，這還是不多日以前的事。這回一道來的萬屋的當家的，是他素日的主顧；生絲的推銷，估計不在少數，所以說要他盡力幫忙，盈餘有他一份，於是乎來了。他也已經上了歲數，凡事總有點如履薄冰的樣子。除了在最後的「藏身處」過他的餘生以外，也沒有什麼心願了。

目前寬齋的工作，是幫助安兵衛們打聽橫濱貿易的情形。新來的西洋人，為拉攏內地的人起見，見什麼買什麼。左右起初是非擲些錢不可的

外國的商人也曉得這些事，所以不中意的東西也買給你。這是一類人物帶來似的，拿二文錢或三文錢資本買來的玩具之類，西洋人看來都是稀奇的。據說只要提說是德川王爺排在屋裏的東西，即便拿佛案上的燭台改造的假古董，也可以賣到二兩奉錢。內地的生絲商，還沒有什麼人來到。在萬屋安兵衛和木屋李助，這正是千載難遇的機會。

情形漸漸地明白起來了。他們已打聽明白，僑居神奈川的洋人。諸君價錢以五倍書。全算起來約略有四十個人。他們也知道了，只要有人介紹，是可以得到適當的承銷人的。這裡也已經有通譯了。雖說不大行，還可以對付。

不久，寬齋便和安兵衛們一道，去見了一個洋人。二十來戶的英國人住家，雖然是地主的營地，卻也只是個名目而已，不過總算有一片隔離的地域設在神奈川臺上面。住在那裡的英國人，名叫邱斯基，他是一個賣毛呢的人。安兵衛們以前未及築辦事房以前，暫時寄寓在神奈川。第一次映入寬齋眼簾的那個洋人，穿的是呢子的「丸羽織」註：子羽織，即呢子。羽織不用毛織，而用呢子。隨身所用的零碎雜物，統統放在衣服的口袋裏，也是異國的風俗。例如手帕放在羽織的口袋裏，錢夾子放在呢子的口袋裏，時時放在袖口袋裏的口袋裏，銀鍊子穿掛在鈕孔上。穿的鞋也特別。那一雙獸皮所造的鞋，拿日本來說，算是代替「雪駄」的。

安兵衛等所帶去的生絲貨樣，把邱斯基大嚇一跳。似乎是說，要這這好東西，有多少我買多少；只因對方說話急口有如燕子叫，仔細的話，通譯也不甚明白。邱斯基又驚奇似的瞧着安兵衛們的梳得光亮的髮髻，和頭髮全部染圓的寬齋的醫生派頭的風俗，一壁端出香煙之類來，也請客人用，自己也多麼香似的吸着。寬齋近在眼前所看的那個洋人，頭髮的顏色固然不同，臉人的顏色誠然也差，卻也不是像隨黑船的聯想而起的那麼可怕的。也不是鬼。也不是怪。仍然是血液運行周身的，一樣的人。

「他說着：十兩絲可以出一兩錢買。」

聽了承銷商這話，安兵衛們鼓起勇氣了。十兩絲賣一兩錢，是空前的行市。

貿易的情形也明白了，絲價也知道。既然如此，就要趁早離開神奈川，在明年春間以前，盡量地多多買進生絲；安兵衛和李助的意見是一致的。連兩人打算作貨樣存寄在牡丹屋的絲都賣妥了，光是那些貨，一件也賣到了一百三十兩錢。

「宮川先生，您一個人可得留在神奈川呵。」

安兵衛說了，不過寬齋不消說是諒解在前的。

「先生您單身一人，請您小心着別讓老鼠給吃了。」

夥計嘉吉又自有嘉吉的一番話，然後將走後的事千萬叮嚀的託付了寬齋。中津川和神奈川兩地之間的聯絡事務，一概交在寬齋手上。

一一

到了十一月的時候，寬齋一人留在牡丹屋的後樓了。

「我這樣子，不就彷彿流配孤島的嗎？」

寬齋說着，有時感到太孤單了，就信步去登那望得見海的神奈川臺。登着斜坡上去，就可以走到神奈川臺的一角。眼下的橫濱也夠蕭條了。有地方是讓半農半漁的村民移住而來的街市；有地方是以海關爲中心排着一列臨時搭蓋的屋子的，蕭條的一個區域；有地方是剛開始墾土和圍上繩子的菜園子和稻田的中央。梵天祠的林子對面，這裏幾棵那裏幾棵的樹木映入眼中。整個是潮濕的泥土，還不會叫人看着有新的港埠之感。

海也不能夠儘瞧着，寬齋一會兒也就逃回家似的回到寓所了。樓窗外鴉鴉叫着的老鴉的聲響，也令人想到地近海港。那聲響，把他的心叫到家鄉的妻子以至舊時的門生那邊去了。

有一方古老的刷木桌子。上面放着書。桌旁圍着一羣學生。裏面有馬籠行營的兒子。有中津川和泉屋的兒子。中津川行營的兒子也來着。那是十多年以前，三個門生常常一齊來到的，他的屋子的光景。馬籠人青山半藏，中津川人蜂谷香藏，同鎮人淺見京藏，這三個人，寬齋常常戲稱之爲三藏，而且以此爲樂——是這樣，在就學於他的幾許少年人中，他認爲最有前途的門生們。特別是香藏，又是他的內弟，有姻戚的關係。將來不知道都是哪一流人物？他試加以觀察了。三人之中，半藏是只有一個心眼又是誠實的人。一旦認準了這是自己們的人生大道，就不能改又不能變，這是半藏。

這樣想下去，寬齋終于不得不把現在的自己拿到不在旁邊的三個門生面前，加以辯解——感到這樣的矛盾了。

「慢着！左右那一幫人是一定對我的異地謀生有所懷疑的。」

「云謂不愛財，照例是漢派虛偽。」

這句先賢的話，玉勝間本居氏隨筆集第十二章裏面這句話，在現時的寬齋是比什麼都有力的護身符。這是教人說，心裏想着錢是要的，嘴裏可說不要，這照例是漢學家一派的虛偽。

「不論誰，沒有不愛財的。」

由是而寬齋似的跟着中津川的商人來到橫濱謀生一類的事也就發生了。像本居大人這種人，有所謂虛心坦快地方。在那個人跟前，什麼都可以得到原諒。然而血氣方剛思想單純的人們，卻不像會原諒這個窮老頭有如那位寬宏大量的先賢似的。

這麼一個人的寬齋，便是步了本居、平田諸大人的後塵，早已懷抱了復歸古代的夢想的一個。這個夢想，勢須和那個以京都為中心而興起的，勤王家即保皇黨的新運動連結起來。他的三個門生，沒有一個不馳目聘懷於勤王家的運動，其實也是他播的種子。連坐於這次大獄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是那潮流中的人物。那裏面甚至有六個女子。多感的半藏們正不知道在家鄉那邊怎樣地興奮呢！寬齋拿他的推想，能夠歷歷如在眼前似的。

到了那時候一看，昔日的老師和門生之間，已經有相當的距離了。由寬齋看去，半藏們的學問是越發地走向實行的方面了。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門生。行將振起古代日本人所懷那種「雄心」的時機來到了；不然的話，當此可以說是開國以來最重大的危機的，這樣艱難的時世，怎能活下去呢——門生的這種心事，他也明白。

在新興的外來勢力，在五個國家糾成一團前來的歐洲面前，到底該不該把這個國家來開放？這個嚴重的問題，直到那時候還在吵整個日本國頭痛。先入為主的黑船那個強烈的印象，輕易脫不出這個國度的人心。開闢橫濱、長崎、函館三港，是出於井伊大老的專斷，並沒有等到朝廷的諭旨。據傳說，京都方面也輿論鼎沸，很惱了龍心。開港乎，攘夷乎；在沒有這般兩相矛盾的話了。而且再沒有這樣道破了當時的人們的苦惱的話了。由主張前說的人看去，攘夷實在是頑執妄排；由主張後說的人看去，開港乃是整個的屈服。那些總想設法把自己內部的事物護育下去的有

心人，都苦於這種矛盾，惱於時代的苦惱。

從牡丹屋的後樓，可以看見屢枝到走廊近處的柯樹梢頭。寬齋到那幽靜的走廊，獨在揉着手。

「我也是平田門下的一份子，對於這樣駭人的大獄，自無漫不關心之理。不過，我是曉得認命的了。」

「您一個人怪悶的吧！」

這樣說着，牡丹屋那個上了年紀的掌櫃的，常常過來看寬齋。開設在東海道上的這家神奈川的客店，要說老也可以說是老字號；炭盆兒用的是古式帶把的，大號的點心盤，都附着扇子形的紙子匣兒。然而又沒有裝模作樣的地方，待客也熱心。

寬齋每日在後樓的走廊不知來回走多少趟，這其間便由於映入眼中的柯樹的風味，想起要練字了。聚精會神地瞧着枝杈橫斜的樹，便一陣兒練起字來。正在這個當兒，客店的掌櫃過來瞧見了，說：

「呀，我正想着您沒事總不出門哪，敢情您是在練字呵。」

「俗語說得好：行年六十開始練字！」

「咱也養了長孫，昨夜辦了七朝的喜。一家子亂哄哄的，鬧得您不安靜了吧？」

這樣的話從這個掌櫃的嘴裏說出，也就不像世俗的應酬話了。橫濱的海岸近處，有一棵高大的玉楠樹，枝葉極茂盛；輿論喧囂的神奈川條約，便是在那棵樹底下簽訂的；講這些事給他聽的，也是這個掌櫃。那一圈兒俗稱扇形水神林子，那玉楠枝上有白鴉掛巢，年年到了冬季，白鴉不定就飛到哪兒去了；這麼告訴他的，也是這個掌櫃。推銷生絲，不論怎麼說也是眼光太好了！外國貿易也已經是買進賣出都自由的了；唯有印着皇家御紋的各種物品，雲上的明鏡、武鏡、兵學書，以及各種甲冑刀劍之類是犯禁的；這樣教給他聽的，也是這個掌櫃。

陰歷臘月的冷天來到了。海港的天空點點地飄着雪。寬齋照例面着桌子，想把異地為客的鄉愁銷磨於練字之間。正在這個當兒，客店那個上了年紀的內掌櫃的，說着是江戶兩國的十一屋轉來的，拿着兩封信來了。那時候，內掌櫃的滿臉堆着寬慰年老的客人的笑容，從樓下叫侍女拿檯端上來一個海碗。一看是寬齋所好的麵條。

「請我吃麵條嗎？這可太妙了！」

「這是先煮了一過再加湯煮的。湯裏放的是鹽。我想這是最清淡的，請您用一用瞧。」

「麵條可太妙了！我本是好酒的，可是冷天，這又是再好沒有的了。」

「可不知道合您的胃口不合，咱們常做這個讓年老的人吃的。」

牡丹屏待人，類皆如此。

一封信是由木曾繞過江戶來到的，是馬關那邊伏見屋金兵衛寄來的，難得的音訊。信裏說着最疼愛的獨子鶴松之死。鶴松這孩子，身子也是極弱。那個少年的身體，本是醫生的寬齋也診過，知道很清楚。每次馬關伏見屋派轎子來接，寬齋便提着藥箱子，趕緊越過美濃和信濃兩藩的藩境十曲嶺而去。當下極精細的金兵衛，起先商過寬齋，說那孩子生前屢蒙其照拂，接濟他爲了但有一線生望總想設法救救的一念，怎樣祈神下願，怎樣派人到多賀地名地大社神去祈求痊愈，又把他們爲了向金名大團神祈願，從落合的大橋放流了一桶神酒這些事，一五一十地寫得一件不短。信裏還說着，病不用說是治了——寬齋出外不在，請的是大經的醫生；可巧普州的奧平和水戶公主的典醫行經木曾路，連這兩位都苦苦央來給看了。字裏行間，歷歷可以看出金兵衛痛心兒子藥石罔效那一份難受的情景。

平生交情極厚的金兵衛，年至六十三而受此打擊，在寬齋也不能說是非干已事。還有一封信是一位老相知的老人寄來的。信裏又是大發牢騷，說他筆下既無力，話也少，連遭老衰了；說得他簡直成了飯糞衣架似的沒把握。還說着：只是每每想到當年事，真是依依不堪，此生此世或者再也見不着了吧？還有一句是「閒說是下猶未往生」。

「閒說是下猶未往生；豈有此理！」

寬齋這樣想着，在那封哭不得又笑不得的信的跟前，垂下頭去。

寬齋四周的舊友也一個一個的纏下去了。康健而在作事的，也不過是幾個人而已。一個是最近讓十七歲的兒子鶴松先走掉的金兵衛，一個是半藏的父親吉左衛門——屈指一算，這樣的人已經剩下不幾個了。他正想着，索性叫無常的風給吹打，趁早逃回美濃去也；卻又是浪士來襲註六的風聲，傳到橫濱來了。

# 圖書介紹

## 書舶庸譚

武進董康撰 九卷五册 民國二十九年誦芬室重校定

近代學者日記。論者皆盛推越縵堂。其書記其讀書心得，每一書到手。必能知其得失。蓋其小學之功業深。於訓詁源流。經義精蘊。多有所發揮。與曲園五台筆記。十三本梅花室課餘偶錄。不相伯仲。然於書之版本及行葉之多寡。雕刻之異同。時代之遠近。則多未之及。為讀書家。非鑿別家也。武進董教授經當代名儒。廠肆書賈遇有善本。無論宋元明清所刻。及東隣所收藏。皆必經董氏以為增重。鑑別之真。雖宋尤氏明豐氏毛氏無以遠過。而董氏復迭次東游。為時三載。凡遇古刊秘錄。孤本異本。就所目見者。排日而彙錄之。而又以身所經歷者。創見異聞。或追錄。或補記。成書舶庸譚九卷。書為日記體。記書籍者十居八九。餘若吟詠紀述之辭。僅乃十一。蓋董氏之志。銳以傳古自任。故自序云。一凡遇舊槧孤本。記其版式。存其題識。積時未久。居然成帙。七厄之餘。得視珍笈。以語同癖。諒深忻慨。董氏訪書之餘。尤注重日本藏書歷史。如金澤略傳。狩谷披齋詳傳。佐伯猷書記。增上寺三藏歷史。高野山詳記。秘閣藏書源流表等，皆使人明瞭日本先代貴族學者提倡文藝之歷史與精神。若夫南葵東洋靜嘉堂諸文庫。不過繼其篤好文藝遺風已耳。至我國民間樂樂唱演義。亦名說書。一以講述經史。一以搬演軼聞。故宋鑿有京本通俗小說。五代平話。宣和遺事等。近今燉煌發見唐寫本舜子大孝。明妃曲若干種。則此風唐代已然。明季斯藝尤興。學社名流。咸有撰述。長篇物語。殊其體裁。顧吾國坊肆。傳流絕少。殆以妖妄熒聽。厲以禁網耶。日人德川氏於此類書目。搜羅甚富。悉儲於內閣文庫。董氏乃酌錄回目。以備搜訪。而表章之。以我國小說。咸為家數與經史子集並行不悖。自班氏漢書藝文志倡之。迨後史家作志。皆不沒其所長。蓋小說者。社會風俗之背景也。街談巷語。皆其朝聘政事之所寄。因時代遞嬗。風氣轉移。新刊繼以登場。舊作流為覆瓿。故搜尋墜緒。咸動禮失求野之思。就董氏所記錄我國許多流傳在日本之舊本小說。如內閣所藏明刻本封神演義。編者為明許仲琳。而我國對於作者姓名。則久無可考。又岳



武穆演義計有三種。一爲明余應繹編岳王傳演義八卷本。一爲明熊大木編宋武穆王演義十卷本。一爲嘉靖三十一年刊武穆演義。前八卷明熊大木編。後集三卷李春芳編。與中國所傳諸本。大不相同。英烈傳本亦甚多。內閣所藏亦有三種明刻本。若合而研究考證之。定可得其演變之程序。其有裨於我國小說界亦非淺鮮也。(芳)

### 普賢行願品五譯合行

湯壽銘校譯 北京普提學會印

其序曰此品古有五譯。一爲東晉三藏法師跋陀羅所譯名文殊師利發願經。二爲唐大興善寺三藏法師不空所譯。名普賢菩薩行願經。三爲唐貞觀三藏法師般若所譯。名普賢行願品。四爲燉煌本。失譯師名。名大方廣佛花嚴經普賢行願王品。五爲燉煌本。亦無譯師名。名普賢菩薩行願王經。就中佛跋陀羅譯本僅有頌文一百七十六句。與西藏本無從對照。不空般若兩師譯本均二百四十八句。勸諸藏本。句數適合。然此二譯。句數雖同。而般若本。若又若句若其次第。較不空本。有同有異有短有增者。其第一句至第五十句。及第六十八句至一百八十句。先後次第。同不空本。其第五十一句至第六十七句。及第一百八十一句至第二百四十八句。先後次第。與不空異。其第六十七句上半句「常得出家」四字。即不空本中第六十四「我皆常常爲出家」一句。其下半句「修淨戒」三字。即不空本中第六十七句「戒行無垢恆清淨」一句。是故此本。於「常得出家」一句短少三字。「修淨戒」一句短少四字。復短不空本中第六十三「若諸生中爲生滅」一句。總計共短一十四字。而此本中。第五十五第五十六「我願普隨三世學速得成就大菩提」二句。爲不空本中之所無者。增此二句。合之仍爲二百四十八句也。綜其所同。足證原本無二。譯法無歧。而其所異所短所增之處。究以何本可依據耶。詳考藏譯。不空譯文爲最近合。且其所宗梵本。猶存於世。堪資對照。故此二譯。以不空本極可依據。惟其於諸如來我修學圓滿普賢行願時二句。列於第四十九第五十句。藏本則列於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句。略不同耳。燉煌所出二種譯本。文義次第。極符藏譯。全文僅二百四十句。勸諸藏本。短少八句。此亦自有清淨根據。蓋陳那菩薩攝義疏中所據經文。無後八句。釋迦知識疏中雖有其文。而與藏土今流通本。其中文義。亦略有異。顯見梵本最後八句詳略不同。今除佛跋陀羅本不採用外。謹依章嘉所造科判。取四古譯。連同拙譯。會合刊行。依於譯時而分先後。以不空文列爲第一。般若次之。燉煌二本又次之。最後拙譯。於每科所攝頌文。標曰頌義。標曰頌義。餘如不空譯本燉煌二本。與西藏本。若文若義若其次第。極相順合。則與梵本亦應契合。云何此土獨盛行般若譯文。而不廢傳彼三譯本。要知般若譯辭優美。此土學人所習尙故。又此譯文猶有異乎三譯及藏譯者。似有三因。一所據梵本。或與諸師及藏譯師所傳承本。原文不同。二

三藏法師精通梵語。未諳華言。弟子綴文。或爲力求藻飾文辭。而於本義有所遺略。三或由在昔展轉鈔寫。文句次第先後倒易。是故有異於餘本也。(兌)

### 忍冬書屋詩續集

武清郭家聲著 一册

近代北方詩人。以膠西柯鳳孫新城王晉卿二老爲尊宿。由其積學富而取徑高也。二老既傾。境址零寂。郭君清修篤行。餘事爲詩。足爲河朔英靈生色。此集始庚午迄於壬午。中多史料。尤可珍也。所收詩凡四百三十首。其正集初版六卷。印於民國五年。凡五百九十首。再版八卷。乃民十九年夏輯民五以後詩合爲一集者。通七百二十二首。併此集計已一千餘首矣。(申)

### 訓真書屋遺稿

清黃毓黃待講國璋著 民國三十二年紫江朱氏存素堂刊黔南叢書之一 全書一册 定價十元 國立華北編譯館代售

清黃毓黃待講國璋。名列清流。學行爲世所重。其遺集久湮。從未行世。前由朱氏存素堂覓得稿本。排印成書。曰訓真書屋遺稿。內分詩存又存二部。

按清國史孝友本傳。黃國璋貴州筑人。祖籍湖南醴陵。光緒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本衙門撰文。國史館撰修。會典館總纂。父彭年任江蘇布政使。十六年彭年卒。聞信一慟。嘔血幾絕。奔喪至湖北。憑棺慟哭。絕而復蘇。疾遂篤。卒於苦次。距見喪僅六日也。著有夏小正集解一卷。段氏說文假借釋例二卷。離騷草木疏纂一卷。訓真屋集八卷。則詩文外更有專著焉。

本書校印始末。據朱序云。黃再同侍講歿於光緒辛卯。及今五十三年矣。先是遺孤督輯訓真書屋詩存二卷。於長沙刊成。未及印行。而遭多難。世無知者。訪求歷歲。始於燕市購得一本。驗其校改筆跡。知出其女夫蘇厚範郵部手。又末葉有增補一首。則其孤本甫孝廉所錄也。意即本甫遺衍流落市生者。商緒彫零。不堪重閱。每念表章吾黔文獻。是予宿昔私願。然據國史傳稱著訓真書屋八卷。則當日寫定之遺著。必不止此。去年上海葉君揆初書來。忽以收得訓真書屋雜編四册見告。爲之狂喜。急屬其錄副見示。見眉端有鐵錯。似出繆鑿風手。詢其蹤跡所自。則常熟羅君所藏也。揣其初必從手稿輯錄而成。或本未成篇。或幾經竄改盜錄。深費爬梳。乃屬表弟墨君兌之任校勘役。稍去其枝蔓。而疑者闕焉。與詩存合爲一編。署曰訓真書屋遺稿。經始於壬午之冬。越半歲蒞事。(申)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聯合訂閱優待辦法

- 一、本館館刊每月出版一册零售每册八角
- 二、代銷中和月刊每月出版一期零售每册定價四角特刊及臨時增刊另訂
- 三、優待直接訂閱價目如下  
館刊 全年一份八元八角 半年四元四角  
中和 全年一份四元四角 半年二元二角  
(但限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底三十三年度各種刊物售價另定之)
- 四、凡本館館刊與中和月刊聯合訂閱者得按定價八折收價以示特別優待
- 五、本館爲謀讀者便利起見特設專差致送凡本市讀者均可適用
- 六、凡訂閱者請開具姓名住址及所需種類份數函知本市北海公園內鏡清齋本館發行課當即派人携帶指定刊物及收款單據前往洽商
- 七、外埠函購俱收現款郵票代價無效郵寄包裹費免加
- 八、所訂刊物如印刷稍有愆期亦必於出版後二日內分別發出月出一册決不減少請勿催詢
- 九、凡訂閱者如遷移住址時應於遷移前七日通知本館如不通知本館而致遺失本館概不負責
- 十、凡訂戶如欲向本館函洽事務時請用原來署名並詳註訂閱收據號數以便查復
- 十一、本辦法適用於直接訂閱其在代售處訂閱者仍以該代售處自訂辦法爲準
- 十二、如欲代售本館館刊及中和月刊者請來本社面議尤歡迎學術界代售折扣從優

# 日 文 新 書 偶 誌

## 西洋美術史論考（譯自「讀書人」雜誌）

日本澤木四方吉著 慶應出版社發行 定價八圓五十錢

爲學問對象之西洋美術史。初流傳日本時。帝慶兩大學創設斯學講座。故教授輩竭畢生之力。從事研究。將其豐富之觀察力與淵博之知識。傾倒於此等學問之樹立。其精進之跡。所遺留者。僅流麗如珠玉之名文而已。如克拉斯克美術之典雅。魯尼散斯藝術之絢爛。藝文之香艷名篇等。無不收集於一卷之中。本書目次。先論希臘美術概觀。次爲希臘美術史講義。希臘美術史論。花之都。及レオナルド、ダ・ヴィンチ。與グエルフ  
ン研究六大篇。計八百二十頁。插圖十三葉。（芳）

## 劣等兒の科學的指導（同前）

日本石塚清秀著 照林堂發行 定價二圓

爲社會罪惡根源之劣等兒。無論何時。均成爲一社會問題。當此需要人材之際。更一時一刻。不容放置此問題而不講也。著者擔當東京市補助學校調查委員之任。茲特傾吐其生平豐富之經驗與蘊蓄。著作是書。其中大意論述劣等兒之訓練與養護。以及職業指導法。可稱爲唯一劣等兒教育指導書。凡負有社會及教育責任者。務注意及之。（芳）

## 文學と美術（同前）

日本木間久雄著 東京堂發行 定價二圓八十錢

書之標題。雖爲文學與美術。其所收者。乃文學與美術之相關性。其中論述兩者之美的歸嚮。毫無困窮之。全書三百六十餘頁。第一部論述文學。第二部彙集關於美術之研究、鑑賞、批評、感想等。著者本間博士將柏德所謂「智的享樂」。探入於「文學と美術」中。而此書即步其遺跡之收錄也。

第一部文學以爲主要者。其關於明治文學之考証、解說、評語等。但其中對於山田美妙之研究。特多費篇幅。此竊詫落。因悴而死之不幸文學者。其於言文一致。或新體詩。或歷史小說等之分野。各各殘留有意義之輝煌業績。著者根據此未發表之諸資料。精細研究。與以闡明無餘。展讀之下。不覺有身臨其境者。即著者具何等熱誠與同情之限。而進行其檢討之筆。在其藝術批評之立場。一誠溫情熱意。沁入讀者之心脾。第二部美術。則就「富士藝術の三種」「國民畫家・川合玉堂」「玉堂雜記」「土之畫家・森田恒友」「堂木印象氏之一四天王寺壁畫阿彌陀淨土」「現代の宗教畫」「日本主義の書家・菅原白龍」。及玉堂氏之「彩雨」。清方氏之「一葉」。印象氏之「觀世音」。古精氏之「孔雀」。朝彦氏之「月の兎」。廣瀬泰山之遺作等之鑑賞記。收集之爲一眼福記。其中種種無不感到著者之互眼深心。使人百讀不厭焉。(芳)

シベリア資源研究(同前)

オフル・チエフ著 日本竹尾式譯編 定價四圓五十錢

本書專就西伯利亞之地質及礦物資源。內科學的分析之。此等書籍。從來未經介紹於我國。因其地居寒帶。荒涼廣漠。探掘不易。研究殊難。現時蘇聯對於資源之研究。凡具體的科學的組織的者。無不緊急從事。本書計三百六十頁。研究特詳。一般民衆務一讀之。(芳)

恩の思想(同前)

日本川合貞一著 東京堂發行 定價三圓二十錢

闡明日本之精神。必由種種方面考求之。自不待言。本書乃由思想、歷史、國家各方面。綜合究明。不特僅爲信念之告白而已。全部與部分。均就日本古來恩之思想。把握其倫理的關係。由哲學的探討之。作爲思想的發展。分析日本精神與社會之本質構造等。並考察歷史及國家之本質。即由個人與全體之正當人倫關係。直至所生成之國家社會生活之倫理學大系。無不論述及之。所謂「恩」者。即一億國民所生存之傳統的倫理心理之表現也。全書三百六十餘頁。爲慶應大學教授川合博士之傑作。(芳)

アラビア與地行（同前）

シーブルック著 日本寺藤大助譯 大和書店發行 定價三圓六十錢

西亞之中心阿拉伯。爲現時歐洲戰局勝敗之舞臺。但在阿拉伯內地。至今尙不知有世界之戰亂。仍保持其原始的生活及宗教。其中民族如伯羅因。德魯因族系。德盧族。伊志伊特等。皆爲特殊民族。著者曾接近其生活。詳細觀察。其風俗習慣。多屬創見異聞。故其內容實爲貴重之文獻。就中尤以伊志伊特之研究。爲世界唯一之報告云。（芳）

南方圈の氣候（同前）

日本福井英一郎著 東京堂發行 定價二圓五十錢

開發一新土地。必先深知該地之地理與氣候。因所有道路。橋梁。築堤等之土木工程。進而風俗生活。以及政治方面。皆不能忽視氣候而遂行之也。本書包括南方圈全部。在其第一章「氣候學ノト」中。先爲初讀氣候學者作入門的記載。第二章論概觀南方圈氣候。第三章就菲律賓諸島。法領印度支那。泰義國。緬甸。馬來半島。東印度諸島。北濠洲等南方各地之氣候。詳細分述之。最後附以氣候表。溫度。風速。降水量之換算表及索引。著者爲日本中央氣象臺技師。東京文理科大學講師。由其專門研究之氣候學立場。就南方圈氣候。用平易之筆。施以解說。誠爲現代之一良書也。（芳）

獨占理論の展開（同前）

フオーゲルシュタイン著 日本寺村・山本共譯 慶應書房發行 定價二圓四十錢

本書主要在近代工業之金融組織。及獨占之形成。由論理的基礎。與以明白瞭解。又近代資本主義之特徵的表現。金融資本與工業之相關性。及工業的獨占之形態。次第展開其理論。實爲近代名著中必携之書也。（芳）

鳥居の研究（同前）

日本根岸榮隆著 厚生閣發行 定價五圓五十錢

日本之鳥居。乃表徵祖神所居莊嚴之境地。顯露日本固有神道文化之精髓者也。以敬神思想。及日本民族精神最崇高表現之鳥居爲對象。研究其

源流、變遷、構造、形狀。機八等。實爲著者二十餘年中努力之結果。書中第一章序說。第二章述神明系之鳥居。第三章述鳥木神明系之鳥居。第四章述明神系之鳥居。第五章述三輪系之鳥居。第六章述合掌系之鳥居等。計十三章。(芳)

### 古代希臘に於ける宗教的葛藤(同前)

日本松村武雄著 培風館發行 定價十四圓

本書乃松村博士就其神話學原論所作第三次之著述也。書中大意考察希臘之宗教神話。闡明古代希臘起伏於各地之宗教文化史的葛藤之種種風相。及其風義。並究明許多主要神之高次的宗儀。各各包攝衆多地方的マイモン。或地方的人格神之低次的宗儀之過程及機相。進而把握如此宗教文化史的葛藤之全體的意義。并發現復活個個葛藤之有機的全一性。與貫通個個葛藤之普遍的法。此書爲松村博士半生研鑽之成果。對於希臘宗教之一大著作也。(芳)

本館爲便利著作之廣播起見特承受著作之委託  
 代爲推銷各種私人出版之書籍茲將該項辦法刊佈於左。

(一) 本館爲便利著作之傳播起見得承受著作之委託代爲推銷各種私人出版之書籍

(一) 凡委託本館代銷書籍者須先提交出版許可證件及原書兩本以資查定

(一) 凡推銷上之必要費用應由委託者自行負擔本館不另收取任何報酬或利益

(一) 本館對於代銷之書籍除推銷事宜而外不負任何責任

(一) 凡本館代銷之書籍其推銷方法應一律依照本館之傳賣辦法辦理

(一) 凡本館代銷之書籍遇有意外之損失時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一) 凡本館代銷之書籍之帳目每年應分三次清結即四月底八月底十二月底

(一) 本館對於代銷之書籍得隨時停止代爲推銷

(一)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 同 聲

### 第三卷三號已出版

同聲月刊爲南方出版之唯一文藝刊物，保存文獻，揚  
 挖風雅，不遺餘力。自改訂體例，內容尤爲充實，今  
 第三卷三號已出版。

其中前賢遺著，如嘉興沈曾植氏海日樓隨筆，萍鄉文  
 廷式氏琴風餘談，皆未經刊布之作。二公學詣超絕，  
 久爲海內景仰，凡關心文事者，無不先視爲快。

該刊爲南京中央大學龍教授榆生君主編，本館代售。

# 學 術 文 化 消 息

## 義大利名算術家逝世

著名算術家義大利皇家學院會員瑪柯隆哥教授。今日在羅馬逝世。享年八十一歲。（五月十八日中華日報）

## 中法漢學研究所於五月五日舉行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之法國漢學圖書展覽

北京中法漢學所此次舉行法國漢學圖書展覽會之意義甚為重大。對於文化尤有貢獻。今引其緒言。以為介紹。

此次舉行之展覽會。意在向諸先輩表示敬意。蓋法蘭西派漢學之能於學術界佔一席之地。端賴前賢之努力也。溯自十六世紀末葉。耶穌會之博學教士即從事於中華文物之探討。而沙哈則曰。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實肇於十八世紀。創始者為法國耶穌會教士。誠非謬論。

當時之耶穌會教士將中國文化之文獻及事實。用笛卡爾方法作較有系統之研究。努力之結果。乃產生一種新學問。即所謂漢學是也。

此門科學得逐漸奠定基礎。不可不歸功於其中一二學者。最著者為馬若瑟司鐸與宋君榮司鐸。馬司鐸於一七二八年完成一部中國語文詞記。在此二氏之前尚有洪若翰李明張誠白晉劉應等司鐸其後有巴多明雷孝思馮秉正錢德明與韓國英諸司鐸。至若諸人之書牘以及工作報告。一部分載於傳教士書簡集中。十九世紀前半葉有二人焉。一曰雷菴沙為首任中國韃靼滿洲語言與文學教授。一曰儒蓮。二人皆提掖後進從事漢學之研究。降至十九世紀末葉。有先習中文於東方現代語學校。繼任領事或翻譯官而被派遣來華者。復自成一支。於漢學研究各有特殊貢獻。如德微理亞于雅樂二人。

此次展覽會中所選之法國漢學家及其代表著作。於一九〇〇年以後逝世之名儒概不備列。是故沙哈等人名皆付闕如。展覽物中尚有北堂圖書館珍藏之典籍多種。



該所並於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第二次學術講演會。由王靜如先生主講「二十世紀之法國漢學及其與中國學術之影響」。與此展覽先後舉行。互相輝映。又同日同時北京大學醫學院腦神經系科教授許英魁先生亦有一講演。題為「神經衰弱」足見京市學術講演空氣濃厚。誠可促進學術研究進步。

### 日帝大教授發明人造肉類

日本京都帝大工學部高田亮平教授。前用麥蘖製造果肉之際。由所棄之廢液及甘藷製出火酒時所棄之大量廢液中。發現含有蛋白質維他命。遂着手將此等廢液施以微生物應用處理法。苦心研求結果。由新發現之酵母能製成食糧品。即由廢液一石中可製成與約含一公斤肉類同樣之粉末製品。新製品含蛋白質百分之三十五。含水炭素百分之三十。脂肪百分之五十一。較德國之人造肉成分尤為優秀。設備亦極簡單。此製品以之為食糧品。富於營養價值。除供普通食用外。尚可用為牛馬之強壯飼料。該研究已正積極工業化。故後方得食人造肉之日已近矣。(五月三十日晨報)

### 日醫學界發明以山羊血清治療白喉

昭南特別市傳染病研究所。前為補足由馬體取白喉血清之不足。而着手研究由山羊身上取之已成功。採取濃度甚濃之血清。由動物試驗確認其效力顯著。並亦適用於人體。曾應用於一當地少女。獲得臨床試驗之成功。發揮日本醫學之真價。即五月十九日有七歲華僑少女來該市傳染病院該少女患白喉情形極嚴重。醫院立即注射以山羊血清。十二小時後。手漸轉熱。四十小時後白喉膜完全消退。七十小時後喉已完全恢復平常狀態。以前自馬體取出之血清。至少需九十小時。而山羊血清更減少二十小時。其中和滲素白喉菌之殺菌力實極大。對人體之副作用甚少。且較馬之血清易於保存。製法亦簡單。有此優點。故當局正進行其他血清。亦應用山羊之研究。(五月三十一日晨報)

### 維也納出版戲劇科學辭典

維也納大學之中央戲劇科學社近出版一戲劇科學辭典。該書可供給研究戲劇者一切資料。(節譯自六月一日英文時事日報)

### 日教授研究「合成單寧」成功

京都帝大教授井上吉之博士。業已完成其合成單寧之研究。蓋將椰子油所含脂肪酸內一部羧酸。與水素瓦斯混於釜加工物中。而成羧之合成。乳化後。將其液體浸潤於皮革上之獨特方法。同時皮革類亦能大量生產。(六月四日庸報)

# 館務紀要

館務紀要

三十一年十一月分

一日

本館事務課課員董鐵珊因事辭職派瞿恩寶補充。

本館館刊第二冊（即一之二）出版，開始向各方贈閱。

三日

收王炳勳編經濟地理總論原稿六十四頁。

四日

准教育總署特別警防分團通知，抄發警防辦法，囑查照。

致教育總署總務局函，遺送本館三十一年十月分職僱員薪津表，請查收。

五日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五三三號指令，據請領三十一年十月分經常費一萬三千元，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發交來員領訖，飭知照。

上華北政務委員會呈，送本館館刊第二冊，（即一之二）請鑒核。

上教育總署呈，送本館館刊第二冊，（即一之二）請鑒核。

收陳嗣初編近代世界史原稿六十二頁。

七日

收蔡勝康編西洋哲學思想原稿二十九頁。

八日

舉行第五次治強運動座談會。

本館以本日雖係星期日，例應休息一日，惟值此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緊張之際，自應努力參加，爰利用時間，於本日上午召集計畫審訂兩委員會編輯幹事暨各課課長等，舉行座談會。

九日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五五一號指令，據呈繳三十一年八月分經常費結餘國幣四十二元一角七分，業經轉解，飭知照。

收祝康垣編平面三角之新解法原稿七十五頁，附履歷。

十日

准教育總署教育局函，送治強運動講話資料第二卷五冊，囑查收參

考。

准教育總署特別警防分團函，關於警防事項。

上教育總署呈，本館防空設備費用，無從開支，擬請准予追加，或遵照規定，由編譯費項下流用，請鑒核。

本館防空事項，迭經奉令認真辦理。惟以辦公費有限，所有防空上之設備需款甚鉅，非追加臨時費無從開支。經詳密核計，此項費用，應需二千二百零五元四角六分。應否追加，或遵照規走由編譯費項下流用，於本日造具防空設備臨時費支出概算書五分，連同估單，具文呈請。

十一日

上教育總署呈，具報本館最近編譯印刷情形，繕造書目暨清單等件，請鑒核。

本館三十一年度上半年工作情形，業於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呈報。茲以將屆年終，自應將已完未完各書編分別清釐，早日殺青。

至本館館員自編各書，如「文語通用助字釋例」「日本文法綱領」「中外史事年表」「行政技術之理論與實際」等書，正在督飭積極編纂，以應需要。以暨兩准財務總署墊款印刷情形，（見本刊二之六本欄三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呈報華北政務委員會條）開具已編書籍總目，及館員編輯書目，印刷墊款清單，於本日報請鑒核。

上教育總署呈，繳解本館三十一年九月分經常費結餘一百二十二元二角五分，請核收。

十三日

收朱斌新譯戴明著基礎化學原稿一件。

本館第二十五次審訂委員會會議，議決事項如次：

(一) 稿酬暨審訂費之核定：

- 1 董康編秋審制度續稿，
- 2 王炳勳舒哈上合釋原田三夫著最新自然科學，
- 3 榮瑛譯高市慶雄著西洋中古史。

十四日

准教育總署特別警防分團函，北京防衛司令部定於十一月十七日新十時派員講演防空事宜應派員來署聽講，囑查照。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五七九號訓令，奉華北政務委員會令，准日本大使館事務所函，前與亞院華北連絡部事務由大使館繼續辦理，飭知照。

十六日

上教育總署呈，請領本館三十一年十一月分經常費一萬三千元，請鑒核飭發。

復教育總署特別警防分團函，派本館事務課課長王彥周課員孫玉祥屆時前往聽講，請查照。

十七日

准教育總署總務局函，准華北國民拒毒運動實施委員會函，嚴飭所屬公務人員自肅自戒，囑查照。

致教育總署總務局函，請將前學部圖書局所印經書讀本各發一部到

館，繳款若干，併希示知，以便照繳。

十八日  
收傅良之譯克魯非著教育研究法原稿二百三十八頁，附原書一冊。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五九五號指令，本館三十一年度臨時費項下購置印刷費，業已發交來員領訖，節知照。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五九六號指令，本館三十一年度臨時費項下冬季煤火費，業已發交來員領訖，節知照。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五九九號指令，據本館呈送三十二年度經臨費支出概算書，業已轉呈，節候會令，再行飭遵。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六零零號訓令，奉華北政務委員會令，抄發關於公務員退職金暫行規則疑問解釋各點，轉令知照。

十九日  
收董康編秋審條例原稿五十二頁，附目錄。

奉華北政務委員會秘文字七六五七號指令，據呈送館刊，除存覽外，節知照。

二十日  
上教育總署呈，遺送本館三十一年十月分職員異動表人事登記表等件，請鑒核備案。

二十三日  
收宗卓遠譯造林學基礎原稿六十二頁。

二十五日  
上教育總署呈，請將本館防空人員值班津貼在本館經常費結餘項下

留用，繕具清單，請鑒核示遵。

本館自奉令辦理防空後，遵即組設警防班，分派職員工役充任工作，輪流值日值夜。擬請撥各校院成案，支給津貼，即在每月經常費結餘項下留用，其不敷之數，並請准予逐月遞推。於本日繕具清單，具文呈請。

二十六日

本館第十九次計畫委員會會議，議決事項如次：

(一) 採用之件：

1 余闕閣編最新定性分析化學。

2 舒貽上譯波多野鼎著統制經費講話。(易名日本統制經濟概

要)

(二) 與編譯者商洽之件：

1 譚時譯唐薰氏著中國農村經濟常識。

2 李鐸融編教育實驗心理學。

3 錢軼羣李竟容合譯北澤新次郎著各國統制經濟之研究。

(三) 送各委員審查者四件。

(四) 從緩者三件。

二十七日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六二五號訓令，節將每月薪津表，於文到五日内遺送。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六三零號訓令，奉華北政務委員會令，三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為中日滿締約二週年之期，抄發制定綱要，節遵照

切實辦理，並將辦理情形具報。

准財務總署函，准函解三十一年八月分售書價款，已照收，印還批回，希查收。並將前掣臨時收款證，送還註銷。

准財務總署函，准函解三十一年九月分售書價款，已照收，印還批回，希查收，並將前掣臨時收款證，送還註銷。

上教育總署呈，送送本館三十年度年終加給工役工餉併支出計算書表暨清單，連同粘存簿等件，請鑒核。

上教育總署呈，送送本館三十一年度一、二、三月份支出計算書收支對照表，暨財產增加減損各表，檢同單據粘存簿，請鑒核存轉。

收壽理初編動物生理學原稿六十頁，舒貽上譯波多野鼎著統制經濟講話（改名日本統制經濟概要）原稿六十四頁，錢軼羣李竟容合譯北澤新次郎著各國統制經濟之研究原稿九冊，附原書。

二十八日  
上教育總署呈，送送本館三十一年十月分公務員動態統計表，暨第

三季公務員服務年限統計等表，請鑒核存轉。

二十九日

遵令舉行中日滿三國締約二週年紀念，召集全體訓話，併述協訂條文，俾澈底明瞭。

三十日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六三七號訓令，據呈收買程樹德論語集釋版權現擬印行，所需費用，請在三十年度經費結餘項下動支一案，呈奉華北政務委員會政審字七五二三號指令照准。惟查所繳三十年度經常費結餘，不敷甚鉅，將以何款彌補，飭詳細具復核辦。

繼續舉行中日滿三國締約二週年紀念。

召集計畫審訂兩委員會編輯幹事暨各課課長舉行座談會。討論收編辦事手續。

收舒貽上譯波多野鼎著統制經濟講話續稿共五十八頁。

### 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 第四號已出版

中國留日同學會自印行季刊以來，已風行中外。現第四號已出版，內容更為充實。關於中日文化之溝通者，如「山井崑崙事輯」「日本之儒教文化」。關於文史之考證者，如「屈子疑年」「明武宗生母記疑」「九歌湘神考」。關於聲韻者，如「證司馬光不作切齒指掌圖」。關於故事者，如「合生考」。關於史蹟者，如「上都」書評。此外併有論文多篇，亦屬精到之作，為近出期刊中之翹楚。

# 雜俎

## 上海各書店

潮聲月刊第二卷五期有葉方子談書店一文。雖限於上海一隅。然各書店經營出版情形。五花八門。面面俱到。文字亦雋永可喜。特節錄如下。

從本版書到石印書。這些書的來源不外是宋、元、明、清舊槧、宋以前的版本。是不易找到的了，有些店家租了私家藏版來印，資本較大的自己可以刻一部小說，戲曲的本版交換販賣，不過現在都已把這些重要的版本改成石印的本子，原因是印刷便利和成本減低。目下這些石印的木子不管詩文選本，醫卜星相，經史子集，字跡紙墨校對都愈變愈壞，……：讀書界對於這些黃黃的油光紙，模糊不清的字跡，錯誤連篇的文字，誰都會感到厭惡。

石印的舊書無所謂版權，任何一家都可以印。但在同業方面也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這家印了這部書，別家便不能不經人家的許可而再印，因此各家所印的書大抵都不相同。如果這一家需要另一家的書，可用同價值的書互相交換，這是一以書易書。書店所存版子的多寡，決定了書店規模的大小。這些書店因為所印的都是古書，不必雇用編輯，有幾個繕寫員和販賣的夥計就行了，而他們的薪水又非薄得很。正薪太少，所好所賺錢的外快，幾個小夥計可以湊起少數的股子印一兩種舊書，賺來的錢大家平分。

這些書店的書，看上去成本很低，而售價並不十分便宜。一部舊式版本石印的聊齋誌異，不過幾角錢的成本，而定價二三元。內行的人可以和他们講價，而結果所出的錢還是比新書店報紙鉛印的新裝本為貴。舊書店生意的推廣，全靠內地各處的販賣商人即所謂「客幫」。……折扣往往小到四折，五折，如果販賣商人帶的錢不多，書店的跑街認為是熟客，餘欠也不妨，到節邊年底再算賬。

新書店 新式書店的產生，是科舉廢學校興以後的事。他們買新的稿子印書或聘人專編新書，不准別家翻印。這種書店的成本，比舊式書店高多了。但書的定價却不能過貴，因為只有獨門出入，所以不必過於遷就讀者。不過一本新書從出版的書店到讀者的手裏，是要經過販賣者中間

的取利的，讀者免不了要吃虧。

普通新書的定價至少為成本的四倍，甚至五倍。通常書店對著作報酬，都以抽版稅的居多，照例每年付版稅二次。幾家大書店的版稅，規定為定價的百分之十五，亦有少至百分之十的，至於有些銷路特別好的小說，又當別論。一次出款購買版權的很少。冷門的書有時出版了一年，版稅僅拿到幾塊錢，似乎不足為怪。所以有些著作不願抽版稅，寧可自費出版，到可以多得些錢。……著作賺錢有限，書店正可以牟利了。每年新書。如果都從書店直接賣給讀者，書店贏利確有可觀；但運中間到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簡單。有些書是有時間性的，出版的日子久了，就不大好銷，損失很巨。同時書的銷路的好壞，有時並不一定在於內容的精采與否，充實與否，一方面視讀者主觀的好惡；一方面視著作者吸引力的大小，……有的書是實封函，有的書是實書名，甚至有的書是實著作者的「名」。

新書販賣人的折扣，大約從八折至六折，不能一概而論。如果平均作七折計算，定價一元的書，出版家還可以得着七角。但中幅圖廣大，任何出版家都不能在這廣大的區域裏，於各大城市遍設分店，全靠販賣人給他們推銷。販賣人除從折扣裏取得利益外，最佔便宜的是可以允許賒欠。……況且新書的種類，成千累萬，是否本本書都有銷路，又不可知，設若用現款把書買來，買不出去，那不是要大蝕本了嗎？新式書店的放賬，是無可避免的事。一年做一百萬生意的書店，大概總有六十萬至七十萬以上的放賬。年歲好，到年底可以收回一半，社會經濟的不景氣，使這賬款幾於無法收回，能收到兩三成的已是很好了。照這樣看來，販賣人的賺錢，要比出版家來得多了。他們享有三成或四成的折扣是事實，但內中也有水腳，運費，利息，開銷，匯水，有時也得打點折扣賣出，甚至也要放賬。再有賣不出去的存貨，不得不多少有些損失，如此則所賺的純利，並不見得多於出版家。

教科書的競爭 在戰前一般大書店的主要營業，在於印行教科書。現在國定教科書通行，他們失去了一個「生財之道」。別的書買不實是讀者的自由，教科書則不然，因此教科書成了書店業競爭的目標。民國廿三、四年間，各家教科書競爭極為厲害，小學教科書六折，中學教科書八折，成為公開折扣，批發再是五折六折，另加回佣，利息不會比這再厚。……

編印教科書的書店，非有大資本不能輕易從事。學制的變更會給他以重大的打擊。我們看見有許多包花生米的紙，便是失去時效的幾百萬幾十萬本的教科書切碎的。同時教科書又加一重審查的麻煩。……所以教科書弄得不行，就成為廢紙。各國中小學教科書，近來都由最高教育行政當局編印，以收教材統一之效。現在新興的南京教育部，已實行這個辦法，今後的教科書想來不致再成為各書店營業競爭的目標了。

一折書 有一個時期，一些善於投機的書店，為應付市面的不景氣，編印「一折書」。定價一元的書，只要一角便可以買到，熟客還可以再打個九折或八折。批發價跌得更可驚人，低落到一折六扣。五六年前一折書傾銷的時候，袋裏掏出一張十元的鈔票，可以買一大捆書帶回去，……

有人想書價如此便宜，連買紙張還不夠，做老闆的豈不要喝西北風？實則一折書雖買得便宜，好像沒有什麼好處了，然而老闆準可以得三分錢的厚利。一折書的商人憑藉市面不景氣的機會，排版、印刷、裝訂的工價都可以減到最低，又因折扣低得很，放賬一定不多，所以雖祇一折，賺錢還是靠得住的。聽說有一位大老闆八一三事變以前，曾拿出二十萬的巨資，在開北買了一塊大地皮，蓋了不少房屋，購辦了多架印機，想大規模的專門經營「一折書」，預備打倒一切書店，真有凌各家書店而上的氣概。這個偉大的企圖，不知後來有沒來有實現？

一折書的出售，對於發售石印書的舊式書店影響很大。舊式書店在過去還可以有他的出路，但一折書不脛而走，他們便無法與之競爭。只有把折扣減低，加之放賬又多，幾乎不能維持下去。要去改營一折書吧，那又非有大資本不可，印一折書紙張起碼要堆積一兩千令，每種書的印數，至少要幾萬本才得合算，不像印普通新書，一千，二千本就夠。舊式書店是不易辦得到的。從前那些油光紙石印的讀者，現在也很歡迎一折書了，……這在中國讀書界未始不是一大革命。

不但舊書店受一折書的打擊，就是新書店也因一折書的流行而受到影響。新書定價太貴，即便是愛書成癖的人，也不免時與「手頭金缺」之感，而一折書却大可以過過癮。一折書的侵入書業，有幾條路徑：最普通的是完全的翻版，……又往往偽造書店的名稱和地址，實際上等於不負責任，像這樣的情形是很平常的。他們又想出變相翻版的好法子，把新出版的集子，來一個「選集」，市面上暢銷的什麼選集，遊記選，文選都是。其實他們何嘗做過精審的「選」的工作！還不是變相的把新書拿來翻印一下，至多不過是名稱的改變而已。還有專印一折書的書店，從一些倒閉了的新書店裏，以特別廉價收買若干種絕版的新書版權，那怕是陳腐的或思想低級的也不管，這些書也就加入一折書群中。近年來，跟一折書性質差不多的書雖還充斥市場，但不脛而走的程度却遠遜於往日，不過一折書的銷路雖比不上五六年前的了，然而也還不能算沒落，即使書價一再增加，比起買其他書來仍然是便宜。

郵購、發售預約 一般大書店爲了竭力吸收購戶，都紛紛設立函購部，使讀者可以直接向出版家購書。現在商務、中華、世界、開明等書店，仍辦理函購業務，這對於讀者確有不少方便。但在中國一般人還沒有養成通訊購書的習慣，這種業務並不完全發達，要想因此增加營業的收入不很容易。至於郵局免匯購書辦法，雖經提倡，仍不甚發達，要想從此減少中間販賣人的剝削，尤其困難。……

新書業又利用發售預約的辦法，預先吸收現金，以免欠賬的損失，而在讀者也可以得到便宜。預約的辦法不一，或取一次付款辦法，或取分期付款辦法，前者屬於價值較小的書，後者則多屬價值較大的書，免得一次付款，讀者力不從願。預約書大抵卷帙浩繁，但也有十本八本的。發售預約的書店，必須是已取得人家信任的。普通小書店即使有編印預約書的計畫，也不易使人相信，必致無人過問。預約戶不外圖書館和學校，……所以預約書顧客是不會很多的，預約書縱使不斷的出下去，預約的客戶將逐漸減少，是可想而知的。……



各種不同的出書計畫。丟開純粹生意眼光的小書店不談，普通的書店，都有各不相同的出版方針。商務、中華、世界、開明在戰前除出版大批大中小學教科書外，並出版各門知識的參考書。開明書店在初創時——十多年前——以出新文藝書為主，和北新書店在當年同是培育新文學最力的，現在開明已不專出文學書，而兼印各種學術的參考書了。……商務中華這兩家有歷史的大書店，「八一三」後也少得出新書，想到從前的「日出新書一種」，不免有滄桑之感。近四年來世界書局獨能大踏步地向前邁進，出了不少新書，算是打破出版界的沉寂空氣。太平洋戰事發生後，物價激增，開支浩大，上海的書業似乎更冷落了些。文化街上銷路最大的屬於介乎硬性與軟性之間的「中間讀物」，聽一般書商說：「萬象」派的雜誌和書籍要算現在的銷路最好的了。……

專門書店 專門性質的書店，像掃葉山房，校經山房等，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說，此外有兒童書局、醫學書局、教育編譯館，法學編譯社，農業書局，中學生書店，競文書局（專門出英文書）等，他們都屬專門性質的出版家，是專為學習某種知識的人而設的。有幾家早已發皇騰達過，有幾家却無形停業。原因是有幾家大書店的出版計畫，是各門學識平均出版的，差不多各類書都有，你要獨佔，事實不可能。……不過有幾家專門書店：所出的書，確有其特色，大抵都出專家之手。現在書業呈現空前不景氣，專門性質書店，要不是在出版計畫上用一番精密審慎的工夫，出版特殊有價值的書，單憑他狹窄的出版範圍，是免不了「門庭冷落可羅雀」的景象的。

書的銷路 書的銷路好壞，有時像有一種風氣。某一個時期，新型的藝術畫報很能吸引讀者。……文華、良友過去了，接着現在佔最大的銷路，而上海一地所出版的這種圖文兼備的畫報，最多的時候有三十種之多。每本價錢由二角賣到二元，然而銷路仍不衰。……歐戰暴發的當兒，「戰時畫報」的銷路似乎代替了一般畫報，然而有人還是不能忘情於電影畫報的。某種影片開始搬上銀幕時，成千成萬的影迷，集中其視線於「影片特刊」。……對於電影明星的私生活，所以知道得很清楚，大概都是從這類影片特刊探得。不但國內有什麼新片子將要上映，這類畫報會給你一個詳細的報道；就是遠在海外的好萊塢的影片消息，也都有刊載。又有一個時期，用輕鬆筆調寫成的「西風派」的小說或散文最受歡迎。暴露社會種種現狀的文字，像「我是舞女」「我是怎樣做導演的」「北平的監獄」「盲啞人的世界」「個個銀行練習生的自述」「海外風光」等標題，最易吸引人。「西風派」的書盛行時，連報紙上的副刊也跟着西風化起來。過接却好像漸漸冷淡下去了。記得還有一個時期，……那時小品文的銷路超過於小說在劇本。「小品文作法」的書盛銷一時，原因是許多人都爭着讀小品，寫小品。新的小品文還不夠銷，會生財的書商更把袁中郎、鄭板橋，歸有光一輩所寫的古文也拉進小品文的隊伍中。選若干篇文章，定個書名，也算他們的小品文作者。小品文的銷路冷淡下去，接着是各書店所出青年修養的書：佔了極大的優勢。「成功人物傳」「奮鬥與人生」「事業與效率」「社會服務與人生修養」「青年的理想」「人人是堯舜」一類的書，都各以其不同姿態，在精美的玻璃窗內等待着顧客。這本書的內容和那本書的內容，儘管差不了多

少，然而前後改編一下，字句增刪一下，封面和書名換上一個，仍舊當新書賣。又有個時期，社會科學的書特別有銷路，青年被唯物思想的理論所麻醉，……於是各書局都日夜趕出通俗社會科學一類的書，有單行本，也有整套的叢書。……內容無非大同小異，甚至這本書和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人，編制更出一轍，只有裏面的標題稍有不同，書目另換上一個罷了。

一般地講，通俗的讀物較專門的學術論著好銷得多。「探礦術」「飛機製造原理」「希臘哲學系統」和「佛教宗派考」一類的書，可以安靜地躺在書架上，一年沒有人去翻牠們；而那些純粹以牟利為目的的投機書，——投機書是我給牠定的名字——像「○○百目通」「○○速成法」「升學指導」「普通或高等考試試題詳解」「各科常識問答」「中學國文成績大觀」一類的書，即使是拉雜不堪的東西，到反有人過問。書店的老闆早已洞悉一般讀者喜新厭舊的心態，利用人們淺嘗即止的弱點，所以才大量的印出這類書來。我們在報紙上，常見這類投機書的大幅廣告。……

比較正式的大書店，他們除了供給一般需要的各種普通知識的參考書以外，兒童讀物和中學生讀物銷路都較好。我想這或者是由於好的兒童讀物太少。運環圖畫的貽害很大，益使賢明的教師和家長們感到優良純正的兒童讀物的需要。怵於神經荒誕的兒童讀物，影響兒童健全身心發展，所以都多方尋覓孩子們優良的精神食糧。對於出版兒童讀物貢獻最大的，要推中華和商務，（尤其是中華）但近年來少得出新書了。中學生讀物比較有銷路，是因為全國的學生之中。除小學生外。中學生數量很多。中學生都是十三四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青年，他們由自我興趣擴展到社會興趣，熱烈的求知慾，迫着他們去尋求教科書以外的知識。十年來各大書局很注意到中學生讀物的編印，確有其需要。開明從前出版的「中學生」雜誌，因內容充實，取材新穎，傾銷遍全國。同時開明有一個時期，他的出版方針側重編印中學生讀物，將科學知識用文藝筆調寫成中學生的課外讀物，使算學、化學、生物、物理都變成有趣味的學科，開明是最早在這方面努力的。

弄堂書店 上海有一種小書店，多設在弄堂裏，所以有人稱牠為「弄堂書店」。專靠銷售色情讀物，獲利甚厚。他們編印充滿了色情成分的低级興趣的舊體小說，意識的低賤是不必說的。……這對於純潔的青年實在是不好的誘惑，非徒錢的損失而已。……他們或將電影明星劇場女伶的私生活，加以過度的渲染而編成什麼「○○秘史」「桃色新聞」之類的東西，以號召讀者。

在報紙的分類廣告中，常有這些書店的廣告，他們惟恐門面不足號召。弄堂中的狹小的屋子誰去注意，他們於是利用報紙的一小方的地位，登出一段廣告來：「剪報並附郵票○角，可得值○○元之書若干冊，並附贈○○書片若干種。」這類廣告，是常見的。所謂值○○元的書，不外種種荒淫已極的色情讀物。至於附贈的畫片，則不外百美畫圖，春宮一類有傷風化的照片。報紙上登得極誘惑之能事，而無知的青年便照辦法附寄郵票，結果是石沉大海，毫無信息。這種騙術，在他們已成慣技，真是異想天開的「推廣營業」的妙法！聽說這些書店單從騙取郵票一層

，已可足開銷了。不過被騙的，總以外埠的為多，老上海是知道其中的底蘊的。也有比較客氣的，等郵票附寄來，隨便寄回一冊薄薄的書，報上所說的書之一）和畫片一兩張，使寄信人不致完全失望。  
葉氏此文所述。內容是否真實。姑不具論。然借此參考上海出版界情形。未嘗非大好資料也。（申之）

### 中和 零售每冊四角

中和月刊出版已四年，搜羅文獻掌故極富，樸實古茂，寓趣味於學術中，為最有價值之刊物，茲由本館代訂代售。

### 東亞聯盟月刊社編印

每月一期 定價五角 全年六元 半年三元  
除月刊外，並編有東亞聯盟叢書，全國各大書店及讀友會各連絡所，均有代售。

社址北京北海公園內靜心齋

### 陶亢德 周黎庵主編 古今

文獻掌故 樸實古茂 散文小品 沖淡雋永  
本刊月出一冊，上海亞爾培路二號古今出版社出版，本京各書店書攤均代售。

### 弘揚佛法唯一刊物 同願月刊

內容豐富 文字趣味 圖像莊嚴 印刷精美  
本刊每冊約四萬字，全年一元五角，每冊一角五分。北京沙灘嵩祝寺內同願月刊社出版。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二一之七)

(每册定價八角)

編輯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館刊編輯部

發行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北京北海公園內鏡清齋)



印刷者

北方印刷所  
(北京崇內蘇州胡同五十號)

(電話東局(五)三〇二五)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 本館出版書籍委託代售處

北京：

琉璃廠：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文興書局，會文堂書局，北京書局，開通書社。  
東安市場：新智書局，東華書局，華鑫書局，佩文齋，中原書局，華盛書局，集文閣暨各大書攤。  
東四隆福寺街：觀古堂。  
沙灘：楊本賢廣告部。

中央公園：中央公園售票處。

西單大街：知行書店，東方書店，成文厚書店。

西單商場：中華圖書文具社暨各大書攤。

中南海連料門內：中和月刊社。

北海公園：北海公園事務所，售票處，漪瀾堂，仿膳齋。

天津街：國立北京圖書館。

外埠除天津濟南青島商務印書館，天津佩文齋，山東膠縣復興堂書局，山西太原新民書局，上海古今出版社，南京建國書局代售外，亦可逕向本館函購。凡公私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團體，圖書館，社會教育機關購買，照定價八折計算，郵費免加。